

715.3
22

筆記小說叢書：清

蔣超伯輯

南 澹 楛 語



新文化書社印行

序

著書體例逮典午而益歧傳于一書至百二十卷之多卽孔衍所撰述亦百餘萬言之多下至明堂孔穴之異洛陽宮殿之簿誇多闕巧蕪陋極矣其間最名博洽者祇張茂先于寶數人已耳南齊王儉曰爲七志堂之分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術藝圖譜等目梁阮孝緒又爲七錄一經典二記傳三子兵四文集五伎術六佛七道然儉書淺近阮錄不經隋志均力詆之叔起同年今之張司空于常侍也是編乃平日隨筆所綴不名一門其徵引瑰奇類多俗儒未見之籍其證佐精密不爲調人兩可之詞在通齋各種中此其尤勝已抑又聞之叔起之守高也始與將軍壽崑鬪寇陳金釭而拔其城迨將軍行叔起以計擒斬金釭僞太尉李可中高民歡然如再生如旱極而雨其去也攀號呼戀之聲數十里不輟甫至潮潮人曰此殺陳金釭者也特君爲長城其豐順境中樟樹間諸山君悉斲斷之及汪海洋黨棄梅州自小路趨言嶺關賴山徑先斷失道不得出遂乞降

廣州及提刑也判牘決事細如牛毛寓目輒不忘吏無敢漏君者文學政事叔起蓋兼有之非專壹於咕

不知權度之輕重短長者余與君同譜卅載又同居相近故知之也詳丹徒李承霖

五十自述

通齋居士

少年通俗世情疎。結習於今一未除。嬾向蠅須營別館。肯從鼠壤覓餘蔬。安心只鍊無求訣。養目慵披有注書。若問半生歎歷狀。路同甌北暨淵如。予曾直樞府曾守廣州與甌北先生同曾任秋曹曾權臬事與淵如先生同夢中歷歷舊巢痕。幾歲簪毫右掖門。臺省趨階雙鬢禿。弟兄凋喪一身存。虛名速謗曾何益。套語知非且漫論。一事邇來差快意。酒杯新得漢臯尊。

陰陽度數兩俱歧。正是將尋柱下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南之沛訪老聃見莊子護落形骸明鏡笑。陸沈心事槁梧知。尚羞錄錄趨牛後。何忍頻頻逐鷓斯。豈有朱坡狂杜牧。低眉長奉沈傅師。

俯仰千秋胸息中。太倉一米孰雌雄。拈毫偶作讖賦。開口羞談蠹螿功。悶極着靴行曠野。狂來操管問虛空。赤松漫以延年待。問舍求田總未工。五祖演云將須彌山作一管筆向虛空作祖師西來意五字

南澹楮語目錄

- 羿禹並稱
 劉尙
 雷擊人
 百亭
 高涼
 舌箴
 播州
 金粟牋
 金鯉
 黨禁
 貴悟
 吞二周非始皇
 學士
 楊敬之
 張王
 樗寮
 補心丹
 三公
- 左慈
 殷志
 里語
 來敏
 蔣氏顯於吳
 青瑁
 明人集
 唐人多工文者
 慶馬
 岳王
 十八侯
 彌
 金樞
 小將
 蟠龍大人
 星命
 九卿
 樂禮逸文
- 鍾憲也
 人螭
 伊尹
 鹽斌
 通家
 頤
 江永
 千文
 相駝
 張浚
 中涓
 吳枋
 善狀竹梅者
 七說
 章陸
 圭勺
 三鉉
 方湖
- 三老
 關雎
 同年
 桴琴
 著簪
 白起
 高銓
 府署
 客傲
 沈作詰
 連敖
 蔣說
 曹輔
 石佛
 游都
 手勢
 太傅
 古人用字有極奇者

- 相心
- 孝廉
- 昌黎之詔
- 二劉
- 張力臣深於說文之學
- 高祖乃通稱
- 詩異文
- 神巫
- 關尹子之謬
- 臣隸
- 公穀源流
- 白雉
- 崔州平
- 怨
- 朱鷺
- 交趾
- 黃石公
- 古以荀孟並稱
- 太徵經等書
- 閻相畫
- 木棉
- 駟介
- 苞棣
- 書伴苞苴
- 賈公彥
- 旅呂通
- 三堂
- 蔡巨盟詞
- 六枳
- 游積
- 稽古
- 魚殮
- 朱寵
- 漢律
- 龜屋
- 褐
- 龍王
- 團營
- 孟子逸文
- 六帖
- 尙異書文
- 丁裘
- 小棠
- 支和
- 十八學士
- 戴東原汪容甫論大學
- 黃度等
- 十二疾
- 州黎正
- 詹何
- 正交
- 精裂出吟
- 孟堅深於易
- 恒子孟姜
- 督
- 頭責子羽
- 須知
- 浮虛山記
- 彈子磯
- 莊子逸文
- 丙銘
- 蹇鷺
- 木禾
- 焉
- 大招
- 古文尙書
- 大戴禮以王氏儒聞爲當
- 力攻陳澧
- 張蒼乃儒相
- 揚子
- 般高宗殺孝子
- 經書創解
- 糜
- 金不從革
- 崔氏至唐大顯
- 老子
- 朱庫
- 戒石
- 陳阿平
- 荀子成相篇
- 官寺
- 蔡茲
- 戎昭
- 次山集序

樊川集序

沈澹

碧玳

硯二則

韻趣

堯山

柳州世系

眉山六子

鼻煙

何山

溫子昇

木三則

王仁裕

酈炎趙岐

古書多淆亂

大鷄

王銍

衡師

懷素草書

參將

鸞老

口箴

墜形

琺瑯

九客

論畫十則

古籍譌字

琅琊王氏

小兒名人詩

鍾馗

吳光山

易緯

記薊

仲蒙等書

同姓名者

三蒼

石經

梅聖俞二則

抵雅

顏魯公三則

苻堅母

夢棺

伎

地理四則

洗

九曜石

閨閣工書

張果毛仙

王裴並稱

尺赤通

五言似詩者

樊宗師文

房千里

器玩四條

香山二則

百號將軍

漢晉人五言之似詩者

趙佗

小諫

韋使君

梅妃

王猛墓至今在

寶祐登科記

釋卽釋字

空青

甌瓠

米公獲硯帖

華山碑

韓仲卿

錢氏之盛

頰

鄧魴

甄鸞

寄生

旒窩

包明月

賴恭

雄尚緝撫

三越

錢百爲隴

魯公賓客

葛

清都

奎星

- 貴宿
 孝經
 蕃巖
 搏風
 南海賢吏
 頤頤星
 青宮
 冠被銘
 劉軻
 蘇渙
 唐時語
 五同會
 沈作詰語
 止足
 隋江都郡最大
 臬司
 試士無關防
 關忠義
 遼聖宗乃賢主
 窮奇
 吳起非商鞅比
- 曾華
 筆乘
 鴉
 造鹽
 五將三門
 張釜
 山川異事
 大年四條
 辭金誠
 謝客慕淨土
 痰
 方儲
 香山禪學甚深
 唐時蔣氏
 常談
 許叔重
 神咒
 越紐錄
 孔劍峯
 孫愨
 紅棉
- 記孔子事二則
 論孟五條
 窟
 造磚
 番爲司徒
 成語
 李儵表
 記東坡事二則
 鬼遺方
 十喻
 紀異三則
 讀金樓子
 醜婦賦
 柳玘家誠
 少微不專屬處士
 鄭介夫
 張魴
 明人積習
 孔顏後
 不化骨
 棲鳳石
- 風
 柿
 漢時語
 吹埧
 蝠
 曲江濤
 一命浮圖會
 粵嶽二則
 漢晉六朝人工於評書
 籀龍
 四留銘
 虎
 大帥
 蕭氏之盛
 衰世稱謂不經
 光署錢
 闕里
 地圓五則
 左右荷
 伏波射潮
 四井堂

歸熙甫

廣成子解

狂陽之銅

安石

康保裔

母邱儉

劉瞻

焦南浦

鞭鋼

簡平儀

孟子多舛誤

藏佛

臺山

蘇綽

遼刑最酷

許文恪公附先公墓表

四星聚

注語似經子者

離利最溥

六尺
唐仲友

蛩蛩

禹薦皋陶

六祖

政和九鼎

答韓持國書

金牌請印

十岳

金剛峯

補饗禮

洪北江

天公牋

元世多封號

獨鹿舞歌

古人姓名之可攷者

元末復劓刑

窩引

彌綸儀

叔仲會孔璇

海運志

耳眼銘
任彥昇

豹文鼠

崔冲

徒博喝采

反金人銘

唐世斷屠有定日

蒲墩

勇丁搶掠

星二則

孫退谷

至游子

文人游戲

關林

齊世歌謠

方言

陳東

歧黃之學十六條

陸贄齋

玉尺

昌黎不及趙元鎮

何平叔在三賢之列

雙淚

暖適

四維

論量

晏元獻

書同名者

金毛師子

文人相輕

上宮

孔冲遠

記從祀事二則

樗蒲磬璫

柳虬

閩禺

王右軍誓墓文

聲調譜

文中子之妄

犁鑿

一鼓一發

嬰婦可考者
訓注

禪傍
冠履
公孫龍子
腹前臚
南北宋二十四臣
嶺南易亂
團珖
統幕
閱江樓
王直
品茶二則
三佛
烏鰂
千里路
骨重羊
棊經
祝唐等像
東坡爲鹵簿使
讀淮南子
讀韓非子

石君墓誌
馬范合編
事始
假黃鉞
嵩呼
古婦人有專集者
古人通稱稟
吳與弼
趙士楨
八大家
木樗子
喬亢陸軌
宗忠簡
龍墮
之獵獮
三魚
品畫四題
臺規
讀鷓冠子
揚子法言

名言
霸史
小語賦
遺葛龔珮
兄弟均帝姊妹均后者
城隍
于忠肅
橫議
張度
類書
鼻端白
曇超大師
同名者
人飄
毛民
太素脈
讀管子
讀莊子
尸子

隋秦
楚寶
劉駟駘
器用別名
誌公五言詩
蟻結
英宗忌刻
僭亦非偶
永樂大典
盜殘
五檢會元
畫禪
梵志
巨虺
機器
明人著作多不經
臺吏橫挺
讀荀子
讀列子
穆天子傳

南 齊 楛 語

清 江都蔣超伯輯



羿禹並稱

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楔榆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楔榆。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于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澗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洪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由是觀之。則羿功與禹相等。此堯時之羿。非有窮后羿也。

左慈

神仙傳。東吳徐墮。有道術。居丹徒。左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客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云公不在。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又云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章懷於慈傳注。未引此二條。特爲錄出。

鑪籠也

後漢書左慈傳。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忘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章懷太子承史記相如傳注之誤。云鑪猶肆也。殊不知鑪即竈耳。爾雅釋言燻。燻也。註。今之三隅竈。疏。若今之火鑪也。行視諸鑪。謂起視從者所攜一切挂竈。若遠在市肆。豈能頃刻間行視徧耶。

三老

章懷太子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孝經。撥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超按永平中充此選者。李躬桓榮。明帝詔曰。三老李躬。年者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建初中充此選者。伏恭馮魴。伏恭傳。建初二年。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馮魴傳。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此外則袁逢嘗爲三老。見袁安傳。李充年八十八。以爲國三老。安帝嘗特進見。見李充傳。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見楊厚傳。士孫瑞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見王允傳。與逢充統瑞同時爲五更者。蓋不可考。充僅郎將。似不必定用三公。充曾因婦離間。白母出之。亦不必定有首妻也。三老又稱三德。大戴禮。曾子本孝篇。任善不敢臣三德。慮辯注。三德三老也。

劉尙

後漢書羅援傳。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光武帝紀。則云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尙討之。戰于沅水。尙軍敗沒。但其事在二十三年。爲小異耳。尙亦建武中名將。後漢書巴郡蠻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潯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尙。將萬餘人討破之。

漢王傳云。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樸榆橋棟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諸夷悉平。又光武帝紀十九年。越蕩太守任貴謀反。劉尚襲貴誅之。以邛都夷傳攷之。緣尚路由越蕩。貴聞之疑。卽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掩貴誅之。徙其家屬于成都。當時越蕩潭池。皆尚一人戡定。襲斬殺王任貴。其功尤偉。故尚沒而伏波慷慨請行也。任貴邛都夷傳作任貴。

段志

與馬伏波同定交南者。有樓船將軍段志。見後漢書南蠻傳與蒙恬同築長城者。有秦將楊翁子。淮南子人間訓秦皇按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兵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高誘注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與李冰同導蜀江者。有王琴。與大撓同定歷法者。有鬼史高。大凡駿烈豐功。斷非一手一足所能辦也。與趙雲同列名亞子龍者有征西將軍陳到三國志無傳僅見楊戲輔臣贊

人螭

翟琦外戚箴。甲子味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章懷太子注。甲子曰。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生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又引左傳杜預注。螭。山神獸形。以比紂之惡。超按螭當作蚩。蓋螭古作離。與蚩字相似而訛。後爲人蚩。謂後爲人所輕侮。廣韻蚩輕侮也後漢書。明帝詔自今若有蚩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又華嶠書。崔瑗救妻子曰。無爲諸子所蚩。是其證也。

關雎

謂關雎之詩。意在于刺者。凡二家。韓詩則主應門失守之說。原本緯書後漢書。明帝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嘆。章懷太子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以刺時。馮衍顯志賦云。美關雎之謙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此一說也。魯詩則以為刺康王晏朝之詩。前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又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注。仍用前書晉義。並云見魯詩。此又一說。至張超謂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風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則不但以為刺康王。並定為畢公作矣。近代談經案說橫生如朱謀埠詩故以小星為管御入直之儀以繼為崇邱嚴虞惇據左氏祭仲有寵於莊公指為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較為當之謂仲雖為卿詩人聽其逆身之始陸壘動謂燕燕為衛君悼亡之作謂邱中有廟之子國為鄭武公字其子嘆當作子多為鄭桓公字謂小明之共人為二相共和謂鼓鐘為穆王作而淑人為盛姬諸鋪以倍百焉之妻證季女盼飢似此甚多不可枚舉

雷擊人

郭青螺謂雷之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此小說中語。非儒者之言也。按京房易傳云。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見蔡邕傳三事注耶中張文疏語

里語

畫虎不成反類狗。畫龍不成反類狗。皆漢時里語。惠氏補注。于董虎類狗下。引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捕豺一。購錢百。爾雅釋獸曰。熊虎醜其子狗也。意謂畫虎類狗之狗為虎子也。如是

則孔僖傳畫龍不成句。作何解乎。狗爲賤畜。所以鄰房生告崔駰及僖誹謗先帝。惠氏于伏波傳援引漢律。失之泥矣。

伊尹

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于靈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章懷太子注。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信音申。韓詩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又楚詞天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注。后帝謂殷湯。言伊尹始仕。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湯。湯賢之。遂以爲相。凡此等說。皆近不經。然尹語云。甘而不餽。肥而不饒。二語精極。千古知味者莫如尹。傳休奕瓜賦食之不餽用尹語也。

同年

三國志吳步騭傳。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注引吳錄曰。旌字子旗。官至尙書。其後騭督西陵。條列諸葛瑾陸遜等及衛旌李肅十一人行狀。則旌亦當時名士。廣陵耆舊也。古以同歲生者爲同年。又見周瑜傳注。江表傳權母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

面亭

錢大昭後漢書補表。面亭鄉侯蔣澄。建武時封。陽羨西亭侯蔣通。澄之子亦建武時封。大昭孫據咸淳昆陵志。凡江南蔣氏。皆出面亭。吳時蔣修。名與虞仲翔相亞。孫登臨終疏云。蔣修虞翻。志節分明。見吳主五子傳。楚粵諸蔣。則恭侯之胄也。蜀志恭侯琬傳云。零陵湘鄉人。面亭侯碑。乃唐天寶中裔孫列建。至宋時。之奇登侍從。之翰守蘇州。又重立焉。自宋以來。吳中之蔣。分爲三派。一居長洲。一居常熟。一居宜興。明季兵興。土寇蜂起。六世祖自常熟來揚僑寓。以廩家湖東水深土厚。遂定居云。公有隱德。土人愛之名所。

來敏

裴松之蜀志來敏傳。注引諸葛亮教云。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聞于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遠議者之審見。昔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按敏家世三公。長于文學。傳稱其尤精倉雅。善左氏春秋。爲當時者宿學士。卽或語言不節。何至目爲狂悖。編哉亮也。所以亮卒而李邕上書。詆爲身仗強兵。狼顧虎視也。其後敏與孟光。壽俱近百。當干戈倣擾之際。而成都二老。九十不衰。可云人瑞矣。

鹽賦

三國時。吳蜀皆資鹽賦。吳有司鹽校尉。見孫休傳永安七年章武亦設是官。蜀志王連傳云。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迨連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利權一而信任專。此蜀之所以能立國乎。其以典戎之官。管牢盆之政。隨地巡緝。盜無所容。尤權時之要策也。晉時以都尉司鹽亦兼武職。

桴棼

棟謂之桴。何平叔景福殿賦。雙枚既修。重桴乃飾是已。又謂之棼。廣韻。棼。複屋棟也。吳志太史慈傳云。嘗從策討麻堡賊。賊于屯裏綠樓上行桴。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高涼

孫吳時。高涼不靖。盜賊數起。三國志陸敬宗傳云。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又鍾離牧傳。注引會稽典錄云。高涼賊帥仍弩等。破略百姓。殘虐吏民。又呂岱傳云。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薛綜疏云。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凡此皆高州郡志所漏而未述者也。

蔣氏顯于吳

三國時。蔣氏之顯于吳者甚多。與虞翻並稱者。有蔣修。與韓當周泰相亞者。有蔣欽。張溫傳中。有蔣康。同陸瑁遊處者。有蔣墓。

通家

魏氏春秋。太傅薨。夏侯元嘆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則漢魏之世。已重通家。

著簪

廖玩之答齊高帝賜新履云。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履。復不可遺。帝善之。簪著二字。本韓詩外傳也。

舌箴

李文饒舌箴。伯陽之戒。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勿以寤一言而取卿相。勿以三寸舌而爲帝師。

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醜而可悲。嗟爾君子。念茲在茲。馮道詩云。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則俗甚矣。然馮道亦有不可及處。五代史胡鑄傳。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時爲副使。道以重臣。稱于接洽。鑄忿之。每乘酒。于牙門誦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醑。致敬而退。道計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鑄後果爲王建立所殺。

青瑯

張平子思元賦。左青瑯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鉞。注。青瑯。青文龍也。捷。豎也。芝。蓋也。佛經稱帝釋麾幢羽蓋。皆有龍王司之。蓋本于此。

獺

史記索隱。解孔子圩頂云。頂上窟也。乃廣韻獺字釋云。孔子頭也。此說不知何本。

白起

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寄武安君小頭而銳。矐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敢斷行也。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嚴尤三將。殺晉書。稽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本此。

播州

播州楊氏。自唐季據有其地。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明萬曆初。爲總督李化龍所滅。置遵義平越二府。其負嵎之久。視晉宋閩仇池楊氏。更爲過之。此亦不經見之事已。

明人集

李濟川太守官比部時。寓內城。一僑家藏明人集及明末稗乘頗多。余曾假十數種讀之。內如釋德祥桐

嶼集。朱升楓林集。皆失之。鄭本忠安分齋集。徐階世經堂集。皆近于平。孫需冰蘂稿。楊一清石淙藁。均有累句。曾棨西墅集。柯暹東岡集。亦不耐看。儲耀柴墟集。蔡震浚濱集。悉多平易。黃省曾之五岳山人集。尤饒枝蔓。蔣道林陳白沙。俱近禪宗。茅鹿門堯年錄。愈形拖沓。至如盧五鵠朱天馬。名劇字必東。盧少梗胡少室。大都客氣未除。無餘味曲包之妙。又如項元汴蕉窗九錄。陳繼儒巖棲幽事。屠隆游具雅編。唐樞轄園窩雜著。查伊璜敬修堂出處偶記。或評量骨董。或純蹈空談。益覺纖佻瑣碎矣。出處偶記有云。世傳余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走園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葛如者。吳六奇別字也。然鍾瑒離斷非。幾空結撰。吳養拜經樓詩話。謂伊璜以六奇既貴。故為之諱。其說為近之。

江永

江永數學補云。泰西人謂開關以來。至今只五六千年。按中國有載籍。始于唐虞之世。距今四千餘歲。伊祁以前。雖略有傳聞。而難于徵信。計有人物之初。距唐虞之世。其年當不甚遠。豈有遙遙五六萬載。晦冥如夜。竟無載籍可考耶。天地儀書。謂自開關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二十餘年。聖經直解。則云六千八百三十六年。以理推之。疑西說為近也。

高銓

菽園雜記云。高憲副宗選曰。今人于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譬之觀戲。庸夫孺子。一遇優人打諢。作無恥狀。莫不歡笑。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可謂長于譬喻矣。按高公宗選名銓。吾鄉耆舊也。歿葬仙人掌西。至今人呼高尙書墳。石馬如故。其隧道相傳。即秦少游豕云。

金粟牋

金粟牋有最長印至五十八字者。其印稱許咸熙妻陳五娘等。捨藏經紙七千幅云云。是物近日已不可得。况澄心堂所製紙乎。

唐人多工文者

唐人周夔。以英州碧落洞。山水奇麗。賦到難篇云。滇陽之石室。兩崖捲束。勢合如屋。屏顏百間。開待朝旭。羽容霓色。霏繞瑤局。峭然風壁。宛矣仙躡。夔不以文名。而詞思之遒拔如此。觀音巖壁立千尺。碧落之亞也。樓閣皆安石。巒旋而上。巖腹有國初廣督李樓鳳摩崖書字。頗豪宕。張讀宣室志。語多奇峭。王保定撫言。稱讀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位至禮部侍郎。又按李觀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云。孟之詞。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不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雖健宏深。度中文質。雖宏禮譏述。今世罕傳。然觀非妄語者。蓋唐世工文之士多矣。

千文

胡致堂敍古千文。語多費解。如賊莽竊璽。冠佩緞研。白水龍翔。榮取青氈。其意以莽比緞研。而青氈隱語爲舊物也。小兒誦之。如何能曉。總之千字文。以周興嗣爲第一。次則許魯齋。次則侍其良器。詞采皆有可觀。卽卓珂月膳枇杷素木夫男秉杷。究欠自然之妙。

府署

直省府署。較道署爲宏敞者。蓋府治多前明之舊。明太祖定府治深七十五丈。闊五十丈。州縣次之。見陸容菽園雜記。容所云蓋據其時之温州府志也。第明朝知府。有上中下三秩。從三品正四品從四品之不同。見張懋修太岳雜著跋。

金鯉

吳萊南海古蹟記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于此。有釣鯉臺云。朱

竹垞峽山寺詩。澄潭屏去沈金鎖。古洞猿歸帶玉環。上句不的。若用釣鯉事。則較爲典切矣。

慶馬

許有壬和弟有孚。獨坐投壺詩。綠陰清晝矢鳴壺。慶馬何煩用酒娛。有主無賓聊一笑。却呼僮僕煮皋盧。大戴禮投壺篇。三馬旣立慶多馬。馬算也。小戴亦同。經語入詩。究嫌腐耳。

相駝

相駝之法。峯豎則行速。以鼻完者爲佳。餵駝之法。飲畢少飼以鹽。牽時謹護其鼻。恐擁擠壞其鼻。則力減。見張文端鵬翻俄羅斯行程記。凡馬八歲一變。語云。七聽八白。言馬至八歲。聽變而白也。埤雅說。馬子蒸其母。則生駁馬。孔平仲談苑。

客傲

郭景純客傲。泉壤爲悲欣之府。蝴蝶爲物化之器。又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駢。語極奇峭。

黨禁

黃太沖曰。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亦心疾之也。乃蔡京立元祐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原小人之心。以爲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

岳王

宋南渡四大將。惟岳王一軍最苦。食嘗不繼。趙鼎狀云。岳飛一軍。月支錢一十二萬。三千餘貫。米一萬四千五百餘石。數目浩大。去年錢糧缺乏。轉運司應付不繼。有誤指揮。致本軍殺馬翦髮。賣鬻妻子。轉易米斛。幾致生事。其疏甚悉。具載鼎集。乃宋章穎作南渡十將傳。首劉錡。次岳王。真不可解。

張浚

趙鼎建炎筆錄云。建炎三年五月十五日。真州報云。樞密使張浚。爲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邀厚賞。故脅留之三日。乃以兵衛之而出。上初聞。憂甚。遣統制官王瓊。提兵往平其事。瓊始渡江。浚已歸矣。元鎮所記。當是實錄。其丁巳筆錄。尤多形容魏公擠陷之詞。

沈作喆

沈作喆寓簡云。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茂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則沈固鄂王僚佐。朱仙鎮廟廡。當補題其姓氏也。

貴悟

天下事多從悟入。張旭自言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後見公孫氏舞劍器。其書益進。劉元塑岳廟侍臣像。久而未就。偶見祕閣所藏魏徵像。遂應手而成。見黃梨洲集徐積讀史記貨殖傳。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賈生鵬賦。本于鵬冠。柳子厚說亦如此。漢書之雅馴者。多本管子。張曠管子序。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尹師魯曰。此傳奇體耳。傳奇者。唐裴鉞所著小說也。從古作者。未有不從悟得。信乎劉勰之論曰。言徵實而難巧。意翻空而易奇。

十八侯

班固十八侯銘。鄒侯蕭何。鄒音才何反與何字叶。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陽侯酈商。穎陽侯灌嬰。汝陰侯夏侯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平侯韓信。不曰淮陰侯不可解棘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陰侯周昌。奇陽侯王吸。其次序如此。與漢書注不同。不曰贊而曰銘。孟堅創格也。蟲達事蹟。僅見功臣表。銘云。晏晏曲成。輿從龍騰。安危運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直瀾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呂溫狄梁公贊。從此生出。據表達孫柔元鼎二年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制。錢質歸為鬼薪。其曾孫不復嗣侯。僅襲三世。

中涓

漢初以中涓得侯者十人。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也。涓潔也。主居中掃絮也。平陽懿侯曹參。信武侯侯靳歙。清河定侯王吸。廣嚴侯召歐。絳武侯周勃。穎陰懿侯灌嬰。樂成節侯丁禮。堂陽哀侯孫赤。紀匡侯陳倉。張節侯毛釋之。以舍人得侯者二十三人。陽陵景侯傅寬。廣平敬侯薛歐。博陽嚴侯陳濞。緜陽武侯樊噲。成敬侯董濞。費侯陳賀。都呂嚴侯朱軫。武彊嚴侯嚴不職。魏其嚴侯周止。平悼侯工師。喜魯侯奚涓。呂武靖侯單究。東牟敬侯劉到。斤邱懿侯唐厲。臺定侯載野。辟陽幽侯審食其。酈成制侯周繼。朝陽齊侯華寄。猗氏敬侯陳遼。甯嚴侯魏遼。慎陽侯樂說。告韓偃反者。甯陵夷侯呂臣。祝茲夷侯徐厲。詳功臣表。

連敖

漢興悉用秦時客制。亦間有循楚舊者。知合連尹莫敖為一。曰連敖是也。隆慮克侯周竈。以連敖入漢。以長鉅都尉擊項籍。侯柳邱。齊侯戎賜。以連敖從起薛河。陵頃侯郭亭。以連敖從起單父。袁婁。端侯革朱。以越連敖從起薛。俞侯呂它父嬰。以連敖從高祖破秦。

吞一周非始皇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祖若父。非始皇也。

廌

宋子京曰。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廌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于國者天下治。白庭滿淵靜語俗以舌音祝祝致犬豕音汁汁致豬雞朱豕豕虛虛廣韻嘆字注云嘔嘔吳人呼狗也

吳枋

南宋吳枋。字方木。著宜齋野乘。議論多有可采。其謂舜爲黃雄震威厲。動心駭魄。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戒。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庑厩。屬屬周。然而不能有新規。令入悚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汗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寡于用。混評如此。並非心折于昌黎也。其韓文公銘云。茹涵古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震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出神入天。自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與長江秋注之評。後先矛盾。蓋諛墓之文耳。

蔣說

蔣虎臣先生著書。名蔣說。亦有所本。後漢酈炎。誡子止戈遺令云。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七平矣。古文苑。章樵汪。酈篇州書。皆字學之書。七平蓋效枚乘七發體。蔣說猶酈篇耳。

學士

宋時甲科出身。便稱學士。許叔微紹興二年進士。醫家謂之許學士是也。助貴多稱太尉。李煜歸朝。只

爲特進。而徐紘往謁。語闈者云。願見太尉。种諤官知延州。而趙起列其行事。作种太尉傳。蓋流俗之通稱矣。

金樹

四品以以長官。以塗金雙瓜前導。五品以下則塗銀。俗謂金瓜。其實當作樹字。楊基詩云。錦襜繡帽列金樹。

善狀竹梅者

張羽竹深亭記云。每清風激林。驟雨修至。飄蕩播酒。萬葉交振。鸛鷓鳴鵠之類。翔萃其中。鳴聲啁啾。與天籟合。乍大乍細。聽之無窮。故吾知是亭于風雨爲宜。窮陰之夕。雪霰交墜。玲瓏蕭條。坐聽既久。心寒耳淒。則就枕而臥。中夜聞折竹聲。如裂帛。如櫟敵。清迅激越。出人不意。乍寐復寤。旦起視之。高者竦峭。下者披靡。琅玕翠碧。化爲瑤林。變眩洞射。暗牖皆白。故吾知是亭于雪爲宜。烟霏朝斂。黛綠搖翳。日光穿漏。影布窗上。翕忽推移。偃仰開合。雖善繪者莫能窮其態。投林之翼。與暝色偕。至流霞倒影。晃搖其顛。久而後沒。故吾又知是亭于晴爲宜。厲樊榭。謂得竹之情狀。東城雜記全錄之。近讀程侍郎恩澤香雪海記云。昇者諱曰。欲觀梅乎。須至菖蒲潭及潭西。乃至菖蒲潭。彌望數里。若明雲屯積。時驕陽乍升。芳馥漚鬱。中人如醇酒。至潭西。鐵幹桀立。丹者碧者。縹者藹者。色相糅者。如以錦綺裹虬龍。愈攫拿。愈娥媚。香益酷烈。順風聞數里外。是役也。攪湖上之山。佛螺帝青。若烟點著明鏡。則蟠螭最。自萬梅影中。掬湖光于掌上。則六浮閣還元閣最。天然而夥。則菖蒲潭最。畦瑰畛寶。各競姝麗。則潭西最。其文亦盡梅之情狀矣。惜不令樊榭見之。

曹輔

曹輔顏文忠公廟銘。祿山一呼。逆焰熾天。炎于崑岡。沸于百川。屹屹魯公。忠誠是仗。大義凜然。奮裾首唱。一清土門。數斬僞將。十有七州。聞風順響。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奧問博。涵演擴充。孝友施家。發爲公忠。直道以行。孰顧我躬。讒口楔揄。往齒其鋒。屹屹魯公。不戒于剛。婉孌媚嫉。假手虎狼。公在艱脆。得困之義。有嚴分守。卒遂吾志。屹屹魯公。風于百世。碑乃秦淮海書有二王意。碑陰則米南宮記。陶八入。擗刀圭事輔又工詩。其答晃无咎云。下瞰羣蜂聳如槍。攀蘿捫壁疲獲減。不減文潛少游輩也。

楊敬之

楊敬之華山賦。醜雞之往來。周東西矣。蜂蝎之聯聯。阿房成矣。見若繭栗。祖龍藏矣。小星擇燿。咸陽焚矣。李太尉擊節稱賞。其實襲小杜阿房耳。

小將

唐闕史。裴晉公見皇甫湜文。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因以寶車名馬。繪綵器翫。約千餘緒。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怒。擲書于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小將者。蓋卽今巡捕旗牌之類。此稱自漢以來已有之。漢書灌嬰傳。攻黔布。斬其小將十人。吳志丁奉傳。少以驍勇爲小將。高彥休此條贊其佳其詞云。寥子曰。彌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卽以直氣抵管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今懸雞風矣。

七說

桓麟有七說。傅毅有七激。張衡有七辨。崔瑗有七蘇。崔駟有七依。酈炎有七平。王粲有七釋。左思有七諷。傅休奕有七謨。顏延之有七釋。梁簡文帝有七勵。皆本予牧乘也。東方朔七諫係顯體不以七論也。

石佛

苻秦時。于敦煌城南四十里。鑿山爲佛。多至數千龕。宋元以還。圯者數百。沙壅而失者數百。梯環不可登者又數百。其現存者尚不可以數計。苻秦沙門樂僊。建元二年所立碑。乾隆中土人尙見之。後爲沙壓。無由復得。僅存周李君有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其紀年用武氏。又睡佛洞外。有開元時李府君功德碑。又如來窟顛。有大宋乾德八年歸義軍節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摩厓大字。乾德只五載而云八年者。豈其時道途偶阻。朝命有未通歟。許玉年先生。敦煌千佛巖歌。敘其事甚悉。歌有云。就中一佛聳百丈。天外昂頭出雲上。人入耳輪倚藤杖。彼鎮州大像。不足言矣。玉年先生集于西域事最詳。有詠物詩二十首。上兩明霜樹窩鹽池。紅柳白楊夏草雪。連沙棗胡桐。孔雀天鵝紫柳。菊白桑葦。葦荻草莎。莎柴沙雅梨。哈密瓜。蒲桃。酒。普爾錢。又謂月牙泉。卽古渥洼水云。佛說四十二章經云。視大千界。如一詞子。視阿耨池。如塗足油。固宜有此詭異觀也。

張王

京口饗張王會。丹徒令必躬扶神輦。否則徒陽河澗。漕運維艱。廣州右翼都統壁間。供一羅漢像。署中奉之加虔。否則咎徵見。

蟠龍丈人

海州雲臺山。來自蒼梧。上有南方草木。極高處。曰青峯頂。金牛頂。呼吸可通帝座。陶文毅公詩云。黃流一氣包淮海。青頂雙峯夾雨雷。而三元宮澗側。一松尤怪。鬚髯拂地。若常山之蛇。曲折回環。不可思議。黃海之浦。團倒掛。不足奇矣。陶文毅公爲之下拜。呼曰蟠龍丈人。

章陸

左道刻章陸根爲人形咒之。能知休咎。名章陸神。見齋庵閒話。蓋卽爾雅之遂蕩馬尾也。郝疏言其狀甚詳。並云一名王禹柳。

游都

六壬書云。元女言甯可與人妻孥。不可示人游都。蓋課中見游都。卽思所以豫防故也。

樗寮

張卽之書。世言可辟火。其所寫華嚴經冊。久歸天府。因缺一卷。裴文達公曰修。爲摹補之。方宋盛時。石曼卿壁窠書。最爲雄偉。張文潛詩云。煌煌三佛榜。鍊貫金石紐。非過譽也。其次則王才叔兄弟。才叔名慶。字大觀。皆工大字。魁梧擁腫。治平初。價值千金。黃山谷云。今才叔曼卿遺墨絕少。而樗寮真跡。購獲者什襲而藏。眞有幸有不幸耳。

星命

星命之書。以李虛中爲祖。以萬民英星學大成。及三命通會爲大備。其主照定真經。則託名郭璞者也。星命淵源。則託名張果者也。或云珞珞子。卽陶宏景。然梁時無所謂八字。則其說非也。星命總括。出于遼之耶律純。玉管照神。出于南唐宋齊邱。齊邱本溫姓。避南唐義祖諱。改爲宗氏。太清神鑑。出于周之王朴。人倫大統賦。出于金之張行簡。注三命消息賦者。王廷光。李全。曇瑩。徐子平。凡四家焉。

圭勺

王元之詩。行年過半百。功業無圭勺。宗忠簡爲兄汝賢墓誌。未嘗以圭撮于親舊。亦未嘗以點墨擾州縣。按隋志論嘉量。引孫子算術云。六粟爲圭。十圭爲抄。十抄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

手勢

皇甫松論手勢云。差其指。如鸞欲翔舞。柔其腕。如龍欲腕蜒。飛其袂。如魚躍大浪。卽今觴政之搏戰也。元人姚文奐詩云。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曰不賭空。則拳中有物。如近日猜花之類。

補心丹

明人鄧苑一草亭眼科全書云。合天王補心丹。用人參。元參。丹參。天冬。麥冬。各一兩。五味子。柏子仁。酸棗仁。遠志肉。白茯神。當歸身。各二兩。白桔梗。生地黃。各五錢。煉蜜爲丸。如椒目大。白滾湯吞服三錢。治心血不足。神志不安。超按疲倦就枕。神志不安。有似怔忡者。細嚼南棗二三枚。卽可成睡。余親驗之。

九卿

後漢書虞詡傳。注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然此漢制也。咸豐庚午夏。會訊故相耆英一案。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主稿耆樞堂。時焦太僕佑瀛領班。編檢檔冊。並無指定何項衙門爲九卿。阮葵生茶餘客話。所云六部都通大爲九卿。實亦得自傳聞。非確証也。焦君與家幼竹太守錫綬議。請于樞堂。除六部及四品以下衙門外。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尹。宗人府丞。理藩院。九項衙門當之。其議遂定。

三鉉

春秋時。楚稱上卿爲三珪。景差大招。三珪重侯。聽類神只。六朝時。或稱三公爲三鉉。徐孝穆文。秩愈三鉉。任總百司。

太傅

潘文恭公思補齋筆記云。本朝大學士贈太傅者八人。馬齊謝陞張英朱軾劉統勳蔡新董誥朱珪。加太傅者六人。鄂爾泰范文程金之俊曹振鏞阮元暨臣世恩而六。超按大學士明珠。亦加太傅。見朱竹垞詩注。宰輔錄云。加太子太師恐非。其侍郎生加太傅者。咸豐初。有杜太傅堦。其它未聞。至提督邊制府者凡六人。趙良棟及子宏燦梁鼎岳鍾琪楊遇春。近有楊制軍岳斌。

三公

韓詩外傳。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司馬主天之說。它書未聞。僅見于此。

樂記逸文

白虎通引樂記曰。損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故乾音也。今樂記無此文。宋廣韻鵠字注云。韓詩云。孔子嘗聞海上人歌曰。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今外傳亦無此。

方湖

道光中應童試時。作曲江濤閣賦。用員嶠方湖字。李方赤師疑湖字誤。後檢拾遺記云。員嶠山上有方湖。周回千里。方信非筆舛也。分喜甚。告沈蓮叔都轉師云。城中有書簾。我公請試之。

古人用字有極奇者

王子淵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謚猶稱也。謂宛底曰魁。潘岳笙賦云。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

相心

虎鈴經相人篇云。心圓者上也。鈴次之。破地者主奸詐。心如月形者盜。如弓形者非命。夫心藏于腹。欲見無由。許洞此言。得毋齊東野人語乎。

駟介

詩衛風。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箋。駟四馬也。朱子集傳。駟介。四馬而被甲也。古時馬皆有鎧。榕堂續錄所引。失之眉睫矣。又古時馬亦有衣。白廷玉淇淵靜語。問左傳注云。褐馬衣。

小棠

詩甘棠。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小棠二字。從未有引用者。此詩據韓詩外傳。謂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而作。而焦氏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游暑。又似召伯避暑憩于其下。非聽訟矣。

焉

埤雅引師曠禽經曰。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黃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又云。鳳神鳥也。俗呼鳥王。愚按東漢太尉桓焉。字叔元。義取于鳳。鳳爲鳥中元首。故字曰叔元。華陽國志張綱劾太尉桓焉司徒劉滂戶祿素積不堪其職。

孝廉

後漢書丁鴻傳。以鴻行太尉兼衛尉。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纒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

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一萬。三歲一人。帝從之。漢世孝廉之選。慎重如是。

苞棣

陸佃埤雅唐棣一條云。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檜。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檜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數語不知何本。埤雅旨宗王氏。不無穿鑿。然所援古書甚多。猶可貴耳。

支祁

陳士元江漢叢談。引古岳瀆經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從淮渦水神無支祁。善應對言語。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趕。疾利條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鷓鴣桓胡。木彪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其文淺顯。雖故作聳牙詰屈之態。而一覽了然。迥異周秦諸子。如逸周書營麥解述禹功云。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雖僅十數字。而孔晁不敢妄爲注矣。

大招

文選取招魂。未登大招。今錄之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兮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弱水激激只。螭龍並游。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兮無東。湯谷寂寥只。魂兮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涎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鰐鱗短狐。王虺齏只。魂兮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滄洋洋只。豕首從目。被髮

鬢只。長爪鋸牙。談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遑龍輶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顯顯。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來。問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鷓鴣。味豺羹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鮮鱗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苴膾專只。吳酸蒿蕘。不沾薄只。魂乎歸來。恣所擇只。炙鴟烝鳧。黏鴉噉只。煎鱖臠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雨以光只。四耐並熟。不澀噉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蘘。和楚漑只。魂乎歸來。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駕辨。楚勢商只。謳和陽阿。趙簫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謔只。朱唇皓齒。嫋以娉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嫋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來。靜以安只。媠修滂浩。頤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而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恩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嫋只。鑿輔奇牙。宜笑媽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棠秀只。南方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櫚。宜擾畜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芭蘭桂樹。鬱深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羣晨。雜鶯鷓只。鴻鵠代游。曼鸞鷓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爵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尙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讖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來。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三卿只。昭質旣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尙三王只。魂招未及。啟游。大招指歸諷諭。綽采不逮。意則駕之。

昌黎之詔

昌黎釋言云。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詞意諂甚。至其示兒一詩。誇屋廡之新。述棋槩之樂。璞玉帶金魚之貴。殊不類其爲人。宜乎見誚于朱子也。瞿佑歸田詩話。欲爲剖辨。陋哉。

書件苞苴

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餽遺。必以書爲副。尤以新刊之本爲貴。一時剞劂紛如。豕魚罔校。如陳植木鐘集。宏治中温州知府鄧淮重刊。都穆南濠詩話。乃和州知州黃桓所刻。其序云。捐俸繡梓用廣厥傳。似此不一而足。

十八學士

十八學士之目。唐時凡再見。一太宗朝。閣立本畫像。褚亮作贊。其人爲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勣。後薛收卒。補以劉孝孫。此貞觀文學館十八學士也。一明皇時。董夢書像。上自爲贊。其人爲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唐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真。趙元默。毋爽。呂尚咸。冀業。李子釗。東方顯。陸去泰。余欽。孫季良。此開元合象亭十八學士也。

古文尙書

古文尙書。晉元帝時。由豫章內史梅賾奏上。自云太保鄭沖。以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此書從無師說。蓋卽賾僞爲也。至南齊姚方興。又增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時

梁武帝爲齊博士。駁之不行。古文之僞。其理本不難摧。凡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即晉初未有此書之確證。無如孔冲遠等作爲正義。又並姚方興二十八字錄之。公然與伏生二十九篇。混而爲一。此六經中之一大異事也。迨吳械始生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梅鷲諸人。相繼抉摘。僞迹益著。然尙未窮形盡態也。本朝閻百詩惠定宇兩先生。援經據古。一一攻其癥結。如老吏斷獄。不容復有遁詞。雖毛西河極口呼冤。不能翻案。此又我朝漢學重興之一大快事矣。圖書古文尙書疏證八卷。惠著古文尙書攷二卷。

二劉

孔穎達之尙書疏。原本二劉。六朝以來爲尙書正義者。凡六人。蔡大寶。倚貴。顧彪。劉焯。焯以二劉爲詳雅。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彪疏而廣之。其說非也。毛詩之學。自王肅後。或申毛難鄭。或申鄭難王。至唐賈觀十六年。穎達等因鄭箋而爲正義。聚訟始息。然冲遠于毛詩。雖主鄭箋。實取材于劉焯之義疏。劉焯之述義。如二劉者。固毛鄭後之類瀾砥柱也。其功偉矣。穎達之禮記正義。原本臧氏。問采熊安生之說。舍毛鄭而別爲新義。自歐陽永叔始。逮程大昌。王柏之徒出。變本加厲。愈爲怪誕不經已。

賈公彥

賈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太學博士。事蹟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儀禮二疏。皆出其手。與鄭康成注。歸然並列。亦唐初一鉅儒也。注荀子者楊倞汝士之子注法言者有侯芭宋衷李軌歐陽德源柳宗元宋咸吳昉及司馬光集注凡八家

戴東原汪容甫論大事

戴東原先生。十歲就傅。塾師授以大學章句。讀至右經一章。闕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朱子云爾。先生曰。朱子何時人。師曰南宋。曾子何

時人。師曰東周。問周宋相去幾何時。師曰。將二千年矣。先生曰。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漢學師承記戴震小傳注中曰。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嘗言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終嫌無據也。又曰。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凡逸周書管子韓非子皆然。戴記祭統之十倫。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詞而首末相應。實出一口。非所以解經也。總之大學一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乃孔氏之支流餘裔。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爾。江中大學平義。

大戴禮以王氏述聞爲當

大戴禮一書。在漢時統稱禮記。後漢書桓郁傳。竇憲疏所引禮記。卽大戴也。楊終與馬廖書。所稱禮制。亦大戴也。第後周盧景宣注多闕。近世曲阜孔廣森檢討所注。凡十三卷。較爲詳贍。與棲霞郝氏爾雅疏。並稱于時。而王文簡公引之大戴禮經義述聞。博引繁徵。務求其當。又在臲軒之上。洵信都太傅之功臣矣。

張力臣深於說文之學

山陽張力臣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斫也。非彊也。序乃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鼓之鼓也。艸字象形。若草則樛斗實也。別爲一字。氣字原作气。氣卽餼字。故從米。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問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于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矣。

旅呂通

楚莊王名旅。穀梁作呂。是呂旅古通。說文。呂青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則呂卽膺矣。有謂呂非兩口神仙不識字者。然宮無上道人亦有所本。管子。曰者二君之在臺上。口開而不闕。

是言莒。注。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卽知其言莒。

黃度等

王西莊曰。漢儒說經。必守家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自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絕。由是黃度楊簡之徒。壞尙書。度有尙書說簡作五譜解葉時俞廷椿壞周官。時撰禮經會元庭椿作復古編。李栲黃樵鄭樵王質之徒。壞毛詩。樛樛爲毛詩集解王質有詩總聞李杞程大昌之徒。壞周易。杞作周易詳解大昌著易老通言穿鑿傳會。破碎支離。雖一代中變起鉅儒。而此風已不可挽。斯蓋世運爲之。豈獨王介甫一人。悍然不顧而已。

力攻陳澔

洪稚存督學貴州時。曾奏陳澔禮記注。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官易以鄭康成注。惜格于部議。然前此成容若。已有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力攻陳澔說之疎矣。其書據理推求。隨文駁詰。詳明賅博。在方靈臬禮記析疑之上。第容若擅長詞曲。傳唱朝鮮。朱竹垞等犇走其門。哀挽詩中未及著書之事。或出門客幕僚之手。未可知耳。漢學師承記云。方侍郎尊自負其學。見江水以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永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咽之。

高祖乃通稱

古人于遠祖多稱高祖。左氏。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是也。遠孫多稱曾孫。左氏。蒯賁曰。曾孫蒯賁。取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孟子。朱注。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亦此例。

三堂

明時鎮守太監總兵官及巡撫。號爲三堂。見菽園雜記。司禮太監。自稱內翰。馮保經書晉禔跋尾。其私印

曰內翰之章。見四庫書目

十二疾

韓詩外傳。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脇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脇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按所謂支者。四支之病也。支卽肢字。易坤卦。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

張蒼乃儒相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張蒼十二篇。列鄒奭子閻邱子之上。蒼固儒相也。經典敍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會中。中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然則蒼乃荀卿高弟賈生之師也。汪中曰武威當作陽武順帝時。翟酺上言云。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意其時張蒼柄用。博士之置。當由于蒼。雖班史弗詳。然淵源有自己。

詩異文

詩周南。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詩外傳。作抽觴以女。不可求思。召南之行露。亦不女從。外傳作亦不爾從。秦風。顏如渥丹。外傳作顏如渥積。大雅。下民卒瘁。外傳作下民瘁瘁。周頌。自羊徂牛。外傳作自羊來牛。齊桓公設庭燎一條末小雅。以雅以南。以篤以丕。後漢書陳禪傳。作呂雅呂南。誅任朱離。注以爲齊魯之詩。此外齒如瓠棲。見爾雅郭注。或宴宴居息。或盡領事國。見漢書五行志。論弁如星。參髮如雲。見說文。宋廣韻所引猗嗟顛兮。見玉篇。包有三栝。見漢書敍傳注。劉德引詩彙編窺豹集。曾引各條。茲

不贅錄。

葵丘盟詞

穀梁紀葵丘之盟。與子車氏說脗合。第彼繁而此簡耳。其經云。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豈明天子之禁。注豈猶專也。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州黎丘

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劉端臨經傳小記云。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卽此。蓋哀公二年。蔡遷于州來。州來卽州黎。孔子自陳適蔡。繆權于是。郝疏亦以劉說爲允。余謂客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采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徒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並成注雅別鈔八卷攻陸佃等

揚子

伊川曰。荀子極偏。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是程子于子雲。尙無甚貶詞也。張衡耽好元經。以爲妙極道數。孫明復以子雲爲模範。徐積史稱卓行。譏賈誼而重揚雄。司馬溫公于孟子致疑。乃爲法言作集注。最惡揚子者。只朱子耳。綱目書之以爲莽大夫然朴學之士。至今重之。劉端臨旣爲荀子補注。並爲方言補校云。

神巫

逸周書。鄼保解。以神龜敗卜。列十敗之條。次佞說鸞獄之下。成鬪解。以神巫勸衆。繫九功之五。次任利敗功之下。蓋師巫左道。王法所必誅也。

六枳

馮衍顯志賦。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擿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術。章懷太子注。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按周書呂刑篇。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爲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今載汲冢周書小開解章懷云。呂刑誤矣。逸周書多用醜字其義有可通有不可通此條枳字亦然疑敬通別有所本非用汲冢書語且數亦不合也

詹何

韓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而白在其角。使視之。果黑牛而布裹其角也。則何亦葛盧之亞。

殷高宗殺孝子

後漢書。邳惲傳。惲乃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注引家語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是武丁有廢立之事。

關尹子之謬

古人著書。必遠摭旁徵。以引申其緒論。大學一篇。述及盤銘。荀卿之書。多同戴記。韓詩外傳。引荀子之說。凡四十有四條。汲冢周書。於夏箴開望之詞。亦皆採及。文傳解引夏箴曰。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士狹無食。可圍竭。孔晁注。夏禹之箴戒書也。開望古書名。班固之志地理。禹貢職方。通篇彙入。小戴之編禮記。月令取呂覽中庸。表記功記緇衣。皆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沈約之說見隋書樂志。信都太傅之訂禮經亦

然。有采賈生說者。有用周禮全文者。蓋古人體例。無不如是。莊列雖汪洋盜肆。然遺文祕典。亦往往見于其中。若關尹子一書。創詭異之篇名。一字二柱三檢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樂。炫爐鼎之末技。八器篇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乃羽流之餘唾。非諸子之訓言矣。魚竈以文始經決非關尹作其說當矣。又變爲諸佛之密。因無死無生惑矣哉。

游殯

朱穆絕交論。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殯蹂稼而莫之禁。游殯卽鄉特牲。所云田豕也。

正交

魯論子夏之門人一章。蔡邕說獨異。其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是以子夏子張所云。皆聞之夫子也。

經書創解

禮記。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皇侃以九齡爲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與武王。魯論。周公謂魯公曰。一章。皇氏疏引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漢時臣下亦稱顧命見崔瑗趙咨等傳。

臣隸

隸者臣僕之通稱。三國志陸凱疏云。萬賤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曷已豐。於器已溢。猶言家臣也。薛道衡隋高祖頌。柳室氈裘之長。皆爲臣隸。猶言僕也。後漢書劉梁傳。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礪礪。豈以其爲老聃之役。故曰隸乎。亢倉子九篇王士源僞作。

稽古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云。姚方輿僞書。濬哲文明。卽本乎此。

精蛩出吟

或云氣出精列。古歌曲名。馬融長笛賦序。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獨臥鄆。平陽鵠中。有雒客。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出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以爲古歌曲名。殷芸小說。則云笛聲一發。咸得精蛩出吟。有如相和。其說較允。

麋

左哀二年。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爲勇。麋之。杜注。麋束縛也。按麋字當爲麋。宋廣韻引左傳此文。作麋之。

公穀源流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于子夏。四傳而至董仲舒。及胡毋子都。胡毋生再傳而至嚴彭祖顏安樂。是爲嚴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有治獄十六篇皆公羊之學。又數傳而至何休。休作公羊墨守。晉初。劉賈精於公羊。王接父子。尤多新義。其公羊論二篇。乃庚翼問。王愆期答也。其後高龍孔衍徐彥邢昺。或注或疏。此公羊之源流也。穀梁赤。亦子夏弟子。一說名喜。以春秋傳孫卿。顏師古說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至尹更始。始爲章句。此後。有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等十餘家。范武子以其膚淺。復爲之注。至今宗之。此外如石趙聶熊之注。唐楊士助之疏。今皆不傳。此穀梁之大概也。漢書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今不可考矣。近世惟王文簡公引之深於公穀。如公羊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

援說文及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赫汝軀爲解。穀梁傳之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援風俗通過舉篇。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及魏志高堂隆傳。晉書荀勗傳爲解。它如靈之爲電。採京房之說。無公之當作讎公。引管子形勢篇。讎巨者可與違舉使兩賢見之。必粲然曰。吾之說固如是。惜邵公武子未及此耳。

魚殮

物產有時而絀。今山石得魚甚艱。有魚龍鸞鳳之謬。春秋時不然也。公羊宣六年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闕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以是推之。疑古時汾滄多魚矣。

孟堅深於易

班固漢書敘傳。多用易義。述哀紀云。彫落洪支。底刷鼎臣。大過之困。實橈實囚。述禮樂志云。上天下澤。春露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述刑法志云。靈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述五行志云。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迺敘。述陳勝項藉云。上稷下暴。惟盜是伐。述魏豹田儋韓信云。枯楊生華。曷惟其舊。述荆燕吳云。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申屠嘉云。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朱婁叔孫云。或哲或謀。觀國之光。述爰盎朝錯云。錯之瑣材。智小謀大。述賈枚鄒路云。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述竇田灌韓云。安國壯趾。王恢兵首。述嚴朱吾丘主父云。六世耽耽。其欲激激。音濞師古引易云。虎視耽耽。其欲激激。述眭孟京房等云。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述薛宣朱博云。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輪音。鼓妖先作。皆用周易語也。其幽通賦云。震麟駭於夏庭兮。而三正而滅周。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又似習聞京氏說者。

金不從革

劉宋劉敬叔異苑。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爲大鐸。超案此金不從革也。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金夫其性而爲災也。自王景略亡。鼎鉉非才。而堅猶日謀南伐。師出無功。敗不旋踵。是其應已。

白雉

嘉慶乙丑冬。吉林將軍觀明。獻白雉一籠。表請宣付史館。時黃尚書弢直南齋。賦白雉來樂府三章。

朱寵

阮太傅嵩山三石闕歌。嵩岳三闕同高低。左右離立八尺齊。啓母一闕距其北。太室峙東少室西。誰其建者漢朱寵。呂營誰其始者由堂雞。漢潁川堂谿與按朱寵字仲威。事迹附見後漢書鄧桓桓郁張免傳中。與楊震皆郁門人。免其弟子也。傳郁歐陽尙書以授於免。累官潁川太守大司農。順帝初。擢太尉錄尙書事。其上疏追訟鄧隲云。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其所陳說。皆援經義。不但精於尙書之學而已。蓋亦一代經師。

涓子孟姜

肆中盃鬲敦虜。贖託居多。然如阮氏之齊侯鬻。蒼黝而堅。篆當腹內。雖點賈不能爲也。其文有曰。齊侯受命天子曰。爾期璧玉樂舞。壺鼎鐘鼓。用綴爾大舞。鑄爾善鈇。用御天子之史。涓子孟姜。用祈眉壽云云。涓桓假借李也。太傅歌云。雲雷縶帶交陸離。獸面兩耳雙環垂。篆在腹內難搗槌。一十九行列銘詞。璧玉樂舞鐘鼓司。聽命天子曰爾期。萬年眉壽爲爾祈。

崔氏至唐大顯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蓋不得於其身者。必於其子孫也。即以博陵崔氏言之。亭伯子玉。世濟其賢。而讒忌紛如。厥身弗顯。後亭伯孫烈。爲漢太尉。子玉曾孫洪。爲晉大司農。洪之子孫凡六房。除任於魏周齊者不計。唐相元暉。損鉉沆。出六房。敦禮祐甫。珙植造。出一房。日用出三房。洪之後。凡十相云。其它。如元綜。知溫。慎由。安濟。垂休。神慶。龜從。鄆園。仕至卿相者。則漢司隸崔忠之後。愈忠必厚德人也。推忠後分三祖。變爲東祖。卽爲西祖。寓爲南祖云。

崔州平

崔烈雖名銅臭。州平可云幹蠶。古今姓氏書辨證鈞字州平。草廬人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州平謂爲信然。李太白詩云。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其爲詩人推頌如此。唐宰相仁師。乃烈之十一世孫。中書令湜。又仁師孫也。

漢律

漢書功臣表。慎陽侯樂買之。坐鑄白金棄市。柁侯商邱成。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大不敬。自殺。山都侯王當。坐闌入甘泉上林免。然則漢律私鑄金銀者死。侍祠大不敬者當誅。離宮禁籬。入者皆有罪也。淮南說山云。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然則漢律。殺牛大辟也。光武建武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孔融議馬日磾不宜加禮云。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蜀志衛繼附傳云。法禁以異姓爲後。以上皆漢律。其嚴如是。然科條雖峻。究多忠厚之風。應死罪囚。在獄自殺。吏無譴責。後漢書吳祐傳。安丘男子母丘長。事朝廷遇有大事。掾屬皆許陳奏。後漢書西南夷滇傳。靈帝熹五年。平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膺。建議討伐。乃拜膺益州太守。其它類此尙多。

守令薦士。不拘流品。如李善本李元家蒼頭。誠難意上書薦之。拜太子舍人。見善本傳。又將作大匠公孫志節之蒼頭。地餘後亦仕至督。樞太守見風俗通極貧之戶。官有施棺。周禮小行人注。鄭司農云。轉補之謂轉。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此又後世之所不及者已。

督

後漢書郭躬傳。軍征校尉。一統於督。注。督謂大將。三國時。吳蜀置督甚多。蜀有門下督。馬忠傳。殿中督。卻正傳。張通中部督。典宿衛兵。向朗傳。向寵吳則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孫皎傳。甘甯前部督。凌統右部督。陸凱巴邱督。陸式柴桑督。蔣欽濡須督。虞授廣州督。魯淑夏口督。武昌督。肅之遺腹子附庸傳。孫鄰繞帳督。後爲夏口河中督。孫賁傳。步闡西陵督。召爲繞帳督。蔣欽舉徐盛云。一好萬人督也。其時又稱大督。見孫皎傳。

老子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竟吾日本強。按歷代注老子者。漢河上公。毋邱望之。嚴遵。王弼。鍾會。孫登。袁真。盧景裕。鳩摩羅什。陶隱居。唐明皇。宋徽宗。呂大臨。葉夢得。劉涇。呂惠卿。王安石。王雱。陸佃。蘇子由。此外不可枚舉。道藏別有老子西升經。老子存一經。老子戒經。老子脩身經。老子中經。老子鎮元靈經。老子青囊經。尹喜老君內傳。宣虞老子出塞記。梁簡文老子總記。又有老子化胡經。老君家令。老子內觀經。老子五禽六氣訣等書。皆託名柱下。非出於伯陽也。

怨

揚子雲逐貧賦云。三省吾身。謂予無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怨字讀平聲。與山叶韻。禮儒行篇。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釋文。怨旄元反。亦讀平聲。與親字叶也。

龜屋

於翁詩。鬚櫛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自注。鬚櫛。卽髮美所云。詞陵櫛也。甚近以龜壳作冠。高二寸許。

頭責子羽

晉張敏頭責子羽文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士。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沾而無善賈。爲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己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無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並嘲六子。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我以形。爲子時髮膚。置鼻耳。安鬚眉。插牙齒。眸子擗光。雙頰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踈。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嘗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當知許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竄。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詞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滌澣。栖遲神邱。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僞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則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教爾以養生。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知太原溫融。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翽。此數子者。或塞吃無宮商。或扈

陋希言語。或奄伊多恣態。或驪騷少智諍。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以文彩可觀。意思詳序。攀蘭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餓蟹。籠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窮蹙。到老無所希也。三國志裴注略引數語非全文

朱庫

雲笈七籤。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忽云應得仙。與親友別。云當有迎者。須臾有兩黃鶴下庭中。庫便度世。又有三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則黃鶴仙人。當是朱庫。而閻伯里黃鶴樓記。引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此費禕爲蜀之費禕乎。又一禕乎。蓋不可考。其謂爲荀瓌者。恐非。述異記云。荀瓌憩江夏黃鶴樓上。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乃駕鶴之賓也。則非瓌明甚。

朱鷺

南史劉遵傳。皇太子令云。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則竟以朱鷺代鼓用矣。

褐

褐亦畫中一色。輟耕錄。載王思善采繪法。有艾褐。茶褐。檀褐。鷹背褐。珠子褐。藕絲褐。麝香褐。葱白褐。棠梨褐。鼠毛褐。蒲桃褐。丁香褐等色。方岳詩。野服染成駝樣褐。山花開到雁來紅。褐字正與紅字對耳。

須知

今世官吏赴任。胥徒上所辦事宜。謂之須知。古已有之。宋人有北鄙須知。解鹽須知。池州永豐錢監須知。治圃須知等編。

戒石

戒石碑。采孟昶爾俸爾祿十六字。各府州縣悉立之。聞康熙中。廬陵縣令陸在新。晨起設香案。令人誦此四句。跪而聽焉。亦近於沽譽矣。

交趾

吳黃武中。雖定交南。迨孫休使察戰。調孔僂大猪。交趾遂反。屬晉。毛晃等守之。孫皓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琚。蒼梧太守陶璜等。分遣往擊。建衡三年。汜璜始攻破之。晉書吾彥傳云。將軍薛琚。仗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嘆。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相見當日。軍聲之壯。唐宋以降。中國士大夫。覩交土如彈丸。或致討僅偏師。或擇帥非上將。遂使日南諸郡。淪為左衽。惜哉。

龍王

梁武帝斷酒肉之云。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偏滿在此。又佛本行經云。時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身繞須彌。周圍七匝。山動雲布。以尾打大海浪冠須彌。則五龍王中。又以此二龍王為巨。

浮虛山記

鄧光薦浮虛山記。凡形於太虛皆浮也。地在天中。故地有四游。水包天外。故天曰六幕。人於其間。蚊

納其起滅。蜉蝣其生死也。數語可謂名言。

陳阿平

羅浮志。載陳平詩數首。雅近松陵筆意。朱明洞云。洞天居上真。朱明乃其七。天地自內生。下湧月與日。左右列璇房。東西盡瑤室。四時無冬春。萬劫若倏忽。元化此根柢。衆靈所駢集。世人本醜雞。所見物中物。那知蓬萊宮。不自石壁入。大塊在括囊。真氣自嘯吸。偶遇餐霞人。相從守吾一。華首臺云。神僧駐錫時。天人來五百。華冠何葳蕤。列坐在盤石。爾來二千年。復得建法席。創之自天公。鹿公繼經畫。雙溪夾寺流。一逕穿雲直。危磴時斷續。懸崖或崩折。松門逐地成。石扇自天關。猶狎獅象形。屈曲龍蛇迹。寒花散石牀。靈藥嚼山屐。宴坐合掌巖。恍然悟吾昔。黃龍洞云。清曉騎黃龍。下瞰雙瀑布。天風吹怒濤。飛落西山去。觸石聾厓雷。一往不可禦。人生亦有初。我欲求其故。無形天地始。有形萬物母。訪舊矚天華。荒煙滿中路。水簾洞云。昔持九節杖。三度登羅浮。不用羽翼生。飛上二石樓。水簾何玲瓏。青天垂玉鈎。長嘯瑤石臺。西望崑崙邱。萬里止一氣。沈澹空雲流。常恐遂冲舉。一往不可留。

黃石公

兵書多託名黃石公。不但素書而已。另有黃石公兵書。黃石公祕經。黃石公記。黃石公五學圖。黃石公北斗三奇法。黃石公陰謀行軍祕法等書。

關營

隋之騎兵。十隊爲一團。唐有偏將。唐之府兵。三百人爲一團。團有校尉。

彈子磯

黃巢就戮。具有明徵。榕堂續錄已爲辯之。前年過彈子磯。巢賊經過處也。虎牙桀立。蒼翠刺天。余感而作歌云。猪肝剖破烟蒼蒼。蝦蟇金色驅羣狼。傳宗時輩諸金色。蝦蟇爭努眼翻曹州天下反。南從閩徼窺五羊。飛丸所窺千軍僵。莪莪輪石瀆水陽。到今彈迹遙相望。當時賊勢疇敢當。奇兵只數沙陀彊。絳紅竟天起西方。倏見黃腰升御牀。可憐盧瑋與崔沆。一一垂頭膏劍鋒。環沈皆等相見戮於賊者。英江叢爾雖炎荒。破賊尙有夫人槍。謂秦將成夫人。至今有拖槍運我來。弔古增彷徨危境。業已一再嘗。竇州隅負何陸梁。盜魁幸戮南興王。陳金缸踞信宜。帶稱南興王。旁擾十數邑。余守高日與峴宮保設計擒斬之。梅州猝陷尤披猖。大憝有如金統狂。千斛萬鯢列羊腸。喜傳捷報來程鄉。汪海洋陷嘉應。適余守潮州。飭豐順知縣蓋搗樟樹。問諸山。語會大軍至。賊熾焉。多瘦馬馱歸裝。絕口不言戎事忙。夢中風水與高涼。歷歷猶如眉睫旁。從來劇賊皆誅亡。豈得逃禪雪竇深山藏。

荀子成相篇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尙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明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變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遂其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聖賢。基必張。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木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寒。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主。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郵人。我

獨自美。豈獨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宥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歛黨與上蔽匿。上蔽蔽。失輔勢。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夷。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雖囚。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諂成相。世之殃患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佞。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遺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尊。讒人幸。賢能遁逃。國乃蹶。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列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尙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徒。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緇。春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權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甯。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伎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謁辭不蹶。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治亂以相。相乃樂器。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其音節如後世彈詞。抑揚反側。大招天問之外。刻成一格。荀子世少佳本。且卽有其書者。亦多不讀。因爲錄出。以見周秦之際。文體之變。有如是者。

古以荀孟並稱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孫卿子三十三篇。以荀次孟。其曰孫卿子者。緣漢宣帝諱。改荀爲孫也。至楊倞爲注。更名之曰荀子。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死時。卿年一百三十餘矣。於理恐未必然。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訛。卽如公武言。卿亦百歲餘人矣。其性惡篇曰。枸木必待鑿枘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待礪礪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使皆出於治合於道云云。大指與魯論道德齊禮之意相合。其善者僞也之僞。訓爲人爲。楊倞注意甚明。近世劉端臨先生補注於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句云。台拱案荀子書言僞者。義皆作爲。其於荀子全書。可謂煥然冰釋矣。後儒闢於訓詁。以爲作僞之僞。遂詆卿爲偏駁。冤哉。至其非十二子一篇。俗儒藉口。無論子思孟子。與卿先後同時。猶之朱陸詆譏。不足深訝。况韓詩外傳所引。祇非十子而已。並無子思及孟子也。王應麟定爲李斯等屬入。讀書得間矣。總之荀子淵源出於孔氏。尤有功於諸經。謝夷吾薦王充疏云。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亦孟荀並舉。是去孟子不過一間。卽以孟子言之。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自周易以至老莊爾雅。皆有釋文。獨遺孟子。且有議其書類乎呂覽者矣。有駁益避箕山之說爲無稽者矣。明人賀祥史取之說馮休朋孟。晁說之詆孟。鄭厚叔藝圃折衷。尤以排斥孟子爲事。豈獨荀子一書被人指摘哉。漢書軻食其傳爲里監門然史縣中賢豪不敢殺王軻祖曰史然二字誤劉史記史字在然字上以此例之則年五十爲劉字可無疑議矣

孟子逸文

孟子逸文。散見於經史者。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康成坊記註。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

思之耳。見桓寬論。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記。又按後漢書鄧曄傳。曄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今孟子無此語。亦逸文也。

莊子逸文

藝文類聚第九十卷。引莊子逸文云。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爲勇。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云云。太平御覽所引亦同。郭璞注山海經。亦節引之。而衍與玕琪子四字。子張爲武。世罕知者。爲錄出之。

官寺

漢魏皆臺寺連言。內而門下省。外而州縣。統稱爲寺。門下省曰侍中寺見後漢書靈帝紀尹賞傳便與出臺寺門桓東則令署亦稱寺也今宗人府。古宗正寺也。欽天監。古天文寺也。鑾儀衛。古虎賁寺也。戶部。古司農寺也。工部。古將作寺也。國子監。古國子寺也。詹事府。古率更寺也。家令率更太僕。並稱三寺。儀曹一稱禮寺。大理寺。或改稱祥刑寺焉。唐龍朔中事。漢時雖遠在蠻方。均稱府寺。後漢書南蠻傳。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是也。官舍皆稱寺舍。楊厚傳注。引袁山松書曰。楊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

太微經等書

自楊子草元。紛紛襲效。北周衛元嵩。撰元包五卷。其體例略近太元。以太元義本連山。元包遂襲歸。

。首坤而次乾。詰屈其詞。加之僻字。術家從無用以占卜者。然其人則列北史藝術傳矣。有參兩者。不知作者爲誰。似仿太元元包。益加詭異。其中曰。粵者。猶易之有爻。元之有測也。曰。譚者。猶易之有象。元之有贊也。又有太微經者。明太僕少卿文翔鳳撰。分四經十二贊十六圖六十四諱四表。一曰堯經。以律天道。二曰難經。以律王道。三曰堯經。以律聖道。四曰顯經。以律神道。詞極支離。潛虛差勝。亦不盡出溫公之手。今世所行。朱子所謂泉州本也。

六帖

香山作六帖。孔傳又續六帖以繼之。楊伯巖又作六帖補以繼之。要以白書爲鼻祖。唐蘇冕撰九朝會要。宣宗時敕崔鉉等續之。宋初王溥重輯之。實非溥一人之力也。

西銘

先是橫渠西廡書訂頑。東廡書砭愚。伊川曰。是啓爭也。乃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見近思錄。

蔡茲

朱子十八舉於鄉。考官蔡茲奇之曰。此人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它時必非常人。見文公年譜。

闔相畫

宋龍圖蔣璨。之奇猶子。其數園素自錄稱之奇爲伯考少師也。跋闔右相畫蕭翼賺蘭亭云。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想見其畫之妙。然翼事距立本甚近。且闔涉昭陵。何敢公然圖繪。此五季畫師僞作耳。本朝乾隆中。蔣文敏溥。購得古本孔子弟子像五十九人。進之中祕。確爲右相筆也。

尙書異文

班固地理志。引禹貢多異文。如鳥夷皮服。海瀕廣瀉。瑤瓊篠蕩。鳥夷卉服。被盟豬。至于倍尾。又東至于體。四奧既宅。它如劉愷長吏行服議。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平辯古通也。朱寵嶺山石闕銘。九山甄旅。甄棄古通也。其堯典之文思安安。漢儒均讀晏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兮。掛稷契與爲朋。注。尙書考靈曜曰。放助欽明。文寒晏晏。范書邳壽傳何做疏曰。誠不循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注引康成尙書考靈曜注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今盤庚篇云。今予其敷心腹。官賜。乃大誤也。當作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見文選魏都賦。注下句歷字。當屬上讀。此外六經古義。與今異讀者。如吳志陸績傳注。魏志劉靖傳。晉書劉宏傳。皆以舉善而教爲句。東觀記序論章帝云。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包咸論語注。孝于惟孝者。美孝之詞也。友于兄弟。薄於兄弟也。潘岳閒居賦亦然。唐王利貞易州石浮圖頌亦然。但于作乎耳。利貞詞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若曾子固讀朔南暨聲教爲句。則不知何本耳。錢塘有丁傳者著魯齋述得辨之。

塞鷺

枚乘兔園賦。若乃附巢塞鷺之傳於列樹也。章樵注。附巢塞鷺。皆水鳥鷓鷯之屬。

戎昭

陳世官名。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顏師古匡謬正俗駁之曰。左傳戎昭果毅。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此言理戎之體。須明果毅。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使稱師出將軍乎。匡謬正俗非完書師古卒時藁草才半部缺未終見其子顏楊庭進匡謬正俗表

木棉

種棉之法。以稽華譜爲最詳。謝疊山有謝人惠木棉詩。詩中言江東無木棉。乃角齒不兼與之理。則宋季三吳猶未植也。據邱濬大學衍義補。木棉至明世始徧布天下。宋元間雖傳其種。民間尙不多云。

丁斐

東坡烏喙本海獒詩。中有云。盜肉雖小疵。鞭箠當貫汝。語有所本。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太祖嘗謂左右曰。我之有斐。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木禾

郭景純木禾贊。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播讀平聲叶波。

次山集序

李玉溪元次山文集後序略云。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飲。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納孫。競於跳走。剪除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河。不知其載。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應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蝨。櫟蟬出毒。刺眠楚齒。不見可視。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辯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世以玉溪賴祭。工於駢儷。豈知散行之奧。階一至此乎。

樊川集序

裴延翰樊川集序云。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夏厲。旁紹曲撫。絜簡渾圓。勁出橫真。滌濯滓穢。支立欹倚。呵摩戰如。瘞火煦焉。爬梳痛癢。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衝後鑿。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迅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噎暗。變切韶護。其屹瘳疾害。隄障初終。若濡囊於未焚。音難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醲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其餘述論讚誡。輿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綿遠窮幽。醲腴魁響。筆酣句健。窈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衝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掇斷治本。纏幅道義。鉤索于經史。舐禦于理化也。延翰名不甚顯。而文之迥拔如此。李朴評唐人文云。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謂牧文尙在劉夢得之下。

口箴

姚梁公崇口箴曰。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譏。斯言不善。千里遠而。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搖爾舌。以迷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最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文字微明。篇有云。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較口箴尤簡切也。又按傳鷓鴣有口誠其詞云。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亦不知文子之醒快。

伎

伎非美德。乃顏魯公離堆記。頌鮮于仲通云。卓爾堅伎。毅然抗直。魯公蓋本後漢書桓鸞傳云。每至京師。未嘗會楊氏。其貞伎若此。

驛卽釋字

漢李翁折里橋都關銘。釋散關之潮濕。徙朝陽之平慘。釋即釋字。潮濕即潮濕。慘與燥同。漢碑之農夫譯來辭榮澤賦俱即釋字。釋釋未釋賦也。逸周書命訓解以縛繞當天之禍以斧鉞當天之禍即賦斂字也。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殷公。王公立形告南面統有繁露並統字也。

沆瀣 梁武帝時洗馬到沆字茂瀣

張平子思元賦。瞻青岑之玉體兮。發沆瀣以爲糧。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出陵陽子明經。見王逸詞注。俗以爲露華者非。

墜形

淮南墜形訓。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聲。林氣多癡。木氣多偏。岸下氣多腫。谷氣多痺。邱氣多狂等語。卽千古地師之祖。堪輿家以地脈之旺衰。決人丁之多寡。祿命之休咎。疾痛之顛連。大指悉本乎此。

地理四則

地理之說凡二宗。一宗廟之法。宋時王汲傳之。今世習之者甚少。一江西之法。肇於人楊翰筠松。其說主於形勢。以龍穴沙水爲要。至今學者師之。筠松一稱楊救貧。見宋史藝文志。相傳唐末人。官至金紫充祿大夫。黃巢亂後。往來虔州。所著有撼龍經。崑崙山龍脈絡。貪狼巨門等九星。子癸並甲申貪狼一語。行壬卯乙未坤五位爲巨門乾亥辰巽連成武曲名酉辛丑艮丙天星。疑龍經。則上篇言枝幹。中篇論尋龍。下篇論結穴。即破軍寅午庚丁左右弼四星臨廉貞歸五位諸星順逆行詳換星圖訣。又天玉經。內傳三卷。外篇一卷。近潘公思集爲簡而附以疑龍十問。又葬法倒杖一卷。臆二十四沙葬法。又天玉經。內傳三卷。外篇一卷。近潘公思集爲簡而善理氣。曾文迪者。筠松之高弟。著青囊奧語廖稱者。陳希夷弟子吳克誠再傳之徒。著九星穴法今地師培築則制之法皆起於瑞賴布衣者。名文俊。嘗官於建陽。自號布衣子。著黃帝篇二卷楊會廖賴。是爲地理家四大宗。

馬。此外如朝鮮鳩林大師道說。一行之徒其母崔氏女因食巨瓜而有娠南唐之何溥撰靈城精義宋之蔡牧堂。及子元定。牧堂有發微論元定病苦郭璞葬書無雜訂爲八篇元之劉秉忠。秉忠有玉尺經明之劉青田。撰披肝瀝膽經或疑筆架科名應有分滿沐牙笏世爲官語爲太爾非出於其俟改。皆稱巨眼。並號大家。上中下三元。其說出於何溥。以甲子六十年爲一元。配以洛書九宮。歷上中下三元爲一周。歷三周五百四十年爲一運。與皇極經世相仿佛。豈邵子曾見其書歟。明人李國木。輯地理大全初集三十卷。凡郭璞葬書。唐邱延翰天機素書。楊筠松龍經等書並列焉。而附以自撰之遊庵策古。二集二十五卷。凡曾文迪青囊序。吳克誠天王外傳等書並列焉。而附以自撰之索隱元宗。專論巒頭理氣地理之學。備於是矣。

此外如萬歷時。羅拜地理總括。黃慎堪輿類纂。人天共寶。徐之鑣羅經頂門針。沈昇羅經消納正宗。蔣大鴻地理百鏡歌。梅自實定穴便覽等篇。其論二十四山。陰陽局勢。及特生塚阜。翦水裁局。俱有可探。而葉泰山法全書。大旨以楊吳二家爲主。其論巒頭理氣。悉本筠松。在諸家中尤爲翹楚。若無名氏之寸金穴法。則妄謬不經矣。寸金穴法梅汀州王氏墓如巽武跌坐形龜蛇俱備郭璞定穴於龜眼又安一穴於蛇頭子孫富貴不絕可爲嘖飯矣

陸氏埤雅。引五姓祕要曰。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渡水。欲如斲木之飛翔。又引葬書曰。若龍若鸞。或驚或盤。又云。小頓大起。宛轉如盤龍。奮迅如舞鶴。謂之住岡。今五姓祕要等書。多佚。按虎鈴經。有山勢一篇。其文云。山如盤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山如鳳凰。翅翼開張。羣隊十萬。挾隴帶岡。前銜印綬。後有回翔。山如飛龍。支翼遠通。或驚或躍。乍橫乍縱。山如母狗。頭拳尾就。腹內乳兒。頂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岡前合。隱若藏車。山如麒麟。乍立乍蹲。羣從數萬。朝者數人。山如臥牛。屈膝拳頭。三光照覆。兩水分流。旁帶林隴。依附土邱。山如伏鼈。四方無缺。清泉東流。亢陽下歇。二門起高。一戶雙闕。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美草茸茸。前如雀躍。後如鷄籠。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仰搏。開拓胸臆。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居也。愚謂似此地形。可以屯軍。可以圖墓。勝與地師黃撥沙輩語也。

空青

黃庭經。惟待九轉八瓊丹。注八瓊者。朱砂雄黃空青琉璃黃雲母戎鹽硝石雌黃。按此八物中。空青最不易得。本草云。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庚辛玉册云。空青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効。曾青刑如黃連。曾空二青。皆寶物也。又按淮南子墜形訓。黃埃五百歲生黃頰。黃頰五百歲生黃金。曾曾八百歲生青頰。青頰八百歲生青金。曾青卽青曾耶。

碧玖

乾隆以來。玉器中之翡翠碧璽二種爲尤貴。金樓子碧盧似玉。猗頓別之。白骨似牙。雌婁別之。碧盧豈卽碧璽類乎。例文作碧霞璽。而思補齋筆記。作碧玳玖云。例文者謂兵律私越關津一條。

琺瑯

琺瑯以明景泰年製爲最佳。錢虞山餽王師禮單。有琺瑯銀壺一具。琺瑯鼎盃一對。琺瑯鶴盃一對。

洗

黃山谷詩。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甕洗。按洗之爲器古矣。山左金石志。有漢永元鸞魚洗。口徑七寸。文震亨長物志。述洗式尤多。曰葵花洗。磬口洗。四捲荷葉洗。捲口蔗段洗。雙魚洗。菊水洗。百折洗。梅花洗。方洗。魚藻洗。葵瓣洗。鼓樣洗。凡十餘種。

甌瓠

爾雅之康瓠。李巡本作光。訓爲大瓠。埤蒼作甌。字林作甌。

硯二則

伊墨卿先生守惠州。以歸善奸民陳亞本事。忤制府吉慶。劾戍軍臺。後督臣倭什布平反之。吉公曰。墨卿事既白。擢守廣陵。近得一硯。上有先生銘云。惟硯作田。哉歌樂歲。墨稼有秋。筆耕無稅。其硯奇古。端溪硯譜云。端石外有黃鵠陂。新去方見硯材。宋高宗云。端研欲如一段紫玉。磨之無聲。不以眼爲貴。

紀文達公第九十九硯銘云。西洞殘石。今或偶有。其出雖新。其生已久。譬溫太真。居第二流之首。

九客

沈括夢溪自誌。琴棋禪墨丹茶吟談酒。謂之九客。

九曜石

九曜石。本在廣東學使池中。歐陽方伯借其一。安藩署東齋。上有樂洲二字。旁書米黻元章題。又有時仲公嗣積中同游。元祐丙寅季春初八日。題十八字。趙公慎畛作小團焦蓋之。命之曰借石亭。

米公獲硯帖

米南宮獲硯帖云。僕今日獲天下奇硯。石佳發墨。眼大如錢。今歲有此奇獲。真丙辛天地合也。蓋公以辛卯歲辛丑月生。獲硯之年爲丙戌。故云然也。宋史米芾傳。誤稱芾卒時年四十八。而真跡流傳。在四十八歲後者甚多。惟張青父。名丑號米庵。考證爲詳云。米公以皇祐二年辛卯生。以大觀元年丁亥卒。年五十七。足糾史誤。茲硯獲於丙戌。其年蓋五十六歲云。丑因得米公寶章待訪錄。墨跡名其室曰寶米軒。凡清河書畫

舫真跡目錄。法書名畫見聞錄。南陽法書長。南陽名畫表。清河書畫表。皆其所撰。收錄之家。多資以別真偽。視朱存理之珊瑚木。蘇頌琦美之鐵網珊瑚。郭若虛之圖畫見聞志。汪劍玉之珊瑚網。孫承澤之庚子銷夏記。高士奇之江村銷夏錄。王永譽之式古堂書畫考。倪濤六藝之一錄。皆述。而無不及丑初名謙。德瓶花譜。乃其少作。故題曰張謙德編。

韻趣

書畫皆以韻爲貴。山谷云。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也。病韻謂少韻也。唐志契云。作畫以氣韻爲本。讀書爲先。紀文達公以爲確論。惲南田云。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有韻有趣。斯謂之筆墨。皆本山谷語耳。

論畫十則

帝王工繪事者。魏則高貴鄉公曹髦。畫史列其新豐放雞犬圖。二疏圖。黃河圖。盜跖圖。凡四卷。晉則明帝。畫史列其史記列士圖。息徒蘭圃圖。洛神賦圖。穆天子晏瑤池圖。漢武回中圖。畋游圖。瀛洲神仙圖。維川風土圖。凡八卷。梁則元帝。畫史列其文殊像一卷。游秦苑圖二卷。芙蓉湖醮鼎圖一卷。鹿圖一卷。鶴鶴弄陂澤圖一卷。其六卷。李嗣真畫品。列髦於下品之上。晉明梁元。並下品之中。此後則宋宣和明宣德。俱極精能。並臻絕詣矣。

穉叔夜亦畫中高手。裴孝源公私畫史稱。康有師子隱象圖。巢山洗耳圖。李嗣真續畫品。下品上凡四人。爲高貴鄉公。毛惠秀。史絜。穉叔夜也。馮衍顯志賦意料愜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貢黍。季賢注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世人知洗耳事者多負黍有墓世罕知者爲附記之。

唐書李嗣真傳。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嗣真天才開敏。鑿古尤精。其續畫品錄一編。臚上中下九品。漢魏以來作者。粲然在目。在唐人說部中。最爲可貴者已。畫學祕訣語多冗沓斷非出於王右丞也。

郭恕先絹本岳陽樓圖。高僅一尺五寸。闊只一尺四寸。而界劃精細。樹石蒼古。尺幅間具洞庭偉觀。燕文貴匡廬清曉圖。色澤醇古。山巒重疊。皆用重墨渲染。而樓觀橋船。界畫殊覺謹嚴。阮文達公曰。以此知北宋人筆墨皆極工緻。尺幅寸紙。非數句不成。後人妄稱澣墨。頃刻而辨。豈得謂之畫哉。

宣和畫譜。有黃居寶架上銅鬚圖。唐忠祚柘枝銅鬚圖。趙昌芙蓉銅鬚圖。卽今蠟鬚雀平。

畫師好襲前代高手之名。倪瓚以山水名家。前此宋有楊瓚。工墨竹。唐有史瓚。工鞍馬人物。瓚代名畫記此外如宋旭董旭。馬麟莊麟。徐熙郭熙。林良楊良。祁岳顏岳。戴嵩李嵩。戴顏嶧。不一而足。

黃峇雖刁光允之弟子。然峇之著色。青黃紅白。若堆漆然。以手摹之。色與絹平。較之刁生。大有出藍之勝。高房山雖師二米。然水墨中。間用泥金。以肖朝霞落日之態。金墨相間。古今所無。張蛻庵詩云。前身宋方老於菟。非過譽也。馬和之。鄧風唐風。繭風陳風等圖。尤爲逸品。惲壽平山水草樹。全出和之。南田於人少許可。而王石谷十萬圖冊。南田贊不容口。並題其萬卷書樓。云此卽雲林清閨閣也。十萬圖者萬筆兩萬點。青連萬擊。爭流萬山。雲起萬松。翠萬卷。書樓萬樹。秋聲萬峯。飛雪萬橫。香雪萬里。晴光也。山西通志。麓臺山在祁縣。其形似臺。上有龍洞。別有小洞二。一則龍孫據之。一則昭餘祁之神潤濟侯據之。禱雨輒應。王司農名原祁。故字麓臺云。麓臺亦能人物。按四庫全書萬壽盛典百二十卷其圖繪乃宋駿業王原祁所製。

王石谷畫中凡與驕駝馬之屬。多命其弟子楊晉子鶴爲寫之。或以此爲石谷之短。按吳道子亦然。鄭槩開天傳信記。吳道元章無忝陳闔。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元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貓猴猪猡。四足之屬。章無忝主之。蓋技有專長。工期盡美。此不足爲石谷病也。國初有浙人許虎頭。爲金布政世揚畫廬山栖賢寺五百羅漢圖。凡二百軸。見廬山志。黃馮瑛馬去卿田景延。皆金源畫師。張觀沈銓吳璫莊麟及伯顏不花。並元季能手。黃誤見石渠隨筆。瑛見竹譜。詳錄馬雲卿學吳道子。見秋潤寫田景延。見靜修集。馬與田又均見遠山詩中。璫字竹莊。麟字文昭。伯顏不花者。據唐居上官江東。兼訪精於山水尤。古觀雲松。

畫師高手。不傳於世者甚多。高江村云。晦翁集中。有頌祝生畫長句。又有觀祝孝友壽卷二斷句。又有祝孝友作枕屏小景。似霜餘茂樹名之一詩。祝生何人。晦翁吟咏至再至三。其佳可知。而圖繪習鑑。竟未之錄。超按元時有何祕監者。名澄。官圖畫總管。世爲燕人。年九十餘。趙松雪跋其歸去來圖云。人物樹石。一一皆有趣。與張承旨疇齋書。並稱二絕。子昂書臻絕詣。畫極精能。固不輕許可者。而服膺其人。一至於此。其佳可知。而今世亦罕知者。

閨閣工書

閨閣工書。除衛夫人以外。夫人名鑠字茂漪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衛恆從孫集古錄云。安公美政頌。石壁寺鐵彌勒像頌。並房璘妻高氏書。陸友研北雜志云。顧野王玉篇。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二娘。寫楷法殊精。尤奇者。唐貞元中。有陳燕子丁。兄義道爲沙門。兄妹合書小字法華經一部。其字視褚爲莊。視顏爲逸。墨蹟爲高江村購獲。未有獨庵比丘道衍及龔芝麓等題。芝麓稱與善女人智珠合十拜題尤爲希世之寶。黃鉞兩朝恩賚記。有唐僧義道。妙法蓮華經墨刻七冊。卽是經也。疑真跡已歸上方矣。

華山碑

漢西岳華山廟碑。題郭香察書。洪适云。東漢循莽禁。無雙名者。郭香察書。謂察蒞他人之書。唐徐定爲蔡中郎書趙嗣亦云。按碑文。京兆尹敕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遺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顯然二事也。

堯山

初學記二十四卷。引王韶之始興記云。含洹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又水經洹水注云。堯山盤紆數百里。嵒巖迭起。冠以青林。興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堯行宮所。則放勳亦嘗黃屋省方。不獨虞帝攬蒼梧之櫛也。又以酈注盤紆數百里一語推之。則今滄沈上下大廟香爐諸峽。皆古堯山之巖岫矣。

古籍譌字

山海經。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爲帝江也。

記文選注引此經。竝作神鳥。則焉字確爲鳥字之譌。史記。楚懷王名槐。宋方回跋詛楚文。謂文中之熊相。卽懷王。其考證頗詳。具載於方勺泊宅編。則史記槐字爲字形之誤。又後漢書趙岐傳。著妻子章句。要卽孟字。古孟字作鼃。鼃與相似而誤。

張果毛仙

岑嘉州曾見張果。集中有謁張果先生詩云。吾君感至德。元老欣來詣。昌黎守潮郡。亦嘗遇毛仙翁。告以所歷官。其後悉驗。見程俱韓文公歷官記。何唐時之多異人也。

韓仲卿

昌黎父仲卿。曾爲武昌令。邑人立石頌德。李太白爲其文。後終於秘書郎。舊唐書云。父仲卿無名位。誤甚矣。不但仲卿仕宦。如少卿雲卿紳卿。皆至丞郎。公子昶。登第於長慶間。孫逵。咸通七年狀元及第。

柳州世系

元魏柳慶。兄弟五人。鸞慶虬檜鸞。慶仕至左僕射。子厚七代祖也。三子機旦肅。旦爲隋黃門侍郎。子厚六代祖也。

琅琊王氏

晉光祿大夫王覽。太保祥之弟生六子。曰裁曰基曰會曰正曰彥曰琛。裁生導穎微。基生含敦。會生舒還。正生廩曠彬。琛生稜侃。凡有名於六代。如珣珉曇首僧達僧綽騫儉規褒僧虔筠曷。皆導之後。胡之秀之。並廩之後。羲之獻之。並曠之後。彭之彪之。並彬之後。王氏族望極繁。然以瑯琊爲最盛。本朝康熙

中尚書米公思翰四子。曰內大臣貞襄公馬斯略。曰大學士文穆公馬齊。曰內大臣勤恪公馬武。曰總管莊愨公李榮保。如襄烈公傅清。大學士文忠公傅恆。皆莊愨之子。果烈公明瑞。伊犁將軍奎林。大學士文襄公福康安。大學士文襄公明亮。並莊愨之孫。福文襄之昆季。曰福靈安福隆安福長安。俱躋一品。均傳文忠之子。計米公之後。凡爲宰相者四人。可謂極盛矣。不減瑯琊王氏也。

王裴並稱

明人韓昌箕。撰王謝世家三十卷。抑知東晉始推王謝。晉初惟數王裴。世說云。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是其證也。迨於唐世。謝氏已不甚顯。而諸裴達者益多。唐書宰相世系表。西眷宰相有寂矩。中眷宰相有遵慶樞贊光庭。東眷宰相有居道休瑄冕度。其居洗馬川號洗馬裴者。宰相有談炎。卽未躋台輔如裴寬兄弟輩皆明經刺史。治第東都。八院相對。極一時之盛。以表方謝。過之遠矣。

錢氏之盛

龍眠三李。系出南唐。孟昶諸孫。進士及第。然十國之後。要以吳越爲最繁。絳雲樓書目譜牒類一門。有吳越世系歌。吳越錢氏分派略。其閱閱之華。可以想見。

眉山六子

東坡生邁迨過。子由生遠迨遲。坡詩合稱爲六子。有云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又云我家六男子。樸學非時新。又云六子晨耕筆瓢出。衆婦夜績燈火共。

小兒名入詩

放翁喜小兒輩到行在詩。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轉木。遺山秋蠶詩。朝來飼却上馬桑。隔簾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璋墨滿面。晝徹灰城前致語。按以兒輩小名人詩。唐人甚多。其格自晉宋間始。泉明責子詩云。阿舒已十二。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述。雍端年十三。不識九與七。通子垂六齡。但覓棗與栗。又謝混詩云。阿多標獨解。弱冠纘華廕。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

尺赤通

蔡條鐵圍山叢談。慣以赤字代尺。二字古原通用。宋玉鈞賦。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放翁詩。詞官粟一囊。不瞻軀七赤。聯翩三兒子。俱作鸛雀碧。

頰

以頰字代角字。坡詩有焉。其句云。中和堂上東南頰。獨有人間萬里風。又以鍋字入詩。有句云。乾鍋更戛甘瓜羹。

鼻煙

洪稚存先生七招自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煙。皆列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又杭大宗嶠谷馬君傳。君迎駕江壩。疊蒙恩贖。賜御書石刻貂緞荷包鼻煙壺等物。則鼻煙之起。當在乾隆之初。是物最難藏弃。東坡寄周安孺茶詩云。苦畏梅潤侵。暖須入氣嗅。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漬。似爲鼻烟脈也。

鍾馗

宋時。歲抄挂鍾馗像。放翁詩中疊見之。新歲詩云。改歲鍾馗在。依然舊綠繡。老庖供饈餼。跣婢喫區

蘇又歲首書字云。中夜祭餘分餽餼。聖明人起換鍾馗。又辛酉除夕云。登梯挂鍾馗。祭竇分其餘。又開歲陰雨連日未止云。應時餽餼聊從俗。耐久鍾馗儼在門。並注云。予貧甚。今歲遂不易鍾馗。

五言似詩者

傅大士偈云。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二語似晚唐人。虎鈴經結營統論云。將軍居青龍。旂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太陰。馬融長笛賦。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長萬懷逆謀。渠彌不復惡。皆似五言古詩。

鄧魴

香山有讀鄧魴詩云。未及君姓名。疑是陶潛詩。天不與爵壽。惟與好文詞。則魴詩必佳。惜傳世者少。

何山

湖州諺云。金蓋戴帽。要雨就到。金蓋謂何山也。因何楷而得名。楷名不見晉書。惟沈約宋書何子平傳云。曾祖楷爲晉侍中。

吳羌山

吳均入東記。吳羌山者。漢高士吳羌。避王莽之亂。寓居此山。後人名焉。宋沈麟士講經教授於此。從學者數百人。時爲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閉門教授居成市。今南史作差。蓋字之訛。

樊宗師文

絳守園池記。除瀑三尺餘。涎玉沫珠。蒼官青士。與槐朋友。寶龜靈犀。文文章章。桃李蘭蕙。神君仙人。

。提鵬挈鷲。素女雪舞。數句外。多不可解。支遁坐右銘皆禪語。惟人生一世。消若露華。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四句。略近儒家。

甄鸞

甄鸞者。北周司隸校尉漢中郡守。凡周碑算經注。孫子算經注。術數記遺注。五曹算經注。五經算術。皆鸞所撰。蓋北朝博洽多通之士。非庾闡成輩僅工文藻者比。

溫子昇

溫鵬舉詩云。桐華引仙露。槐影麗鄉烟。宛然沈宋語。元暉業贊以含任吐沈。信不虛也。又按子昇有大覺寺碑云。置須彌於葦蕩。納世界於微巖。葶靡句不知何本。俟攷。

易緯

易緯乾鑿度。乾爲天門。坤爲人門。巽爲風門。艮爲鬼冥門。四語奇絕。張平子獨體賦云。取耳北坎。求日南離。使東震獸足。西坤授腹。亦本易緯也。乾鑿度云。乾爲頭首。坤爲胃腹。兌口離目。艮手震足。

房千里

唐房千里。與許丁卯相善。其留粵愛姬。改適韋氏。許作詩寄之云。爲報西游滅離恨。阮郎才去嫁劉郎。然千里博洽多聞。著述視許爲富。如竹室記云。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垢。故膏盲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脊欲燥。蓋深於靈素之學者。又如所撰投荒雜錄。古來嶺南軼事。頗賴以傳。廣輿記稱。雷州雷神。爲陳時陳文玉。由雷震巨卵而生。有文在手曰雷州。後拜本州刺史。雜錄亦略同。而官閥姓名。則作牙門將陳義。輿記後人所輯。自當以千里之說爲確。又如骰子選格。雖文人游戲。而唐時官制見

焉。唐書藝文志云。千里字鶴舉。太和初進士。高州刺史。

寄生

劉基伐寄生賦。疣贅蛭嘍兮。枝牽蔓縈。瘠人以肥已兮。偷以長榮。然爾雅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薦。郝懿行疏。備引本草諸書。且云同幹異條。自成叢茂。雖名寄公。獨標高異。亦猶兔絲女羅。附物而不易其操。故詩人並致諷詠焉。則是物且爲嘉卉矣。

木三則

世因匠石寓言。詆樗爲不材之木。其實樗與栲。均非棄物也。管子五粟之士。其柘其樗。與柘並稱。淮南子。十二月其樹樗。注可爲車轂。今江淮間。樗炭爲最。樗林冬炭。見於坡詩。豈一無可用之木哉。栲亦二種。有山栲下田栲之別。王符潛夫論云。後世聖人。易以棺槨。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栲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是栲之爲用。且有可爲編枅之需者。唐劉禹錫。立秋前後。製栲根餛飩。取栲根一兩和麵爲之。見山居清供。爾雅疏稱。山栲葉多鋸齒。可爲車軸。樗栲漆相似如一。固當分別觀之耳。

陸士衡詩。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語本管子。今管子非全書也。讀李善注可知。管子且非完帙。孔叢珠隱之展成箴膏言起廢疾乎。

松之三鬣者。曰孔雀松。見酉陽雜俎梅之一帶三花者。曰品字梅。九言梅花詩乃釋中峯所作。橘不踰淮。榕不過贛水。楡者大可下圍。實小如柰。南海人樹之固隄山。檢者新會縣圭峯最多。可以染布。

記煎

沙門心印曰。記煎。隋煬帝致天台智者書。南岳禪師親所記煎。又山谷黃龍心禪師墓誌。庭堅夙承記

菑是也。一說瓦券曰菑。洪稚存晉太康五年。買地菑歌。董君好古無一田。一瓦乃直二百千。抱瓦日向高齋眠。

器玩四條

古人無珍奇之玩。木中之梓。卽爲至美。樂器琴瑟酒器之罍。皆梓爲之。公卿方得用金罍。天子方得用玉罍也。

分支卽今合同。鋤笛猶今撲滿。魏了翁詩富歲先占訟鋤稀亦撲滿類也。香毬一稱金鑊司馬相如美人賦釜鑊露香溺器一名漩盤。見周公謹志雅室雜鈔簫局熏籠也。寶子被爐也。

元人趙青山論琴詞云。妙處在一聲清拙。自注。道士朱復古。善彈琴。爲予言琴須帶拙聲。若太巧則與箏阮何異。紀文達公曰琴派各家不一而清微淡遠惟虞山爲最。虞山謂嚴道微常熟人也。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注甚簡。不及李巡舊注之暢。左氏昭十六年。正義引巡注云。好孔也。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也。又按元微之蠻子朝詩云。清平官繫金祛嗟。求天叩地持雙珙。以珙代璧。究未爲穩愜也。

旒窩

宋世樞垣官屬。號爲旒窩。至政和初。其權愈重。見燕翼詒謀錄。一甲第三第二。均稱榜眼。朱嚴以第三二人及第。王元之贈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見魏道輔詩話。

王仁裕

五代王仁裕。生平作詩至萬首。蜀中人以詩窵子呼之。出使荆南。高從誨出十妓。彈胡琴侑飲。仁裕卽

席賦詩上從誨云。紅粧香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一條。荆人傳誦。然洪邁容齋隨筆。摘仁裕開天遺事。最列謬者四條。一梁公姚崇。非開元初作翰林學士。一代公郭元振貶死十年。張嘉貞方入相。而謂是嘉貞之培。一張九齡去位十載。楊國忠始待官。而云九齡不肯造國忠之門。一蘇頌作相時。張九齡尙未達。而云九齡覽其文字。稱爲文陣雄師。似此四端所駁詰。皆確當之至。蓋仁裕蜀亡至陝。采摭民間。得遺事一百五十九條。雖分四卷。實皆委巷之談。傳聞不無失實。宜容齋之指摘也。容齋又嘗痛駁王遇中說薛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而文中子世家云江都雜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語如嚙語矣

仲蒙等書

仲蒙一書。艱澀無味。卽續孟子之林慎思所撰。中有槐里辯三篇。干祿字加山。知道字加水。求己字加石。又有澤國紀三篇。宏文字加戈甲。如愚字加未旁。盧乳字加瓦旁。其謬極矣。第慎思不受巢賊僞官。罵賊而死。取其忠可耳。近世有吳氏學舫一書。謂嬰兒頂有髮漩。爲人之河圖。黃河居中。衆水分流。爲地之河圖。三垣五行。日月列宿。爲天之河圖。又陸奎勳陸堂易學。謂伏羲但畫八卦。黃帝始立乾坤八卦之名。堯舜加以屯蒙諸卦。伏羲乃方圖。黃帝唐虞亦方圖。連山歸藏乃圓圖。其誕與仲蒙等。

香山二則

白香山母。不得共死。始發狂。以葦刀自剄。人救之而免。後卒斃於坎井。高彥休唐闕史。記其事。陳直齋香山年譜。全錄之。直齋博洽多聞。馬端臨經籍考。摭直齋書錄解題及臧公武讀書記。當時江州之貶。卽因言者謂香山之母。看花墮井而死。緣是左遷。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刊。唐闕史無此一條。殊不可解。

白詩好用當時里巷地名。酬張十八云。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濱。酬吳七云。君住安邑里。左右車。唱。寄元八云。歸來昭國里。人臥馬嶽鞍。哭李三詩云。去年渭水曲。秋時訪我來。今年常樂里。春日哭君回。又夢與李七庚三十三同訪元九云。同過靖安里。下馬尋元九。似此甚多。未免太質。然如寄微之詩。

云。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於雲。又夢游春詩云。裙腰銀線壓。素掌金篋蹙。帶纏紫蒲桃。袴花紅石竹。又何其旖旎也。

包明月

五言五句。格調尤不易工。梁宮人包明月歌云。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此外有沈充前溪歌。亦只五句。

酈炎趙岐

後漢書酈炎傳。載其詩云。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茱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古歌麻二韻通用。又趙岐傳云。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四語卽墓銘也。嘉何叶韻。自爲墓銘。蓋自岐始。章懷太子岐傳注。出決錄序。常以元冬。嘉黃髮之士。姓元名明。字子真。與余脩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夫立說者。書何必託言夢境。岐亦可謂諷矣。

同姓名者

後漢兩劉寵。皆宗室。一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官會稽太守。選一大錢者也。一陳敬王羨之曾孫。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嗣封陳王。見害於袁術。四劉歆。一劉向之子。一昌城侯劉植之從兄。字細君。一更始之子。封穀熟侯。一桓帝之左丞。見桓彬傳。漢宣帝之子爲孝元帝。後漢靈帝之祖淑。亦諡孝元皇。世帝紀追封皇祖爲孝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皇后。考爲孝仁皇。夫人甄氏爲慎。貴人然桓靈追尊其祖父均只稱皇。桓帝紀追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考爲孝仁皇。夫人甄氏爲慎。貴人然桓靈追尊其祖父均只晉秦凡數人。漢路博德馬援陳登。魏夏侯惇。晉陶延孫秀葛洪。晉秦索陵。朱買臣凡二。一漢會稽太守

伏波將軍。漢魏

。一梁宜猛將軍。乃奄人官武昌太守爲蕭繹劾鷹犬沈肅棟等弟兄於水者唐有王珪。宋亦有王珪。漢有李善。唐亦有李善。唐。蔡京。宋亦有蔡京。如唐之兩李珣同時。本朝之兩于成龍並世。則尤奇矣。本朝蔣虎臣先生名超。前此言有將超官北軍中候曾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等屯夏口以拒陳敏敏不敢闕境見劉宏傳

百號將軍

梁武帝普通六年。定百號將軍凡一百二十五。將軍二十八。班其爾朱仲遠之定洛大將軍。仍不在其數。陳世官制。多本梁也。天監七年。置十二卿。太常宗正大司農爲春卿。太府少府太僕爲夏卿。衛尉廷尉大匠爲秋卿。光祿鴻臚太舟爲冬卿。太舟卽部水使者。詳隋書百官志。

賴恭

三國志蜀先主傳。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此奏先列超者。蓋馬氏爲西州右族。曹瞞所畏。新來歸附。故首列之。吳志薛綜傳。稱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是奏列名法正之上。蓋亦有時望者。華陽國志。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李朝所撰。則是表當亦由朝製矣。益部耆舊雜記朝弟兄號李氏三龍

古書多淆亂

古書多爲後人屬亂。如莊休之外篇雜篇。有漢人攙入語。其改田恆爲田常。卽確證也。馬遷之史記。馮商孟柳均曾續之。見劉歆七略。漢章帝時。又曾詔楊終刪之。見終本傳。則今之遷史非原書也。蒼頡篇曰。漢兼天下。則非李斯語也。本草多漢世郡名。恐非神農作也。易林繇詞。世疑有崔篆增入者。亦非焦氏本書也。

三蒼

三蒼者。蒼頡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楊雄作。傍喜篇。賈魴作。總曰三蒼。其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則樊恭撰也。見隋唐經籍志。漢世同爾雅合稱蒼雅。蜀志岑敏傳云。尤精蒼雅。是其證也。與凡將急就。並爲小學家之祖。

漢晉人五言之似詩者

漢費鳳碑。其後悉五言韻語。有云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篲。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晉時襄陽小兒歌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又崔鴻崔氏家傳。載河內人爲崔瑗歌云。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灌溉。決渠作甘雨。續安帝紀。淮泗人歌司馬休之云。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雄尙緝撫

後漢書。張宗法雄等傳贊。江淮海岱。虔劉寇阻。具誰清之。雄尙緝撫。晉書劉頌傳。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唐書張嘉貞傳。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崔鉉傳。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以上四條。句法相類。

大鸚

晉書韓友傳。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獲者爲善。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爲吳郡太守。鸚鳥不

知何狀。淵鑑類函。又引作鶴鳥。書以俟攷。

石經

蔡中郎所書石經碑。共四十六枚。見本傳註。近時杭大宗以書丹不止中郎一人。並以顧亭林攷據猶略。誤石經攷異二卷。蓋漢魏北齊唐宋蜀。均有石經。

趙佗

趙甌北先生云。漢書趙佗卒於建元四年。其時漢興已七十年。佗應年百餘歲。乃廣東新語則云尉佗飲九眼井水。肌體潤澤。年百有餘歲。視聽不衰。殆附會之說耳。

三越

吳越閩越南越。合稱三越。阮嗣宗代鄭沖勸晉王箋。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唐書南蠻傳滇中滇寧等部總名滇人。亦稱三滇。今廣東以廉郡轄三縣謂之三廉。羅定州與東安西寧同稱三羅。附記於此。

王銍

王銍跋范仲尹墓誌。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皆魏泰撰。托名張師正。然雲仙雜記龍城錄樹萱錄。均銍所僞撰也。雲仙雜記尤謬。如謂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不思金鑾三歲而殤。白集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痴三歲女。一朝捨我去。魂影無處所。何嘗過十齡耶。

梅聖俞二則

碧雲殿固魏泰杜撰。然范文正公坐貶時。梅聖俞作靈鳥賦以寄。及公秉政。聖俞以公不援已也。又作

靈鳥後賦以謂焉。世以此薄聖俞。見石林燕語。

梅聖俞水山詩。蘇夫子見之驚且喜。買與溪叟憑貂裘。黃山谷答永新宗令寄石耳詩。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我其敢用鮭菜煩嘉禾。句調相類。大率黃詩多有似宛陵處。

小諫

唐時補闕拾遺。一稱小諫。雲溪友議。呂元芳相觀察判官任毅云。止於小諫。不換朱衣。又鄭谷詩。小諫升中諫。三年侍玉除。梁唐之世紫衣最貴。五代史唐明宗詔天下諸州府不得奏薦著紫衣官員爲州縣官。

錢百爲陌

五季時。千百之百。皆加卞爲陌。舊五代史姚顛傳。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攬子夏易傳之張弧五季人也。其素履子履道篇云。近代淮南高公建置延和關求道非也。其人當在晉漢周時矣。唐時。三輔小兒羸病。謂之羸姑。見匡謬正俗。顏師古以爲羸蠱二字之誤。

衲衲

朝鮮王城街巷。亦名衲衲。朴齊家城市全圖應令詩云。五城衲衲列次第。大都宮殿疏源委。黎峴鐘樓及七牌。是謂都城三大市。

抵鴉

陳孚安南卽事詩。抵鴉身儼豕。羅我背拳狐。抵鴉者。蠻中布輿之稱。羅我者。象背施鞍而坐。亦見嶺外代答。明世安南進代身金人作囚服面縛之狀。鐫其背曰安南黎氏嗣孫黎某某不得滿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詳見湧幢小品。

韋使君

香山詩云。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韋白既不同時。則李觀集中所詆之蘇州韋使君。必非應物也。

魯公賓客

顏魯公守湖州時。書伯父顏元孫干祿字書勒石。其峴山李相石樽聯句。凡二十九人。公及劉全白。裴循。張薦。吳筠。強蒙。范縉。王純。魏理。王修甫。顏峴。左輔元。劉茂。顏渾。楊德元。韋介。釋清晝。崔宏。文仲宣。陸羽。邱子中。陸士修。斐幼清。柳淡。釋塵外。顏顥。顏順。顏須。李萼。其中佳句。如楊德元之醉後接離到。歸時騎驕喧。陸羽之松深引閑步。葛弱供險捫。邱子中之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顏顥之萍連浦中嶼。竹繞山下村。皆有陰何遺意。東坡詩。魯公賓客皆詩酒。正拜此耳。峴後與家僮銀鹿。始終隨公於蔡州。詳國史補。明人陸嘉穎集。古來義僕事。以銀鹿為首。曰銀鹿春秋云。劉全白。亦守湖吳均。後隱嵩陽。為道士。李萼。其時為防禦副使。左輔元。精韻學。有增廣韻海五百卷。顏顥。須峴。一門裙屐之盛。又按公子顏官太子洗馬。頂協正郎。顥。祿書。郎。其公祭伯父蔡州刺史文詳。高江村銷夏錄。

懷素草書二則

懷素自敘草跡凡三本。一歸石揚休。一在蘇子美家。一為金毛鼠馮相所得。馮本後歸上方。石本黃浩翁曾一臨之。蘇本缺前六行。子美為補書。國初為高江村購獲。

顏魯公三則

皎然者。康樂十世孫。顏魯公於杉山立謝臨川寫真堂。又起桂棚三癸亭。皆從皎公請也。三癸者。以建亭歲月日皆癸故也。銘詞有曰。三癸嶙峋。羣彥惠臻。

顏魯公臧懷恪神道碑。公即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灑秀。灑字形容美髯人。

妙。劉曜覺不其名而皆長三尺。唐文皇虬髯可挂一弓。明成祖髯長一尺八寸。皆奇表也。

顏魯公請復七聖諡號狀云。元宗之末。奸臣擅柄。遂廣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帝則悉有大聖之號。后則皆有順聖之名。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己之詔。高祖以下。悉用舊諡。則元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臣愚謂高祖以下諡號。悉宜取初諡爲定。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元宗爲孝明皇帝。肅宗爲孝宣皇帝云云。今按唐時諡號雖繁。當時所稱仍止二字。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皇。中宗曰孝和。元宗曰明皇。肅宗曰宣皇。惟高宗間有稱爲天皇大帝者。如李邕鄭州大雲寺碑是已。舊唐書於列帝憲宗稱章武穆宗稱文惠敬宗稱昭愍文宗稱昭獻武宗稱昭肅宣宗稱獻文。

梅妃

坊刻叢書。有曹鄴梅妃傳。妃事迹不見於史。殆杜撰耳。或云粧樓記有之。然粧樓記亦無稽小說。非張泌筆也。

葛

周初葛利最溲。毛詩葛覃傳云。葛所以爲絺綌。爾雅釋訓。是刈是鋤。鋤者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獲者治之。其時雖后妃之家。皆習女功之事如此。又汲冢書文傳解云。潤濕不穀。樹之竹葉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藟。以爲絲絡。以爲材用。當日布帛所從出。桑之外惟葛耳。自宋元以後。徧植木棉。於是葛利始微。僅額外之賦。藉爲生計。北人幾不識葛爲何狀矣。

參將

秦時西州大姓牛雙。惟戴姚萇。稷稱秦王。以雙爲參將。見古今姓氏書辨證疑。參將之名始此。列子說符

籍稱牛缺大儒下之邯鄲遇盜於構沙之中亦牛氏故實附記

苻堅母

十六國春秋。苻堅母苻氏。祈子西門豹祠。歸而夢與神交。遂孕。晉書亦同。此妄說也。車頻秦書云。堅母苻氏。自西門豹祠歸。夜夢若有龍蛇感已。遂懷妊而生堅。此說較允。車氏書已逸。是條存御覽中。徐統謂堅大貴亦出類書

王猛墓至今在

陳傅良曰。王猛相秦。丁丁抽一。其兵制猶見忠厚。昔人以爲有靖中原之功。豈不信哉。按猛墓在壽光。明萬曆初。邑民浚井得之。至國朝康熙三十七年。知縣劉有成。爲立祠樹碣。見蔡梅庵編俗詩集噫。錢文通之擴土。取自黃墳。詳楊樞澗故述李西涯之墓碑。搗充鹽屑。見寄園寄所寄而建元片石。智井長留。丞相祠堂。路人猶拜。足見千秋之公論已。

清都

袁淑桐賦云。儀丹邱之瑞羽。棲清都之仙宮。西陽雜俎。青桐君星子詞一條。似卽從此生出。

鸞老

唐人才鬼記。文明中竟陵劉諷。夜投夷陵空館。聞衆女郎行酒令。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一女郎云。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造爲此令。傳說數巡。其青衣名紫綬者。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笑。諷大聲嚏咳。庭中無復一物。此又艾艾期期以外。口吃人一故事矣。

夢棺

陳士元夢占逸旨云。將洩官則夢棺。將得錢則夢穢。注引晉書殷浩語。浩云。官本臭腐。故得官而夢穢。錢本糞土。故得錢而夢穢。超按思齋筆記云。鐵冶亭尚書。乾隆壬子。典試江南。闈中夢人贈巨楸四枚。至癸丑。潘文恭公得狀元。至己未。史大司寇致儼得會元。至壬戌。吳棣華先生廷琛得會狀。果協四楸之兆。夢棺得官。猶之夢楸得元。此諧聲之義。浩云官本臭腐。恐非。

寶祐登科記

王應麟爲考官。其一甲第九人。爲王應鳳。卽應麟弟。當時未有回避例也。是科一甲第一爲文信國。二甲第一爲謝疊山。第二十七爲陸秀夫。是年寶祐四年。登科記僅一卷。觀者肅然起敬。彼燕海珠殿所編洪武四年登科錄。提調汪胡二相。狀元爲吳伯宗。何足貴哉。洪武登科錄亦與定制殊狀元授禮部員外郎次郭紳吳公達均授部主事二甲授主事及司計三甲皆授縣丞三甲第五名金濤乃高麗人附記之備考又按梅氏歷學疑問補洪武中吳伯宗李紳奉詔翻譯回國歷當卽此人矣

奎星

後漢書。蘇竟與劉襲書曰。奎爲毒螫。主庫兵。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是奎星天之武庫。與文事無干。世因宋初五星聚奎。遂附會爲文星。不加考究。元人馬祖常詩云。天章爛漫象西奎。又云。衆星分次繞明奎。又云。應有商霖應上奎。近於杜撰矣。卽郝經祭元遺山文。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王惲題遺山詩後云。不放奎光到王除。亦俗說也。宋季太學諸生捲堂文云。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彘彘東帛。例及諸生。意以宸奎代宸翰也。尤爲捏湊已。卽偏僻如朱謀埠其解履虎尾乾居西北當奎婁白虎之尾故曰履虎尾亦不指爲文星

貴宿

玉鈴經。人之受生。直賢宿則賢。直貴宿則貴。微子感牽牛。老子感火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于路感雷精。顏子感中台。豈中台但為賢宿。非貴宿乎。此不足深辨者矣。

曾華

大戴禮。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辨注。元華其子。

記孔子事二則

滄海橫流。出范武子穀梁傳序。孔子視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荀崧稱穀梁文清義約多所發明而元帝謂謂穀

梁廣淺不足置博士見晉書崧傳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搗三折。漆書三滅。然唐人過多作適。陸直里聯句。豈獨斷韋編。幾將剗鐵。是其證也。至王洙談錄云。顏回讀書。鐵鏑三摧。則且以為顏子事矣。漢明帝謂曰鼎象三公當是古易緯之文章攔注非

風

爾雅。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宿。四語皆指風而言。尸子仁意篇。春為發生。上有其風二字。蓋此一條言風。下一條言雨。

孝經

梁書。皇侃性至孝。嘗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明季黃忠端公。楷書孝經墨刻。此庶人之孝也。下。引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十五字。不知何據。程春海曰。古今文及足利本。吳澄草廬本。皆不引詩。黃書不足信也。

筆乘

焦弱候筆乘。有攷證極精者。如舉阿毀卽墨。其人爲周破胡。見列女傳。崔浩之禍。不專爲國史。因有異志。謀洩被誅。見宋書柳元景傳。尤讀書得間處矣。

論孟五條

太平御覽。引魯論觚不觚一節。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况於大事乎。此解頗合。各家均看得太深。聖人之言簡明。豈故作推敲者。

昌黎論語筆解。謂興於詩三句。皆指詩言。李翱亦云。發乎情。是興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源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魏志劉靖傳。上疏陳儒訓之本。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係四字爲句。晉書劉宏傳。涿鄉令虞潭。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宏靖子也。魏晉時魯論句讀如此。與今時異。

不可以作巫醫。當依鄭注。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其解爲常。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禮記出於漢人。蓋漢儒皆主此說。詳劉氏論語駢枝。

章懷太子後漢書王襲傳論注。引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

柩

說文。柩。棺中纒裏也。段玉裁曰。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鑽。大夫裏棺。能元綠。用牛骨鑽。士不綠。三綠字皆當作柩。謂君朱柩。以三色金鑽椽著之。大夫元柩。以牛骨鑽椽著之。士賤不柩。三綠字皆柩字誤。史記楚世家吞三闕六翼索隱曰。謂九鼎也。益翻卽商借字。翼卽鈇借字。卽附耳爲鈇。

蕃鬣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舊解。蕃赤也。王文簡公曰。蕃字古無訓赤者。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幡之幡。白蒿謂之鬣。白鼠謂之鼯。馬之白鬣者。曰蕃鬣。其義一耳。

鴝

古皆鸞鳳鸞鶴連言。而左太冲吳都賦云。彈鸞鶴。射狻挺。李善注。南方有鳥曰老鸞。字彙補南方有鳥名老鸞黃頭赤目五鵪色皆備又字之譌

崽

粵人呼物之稚者爲崽。小船曰艇崽。小盃曰盆崽。古亦有之。藝文類聚七十三。引爾雅舊注云。鼎子鼎。

漢時語

漢時。堂下盤輒。謂爲合璧械。周官匠人注云堂塗謂階前若今合璧械也賈疏漢時名堂塗爲合璧補爾雅則令字從瓦郭注云甌甑也今江東呼甌甑

有所表識。謂之揭爨。爨音豬王闕泉先生有羣經揭爨專攻毀漢學者命名本此華表曰桓。喪車曰柳。

擗風

屋翼曰擗風。甘泉賦注一稱拒諱。宋史與服志屋脊曰雀栱見方言注屋四角引出曰陽馬。景福殿賦注廳廊曰步廡。見唐書崔郾傳長廊有闌栢曰旱船。見洪淵靜語復闌曰重櫂。見史記注小屏曰防。文選注爾雅容謂之防樓梯曰頭道。見世說

造廳

古時民家皆許造鹽。周禮天官鹽人。女鹽二十人。注。女鹽。女奴曉鹽者。曰曉鹽則能造可知。齊民要術。有常滿鹽一法。以不津瓮受十石者一口。置庭中石上。以白鹽滿之。以甘水泛之。令上恆有淅水。用時挹取。煎即成鹽。還以甘水添之。取一升。添一升。卽造鹽法也。元世天台陳椿有熬波圖。凡打鹽晒反與新試運織悉皆具。近時嘉慶兩淮鹽法志圖繪尤精。其議論亦較胡氏淮鹽本論爲備。

造磚

明時蘇州造磚。窯戶擾累。有自殺者。工部郎中張問之督役日見。乃以採煉燒。造之艱。每事繪圖貼說。曰造磚之圖說。世以鄭介夫繪流民比之。其時工匠多錫山人。燒造既艱。伎亦稱最。迄今大江南北。以無錫之磚爲貴。磚窯相望。絡繹不絕。在當時爲稅政。在今日爲利源。此又問之所不及料者也。

吹埧

爾雅。大埧謂之跽。郭注。埧。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鷄子。按此物今不恆見。吹者甚稀。宋張天覺上書詆一時詞至臣云。今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是已。臣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老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埧。終日噴呼而不合律呂。意宋時童稚多有吹此者。故天覺取譬及之。

南海賢吏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惹苴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祐固夙慧。恢亦真清。無愧廣州名宦也。又按三國志鍾離牧傳。赤烏五年。遷南海太守。注引會稽典錄曰。高涼賊帥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帥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納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銜。稱其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在郡四年。以疾去職。尤南海宦蹟之稱最者也。
唐書蕭傲傳南海多殺紙做救諸子精補殘書子履諫曰書成不可露發必載以蠶箔食者伺望得無惡改嫌乎做曰善乃止與吳恢事後先一致

五將三門

高彪上督軍御史第五永箴曰。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日已能。務在求賢。議彰蔡邕等觀其文。皆自以爲不及。章懷太子此注。亦極詳核。按虎鈴經結營統論。大將軍居九天之上。頓泊玉帳。注九天青龍也玉帳者進前之三辰也如正月當居巳地。隨六甲所居。凡戰。背虎尾。向黃旛吉。午戌歲黃旛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黃旛在辰。虎尾在戌。卯未歲黃旛在末。虎尾在丑。酉丑歲黃旛在丑。虎尾在末。詳虎鈴經卷十一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飲死水。不處死地。謂邱墓不居地柱。四下中高也不居地獄。四高中下也不居天竈。大谷口不居龍音山之端也其旨與三門五將。及孫子九變篇。亦復脗合。爲附錄之。

番爲司徒

崔琦外戚箴。匪賢是尙。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李賢注。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尙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番爲司徒之官。又云。憚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以前德不大也。賢注與鄭箋異旨。鄭謂刺厲王。賢謂刺幽王。然琦以文章通博見稱。七子中獨舉司徒。必有師說。鄭云皆后嬖寵。賢云王后親黨。唐初去晉宋六朝猶近。賢語必有所本。斷非影響之談也。李固傳引老子曰其逆鏡其退速也亦必有據本可指爲孟字之訛

蝠

埤雅引星禽衍法。曰角木蛟。亢金龍。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獮。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昴日鷄。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並云獬或作蟹。犴或作雁。蓋非是。超按蝙蝠單稱一字。其來已古。崔琦外戚箴。暴辛感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

頡頏星

頡頏星如大甕。前卑後高。出則大將死。見虎鈴經妖星篇。

張釜

廣州九曜石。有宋張釜等題字。釜與沈繼祖胡紘余嘉京鏗何澹同時。力詆朱子者。其字可削也。邢凱出齋通編。盛譽景鐘。其人可知矣。

成語

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二語見朱子語錄。疑是唐人詩句。又見遺山詩中。

曲江濤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李善注云。漢書廣陵國屬吳地。近世文選于氏集評。公然注曰。今錢唐江。指錢唐爲曲江。其誤原不始于氏。卽前人辨論者亦多。按吳志孫權傳。黃武四年。注引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

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大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又淮南十八間訓云。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塞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礪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丹徒與廣陵相望。曰舟杭一日不能濟。則濤瀾之壯可知。又蕭子顯齊書州郡志云。南兖州鎮廣陵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尤爲確證。豈容橫生異議。近日誦于氏集評者。多感人匪淺。特爲正之。

青宮

班孟堅終南山賦。伊彼終南。歸巖嶙困。概青宮。觸紫宸。章樵注。青宮紫宸。天帝之居。言山高峻。上極於天。杜詩春山紫邏長。邏環繞也。

山川異事

山崩川竭。天地之大變也。莫甚於明之季世。涌幢小品。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或城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吏民。奏報有名者。八十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此外仍有渭南郎中薛祖學等。其後疊次地震。有力之家。多製板屋以防禍。又云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崩裂一半。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涌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三十餘丈。未崩之先。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邦奇精律呂楊椒山師之見函史編。

李儂表

明時內閣章疏非緊要者。官吏往往攜出。董香光題武夷山圖詩。即用朝鮮國王李儂賀表。末鈐玉印。朱色鮮明。方約三寸。表文字細如黍。墨色淡極。如用鉛筆書者。香光卽在其字上作書。有如素紙。其

表文云。朝鮮國王臣李倬言。天啓六年六月十三日。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副使工科給事中王夢尹。敬捧皇子誕生覃恩。字內詔敕。並賚欽賜臣及臣妃等彩幣文錦到國。除欽依開讀祇領外。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謹奉表稱賀。臣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弓鞬呈祥。方賀震案之勤。彌綸頒慶。濫行渙號之恩。撫躬增懼。循分知感。伏念臣忝口敝服。幸際昌期。口聖人之多男。口彈微悃。願吾君之有子。幾視宏休。何意口口之光昭。遽及鯨域之遐遠。威顏咫尺。若奉三觀之榮。寶貺駢番。實逾百朋之錫。自口驚劣。曷任云云。自任字以下。紙遺割裂。章句遂不能全。詳阮太傅石渠隨筆。

一命浮圖會

倪鴻寶有一命浮圖會。敍云。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若只一橋專渡一螻。一緡卽足。一命浮圖會者。飢歲認救一命。力不足者。二人朋占一命。亦救荒良策也。又按倪公於明季刀圭行鈔不知元時戶部尚書祺有寶鈔通考極言鈔法之病。倪公視時眼未遠。遠計固無足怪耳。

冠被銘

傅鶴觚被銘云。被雖溫。毋忘人之寒。無厚於己薄於人。冠銘曰。居高毋忘危。在上毋忘敬。懼則安。敬則正。吁。此二銘者。真可懸坐側矣。

大年四條

楮康答難養生論云。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然脩短有數。亦不盡然。吳季英累典大邦。行將百歲。後漢書吳祐傳年九十有八。趙州鄉晚持使節。已過九旬。趙歧傳年九十餘。魏晉以來。更難枚舉。侍中羅結。總三十六曹。蜀相長生。年一百二十。古來公卿將帥享年最大者。兩漢則張蒼石奮。馮唐李恂。朱儉郭

宏許敬。蜀則孟光來敏。吳呂岱。魏高柔。晉司馬孚。顏含。姚秦薛威。明燕黃宏。元魏刁雍。高元。唐孟詵。肅斯良。牛千。肅言。淄州刺史。委洽。敬。常侍張禹。福王建詩中之閻少保。孟蜀羅城使程彥資。宋僕射扈蒙。睢陽五老中之華世長。文路公。姚平仲。趙縈之父。忠。于野之父。惟。有。說。王。

廷珪均壽至九旬或九年逾九十張著許敬且至百歲其它山林隱逸不在此數明世尤多魏文昭公驥年九十八爲尤著叔夜所說。固不免憤時嫉俗之談耳。

柳下惠爲無駭之子。無駭卒於隱公八年。歷隱桓莊閔僖五主。惠尙無恙。展喜之請齊師。受命於惠。距無駭之卒。已八十二年矣。意士師之壽。當不減九旬也。聖門弟子惟下子夏一百二歲。

自漢以後。天子壽七旬者六人。漢武帝吳大帝唐神堯並七十一。唐明皇七十八。遼道宗七十。明太祖七十一。八旬者三人。梁武帝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帝王至百歲者。除軒轅小吳帝譽及堯舜禹湯外。顯蹟壽九十七歲周穆王元魏神元帝。均百有四歲。高麗王璉。年百餘歲。土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

宋時澄水僧寶曆。年一百三。餘歲。東坡詩云。壽逾兩甲子。蓋寶錄也。前乎寶曆者。達磨。一百五十歲。慧可。一百七十歲。寶掌。一千七十二歲。趙州。百二十歲。孟蜀時瓦屋山僧。一百六十三歲。見茅亭客話錢俶時釋儀安。百十五歲。後乎寶曆者。明僧月潭。一百十三歲。王弇州所供奉本朝燕子磯默默。一百二十歲。其它釋子。壽在九十外者不計。

記東坡事二則

東坡詩。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注不甚詳。按王朴太清神鑿。黃色吉凶歌云。黃色天中列土分。圓光重大拜公卿。坡蓋用太清神鑿語耳。又次韻正輔游白水山詩。朱明洞中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施注闕如。按羅浮山志。放杖竹。似竹非竹。木類也。浸酒服之健腰脚。老人服之一月放仗。坡詩本此也。

東坡易簣大槩。詳趙叔向耳緊錄。先時公游羅浮。偶見赤猿。後遂數數夢之。竟以七月二十八日。終於常州。米元章挽公詩云。夢裏赤猿眞月紀。蓋實事云。

粵嶽二則

仙界別有羅浮之嶽。靈寶略記稱。羅浮之嶽。丹玄之阿是也。然呼羅浮爲粵嶽。亦無不可。天台一稱台嶽。武當一稱太岳。青城一稱岷岳。蔣山一稱鍾岳。沂之吳山曰吳岳。歙之齊雲曰白岳。况黃龍瀑布之勝。何不可以岳名乎。

羅浮山志云。申太芝天寶初。奉詔祭羅浮。道遇異人。言九疑山有天樂一郡。歲久化爲五野豬。又化爲五石。太芝因往求之。果得五石。章律相和。謂其徒曰。此必有異。後二十年當有應者。及祿山反。形臆如豕。俗謂豬龍。其子慶緒暨史思明輩。貌皆豕類。竟竊梨園天樂于凝碧池奏焉。其說果驗。可謂怪矣。別本金鑑錄。稱楊妃爲白鵝精。其說尤怪。

劉軻

劉軻牛羊日曆。力詆奇章。皇甫松以牛氏之甥。從而附和。尤喪心矣。唐人皆以太牢應讖。豈知兩角犢子。乃朱字耳。

辭金誠

姚崇口箴。余已爲錄出。按公又有辭金誠云。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爾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直者必辭。爾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欲人不知。莫若弗爲。欲無悔吝。莫若守慎。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凡百從政。當思正己。誠往修來。慎終如始。

鬼遺方

髡慶宣鬼遺方序云。劉涓子于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其高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雷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所部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

閱書。一人搗藥。卽齊聲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遣一癡疽方。並一白藥。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瘡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按此事與宋武帝射大蛇。旋見青衣搗藥相類。且又同時。而世罕知此者。

漢晉六朝人工于評書

蔡中郎有隸書勢。其文錯落入妙。有云。駢峯巖嶮。高下屬連。似垂垂重字。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眩索靖有草書勢。劉邵有飛白書勢。其文有云。若煙雲拂綺。交紛刻繖。虛接飛宋。鷓遊遊。王珉有行書狀。有云。虎踞鳳峙。龍伸蛟屈。黃胡氏之壯傑。兼一公之精當。鮑明遠有飛白書勢銘。庾肩吾有書品論。袁昂並有書評。梁武帝有答陶隱居論書。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莽鈍。其論甚精。唐張懷瓘有大小篆八分。古文隸書草書行書。飛白等贊。李約有飛白蕭字贊。有云。撥刺勢動。蟬蟠氣凝。其池駭顧。時門鬪龍。李嗣真有書品贊。有云。程邈繼體。崔公家勢。梁季榮索。鄒皇草。而羊。習。歐。規。宿。傳。難。制。適。乎。天。壤。光。厥。來。裔。可。謂。善。言。書。矣。此外仍有楊泉草書賦。王僧虔書賦。近世競相祖述者。惟僧虔禮書譜。然古峭綿密。形容盡妙。仍當推此數種。

蘇渙

杜工部稱蘇大侍御渙。靜者也。又謂其詩才力素壯。殷殷留金石聲。以龐公不浪出擬之。其後渙與哥舒晃作亂嶺南。伊慎討而戮之。事見南部新書。及權文公集。太白能識汾陽子未貴之先。子美反諷蘇渙于將亂之際。杜不及李多矣。渙之險詖。于其詩歌見之。其懷素草書云。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鉤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蛇爭屈鐵。觀其語意。足徵心術之不平。

謝客慕淨土

謝康樂亦極慕往生。其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宏誓拯羣生。淨土一何

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十喻

鳩摩羅什有十喻詩。名爲詩。實乃偈也。梁武帝因作十喻幻詩。簡文帝又變其名爲十空如幻詩。皆偈頌耳。

籀龍

盧仝寄男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籀抱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籀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叮嚀囑付汝。汝活籀龍否。詩句太俚。然筍呼籀龍本此。

唐時語

章程本領等字。唐人已喜用之。皇甫嵩醉鄉日月云。醉文人。宜謹節奏慎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饒籌加旗幟。助其烈也。段安節樂府雜錄段師云。康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又自序云。金絲慎選于精能。本領皆傳于故老。

痰

痰字從無人詩文者。朱直史論初集。詆胡致堂云。雙目如瞽。滿腹皆痰。鄙俚極矣。不可爲訓。致堂雖刻朱直史之何異蚍蜉撼樹耳。

記異三則

吳梅村生時。家人夢鄧以讚會元扁移挂其門。孫淵如生時。家人夢伯夷入室。長而自號微隱。孫本具附

鮑軒詩注

座師鶴舫相國。世居宣武門甘井街。井側有神祠曰張相公。封翁以居咫尺。祀奉維謹。一夕夢神緹衣而至。俄相國生。五歲出天花。氣息奄奄。忽一道者造門餽藥。應手而蘇。封翁詢其姓名。自云白氏。飄然而去。事見思補齋筆記。公五主春闈。乙巳會試。本擬第二名李君爲榜首。超居其次。公忽謂許文恪曰。次名文氣較爲充沛。宜互易之。遂以超冠南宮。而李君第二。唐時進士榜出。常宴則小科頭主之。大宴則大科頭主之。據言近時榜後團拜。會元主之。分甲後團拜。傳臚主之。猶得唐人遺意云。

徐州府志。有朱國祚陳僉憲汝麟墓表云。初公舉於鄉。少保沈公夢四麟遊於庭。比揭榜而名麟者四。公其一也。按此未足爲奇。潘太守年譜云。將誕前夕。大父夢一麒麟墮地。化爲嬰兒。既覺。聞呱呱聲。訊之。曰男也。名之曰輔世。小字曰麟。若此真可謂瑞徵矣。昔書羅告傳。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人口中。而宋廣平亦有此異。顏魯公廣平宋公神道碑。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悟。猶若下在胸間。其銘云。垂髫能文。夢鳥發祥。

四留銘

五祖演云。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宋參政王伯大。以其意作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伯大與鄭采應儻等同立朝。以直諫稱。此銘本傳未錄。實至言也。

五同會

元厚之九老會。文潞公同甲會。司馬溫公真率會。後罕有繼其盛者。近讀元和陳克家蓬萊閣集云。明宏治中。陳郡憲瓊。與同縣吳文定寬。王文恪。常熟李文安傑。吳江吳尙書洪。並官京師。公暇具酒爲五同會。謂同時同朝同鄉而又同志同道也。文定爲序。諸公各有詩。越人丁彩寫爲圖。各藏一本。此亦一佳話矣。集中又云。康熙中。鴻文正與城王文簡桐城張文端諸公同官僚時。同宴集爲銀杯一盃。大小各視其量。杯心鐫姓氏。

邑居名官僚雅集杯又一段軼聞也

方儲

謝承後漢書。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中立。曰。臣文武兼備。任所施用。上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上嘉其才。惠定字續漢志補注。引承書曰。儲字聖明。丹陽歙人。曉風角占候。爲章句。按今徽州方氏。皆儲之後也。徽州四姓汪吳程方汪氏祖越國公華吳氏祖漢議郎其程氏祖歙洗方氏祖儲他姓皆不及

讀金樓子

金樓子立言篇有云。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余嘗服膺斯語。夫太察則苛。止苛莫如簡。太暴則愎。化愎莫如溫。無斷則頽。振頽莫如栗。因鐫一小印曰簡溫栗。藉以觸目儆心。稽康明膽論云。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其論亦允。

虎

虺虐字並從虎。蓋貪酷之吏。人而虎也。姜南墨帛錢鑄述明太祖所定罪應充軍者二十二條。內有邦虎作當一項。殆指蠹役爲酷吏牙爪者言歟。明時陋習。多如賭鬪鴉鷂。其風甚熾。崇盛有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疏。謂人譏其子與官舍鬪鴉鷂。

沈作詰語

李吉甫怒吳武陵。桑維翰惡孔英。而皆得及第。信乎沈作詰之說曰。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犇競而得之者。有以安閒恬退得之者。皆命也。其言旨哉。

香山禪學甚深

白文公曰。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九千七百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會順願。生極樂上。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證自性本覺。莫便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

醜婦賦

劉忠真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額鬢樓鼻。兩眼顛如日。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搗。髮似掘掃帚。惡醜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閻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唇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頰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蹻可容箸。熟視令人嘔。是篇全仿中郎短人。然雅馴尙不及之。

大帥

將臣稱帥可也。若吳志周魴傳。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宋書自敍索虜大帥託跋釁。自率步騎數十萬。以此稱加之盜賊及鄰國之君。究非宜也。

止足

姚思廉梁書。有止足傳。取知足知止之義。凡三人。顧憲之陶季直蕭詠素而已。序稱魚豢魏略。有知足傳。謝靈運晉書。有止足傳。又稱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徽。今篆及靈運之書久佚。沈約宋書亦無是目。思廉所云宋書。豈蘇寶生徐爰山謙之等本耶。書以俟考。

唐時蔣氏

常州義興蔣氏。在唐時多聞人。諱儼者。太宗高宗朝。以良史稱。諱瓌者。開元中宏文館學士。生將明。官集賢學士。集賢生武。更名人。吳兢外孫也。官太常少卿祕書監。贈禮部尚書。諡曰懿。五子係伸偕仙信。係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伸相宣宗懿宗。贈太尉偕太常少卿。仙信皆位刺史。儼七係伸。新舊史均有傳。其常州晉陵之蔣。則備載於舊書。高智周傳中諱子慎者。官建安尉。生繪。智周才之。妻以女。官鄭州司兵。生捷。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以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捷子洌渙。進士及第。洌歷禮吏戶三侍郎尚書左丞。渙散騎常侍。洌子鍊。渙子鉢。又皆進士。洌渙以友愛稱。先是智周與子慎善。有相者謂曰。明公雖位人臣。而後嗣微弱。將俟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果如其言。而亭侯碑。列所立也。

柳玘家誡

柳玘家誡云。昭國里崔山南珣。子孫之盛。仕族罕比。按新唐書二李崔蕭列傳。崔珣。其先博陵人。父玘。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荀氏八龍。珣相文宗。後節度鳳翔。卒於官。珣字從律。珣兄。終山南西道節度使。弟瓌。尤顯。瑛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璵子澹。史部侍郎。澹子遠。世稱釘座梨。相昭宗。諸崔自咸通後。臺閣藩鎮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故玘云。家訓又言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愛戴。夕食甃餲而已。舊府高公者。昭義節度高湜也。湜字澄之。見新書高欽傳。欽吏部侍郎。弟鉢太常卿。錯鄂州觀察使。兄弟三人。皆有望於時。欽爲湜父。故曰高

公先君傳中類此者甚多。必須參觀而考訂也。仲鄆四子瑛珪璧其時崔圖亦五子瑤瑛瑠瑤名皆以玉皆至達官附見崔亦傳

蕭氏之盛

東坡王鄧州挽詩。千里農桑歌十產。一時冠蓋慕蕭嵩。按嵩爲後梁明帝元孫左僕射瑁姪曾孫。開元中相元宗。嵩生華衡。華相肅宗。衡生復。和德宗。華生恒悟。恒生晚。相穆宗。悟生傲。相懿宗。復生湛。湛生寔。相懿宗。寔生邁。相昭宗。嵩華寔邁父子宰相。嵩與復華晚傲復與寔。又爲祖孫宰相。此亘古所無也。或疑蕭寔史無傳。其人未必才。然新唐書沈傳師傳。自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寔杜牧。極當時選云。

隋江都郡最大

隋江都境最大。統縣十六。曰江陽江都。今府城也。曰海陵。今泰州也。曰甯海。今如皋一帶也。曰高郵。今高郵州也。曰安宜。今寶應也。曰山陽。今淮安也。曰盱眙。今泗州所屬也。曰鹽城。今淮安所屬也。曰清流。今滁州也。曰全椒。今滁州所屬也。曰六合。今江甯所屬也。曰永福。今泗州之天長也。曰句容。今江甯所屬也。曰延陵。今丹徒也。曰曲阿。今武進也。今凡常鎮淮滌江泗之城。多轄於揚。蓋槃槃一大都會矣。所以煬皇南狩。流連風景而不欲歸也。

常談

常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傳鶉觚太子少傅箴。下二語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朝霞不出門。暮霞走千里見范石湖詩。慈不掌兵。義不主財。見楊升庵古今諺。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出曹問六代論。胃不和則臥不安。乃素問中語。二龍爭珠。乃唐時語。五燈會元。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只

管看。城狐社鼠。出應璩詩。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見文選沈約彈王源文。注。說苑作稷狐。語可通用。曰八面鋒。落入圈套曰上船。皆宋時語。八面鋒本書南來有水嘉入而錄朱子年譜論陸九淵云子謬早上了子靜船也。仕宦薦章曰卓異。本後漢書陳忠薦劉愷疏。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生童上取曰超等。唐已有之。顏魯公杜濟神道碑書判超等。爲李吏部彭年所賞。瘡作。易地避曰逃瘡。亦唐時語。唐書宦者傳。力士方趨糖功臣閣下。生日以壽星爲獻。宋世已盛行。朱彥洋洲可談。近世長吏生日。僚佐畫壽星爲獻。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呼魁梧者曰大漢。乃唐時俗諺。義山雜纂。長大漢放風箏。又場給燭三條。亦唐時功令。舊五代史晉少帝紀。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爲限。倉粟曰老米。蠟壳爲窗曰明瓦。教讀曰西宮。小賈曰小販。皆明時語。楊升庵集天順丁丑童謠京城老米貴那里得飯廣鷺冰上走何處尋麻厥本峻國海錯疏謝詩之海月卽今明瓦也。水滸釋伯歸田詩話序。太師英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劉青田梁府五雜俎原上闕往復還小販客不得已溲花。明時部院長吏。悉稱大人。菽園雜記。項忠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自謂自恭敏公。主神祇之稱帝君。漢時已爾。漢呂常太室石闕銘。崇高帝君。謂梓潼帝君。司文柄。宋世已然。見葉夢得巖下放言。述來歲狀元賦事。室中所奉仙佛曰家神。亦起宋時。見放翁詩。歲杪詩。釜粥分香餽。鄰父爾豬鴨繫家神。官署鳴榔。亦宋時制。見豹隱紀談。內樓五更後。榔鼓偏作。博具中之升官圖。倩人寫像。曰寫照。均起唐世。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宜和畫譜云。郭子儀趙縱嘗令韓幹寫照衆謂逼真。方卓曰。北宋已有之。晁无咎有八仙案銘。銘曰。東泉松菊堂。飲中八仙案。權篆曰署事。起於漢時。三國志諸葛亮傳。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彙編所述。猶多漏也。

少微不專屬處士

宋景文贈魏閑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以閑與父野均處士也。按隋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並非耑屬處士一項。世多因吳中高士一事。概引用之。

衰世稱謂不經

漢末時。方岳郎君。概稱太子。文選鸚鵡賦序。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是也。又其時候王牧伯。皆目稱孤。蜀志譙周傳。注引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尙不能忍。况左右乎。是其證也。唐時。節使宰相家丁。均稱親吏。撫言。夏侯孜有邸吏李敬。路巖有親吏邊斌。

臬司

臬字古作𦉳。柱也。鵠也。攷工記。匠人置塾以縣。疏塾柱也。以縣者。欲取柱之景。先取柱正。欲柱正。當以繩縣。而垂於柱之四角。繩皆附柱。則柱正矣。小爾雅。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中者謂之塾。詩小雅。我車既攻。傳。裼纒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塾。司刑者患矢中及不能持正。故取斯義云爾。提刑曰司臬。起於宋。今洗冤錄乃南宋人宋慈撰。序稱四權臬司。然其時雖列外臺。究非顯秩。東坡送黃師是赴兩浙憲詩。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蓋朝雲問坡曰。黃師是昔爲提刑。今又提刑何也。故坡云云。我朝雍正年間。陳臬者尙稱大老爺。至乾隆以後。始呼大人。余權粵臬。幾及兩年。一日偶披舊牘。係雍正年間。始悉其事。今官場罕知有此者矣。朱史李詔傳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其家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則司理且稱司臬矣。

許叔重

許叔重范書但言其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沒長。按許冲上書云。先帝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途。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則愼官至太尉南閣祭酒。不但爲沒長也。

鄭介夫

夷堅志。政和初。鄭介夫在福清。夢東坡貽詩一章。坡時下世十七年矣。詩曰。人間眞實人。取次不離眞。官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杞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迂疏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明年介夫卒。坡公精爽如是。殆仙者矣。秦少游歿後。亦見形吟瀟湘千里。按藍色一闕。見吳荆五總志。

光署錢

遷秩者瀕行留費。古原有之。唐書陸辰傳。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緒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辰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

試士無關防

唐時試士。關防疎闊。禮部放榜。先呈宰相。玉泉子因之笑柄甚多。堂帖堂印。公然僞造。明經舉子。僞著緋衫。主司猶以自獲姦人免議。宣宗紀錢徽知舉。段文昌李紳等。均有所囑。徽雖不受請託。而所取者爲李宗閔之婿。楊汝士之弟。文昌等因共詆之。改命王起白居易覆試。黜者過半。見徽傳。高錯名爲能擢孤進。而摭言稱錯知舉。裴思謙公然携仇士良關節。面索狀頭。錯不得已。從之。集異記並稱玉維解頭。由宮婢傳教。更堪詫異矣。

神咒

觀音咒云。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宋時多傳誦者。見王氏聞見近錄。

張魴

王欽始興記曰。合淮縣有白鹿城。咸康中。張魴爲縣。有善政。致白鹿也。是晉時廣中循吏。魴居其一。

而今留英者舊罕知此事者。又粵中見聞云。高黎作文。駭饒西徒六十餘里。仍復爲害。後有刺吏以毒法殺之。饒害乃絕。其人姓名無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於弋譽。實惠多隱而弗傳。

闕里

康熙二十三年。駕幸闕里。親祀孔廟。行九拜之儀。特命留曲柄徽於廟廷。衍聖公孔毓圻。因恭撰幸魯盛典。洵異數也。曲阜聖裔。自六十六代後。編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毓圻爲至聖六十七世孫。迨咸豐中。衍聖孔繁灝奏。十字已畢。得旨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十字續焉。余嘗謂闕里之稱。止可施之曲阜。婺源朱子祠。向稱文公闕里。明人趙滂撰程朱闕里志。皆非也。

關忠義

順治中。加關帝封號爲忠義神武大帝。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關帝史書所證。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今當鈔錄四庫全書所有志內關帝之證。應改爲忠義煌煌天語。稽掌故者不可不知也。

越紐錄

論衡。吳君高之越紐錄。周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按越絕書。乃吳平袁康所共撰。君高卽平字也。

明人積習

掙擊之習。無過於前明士大夫。丹鉛總錄譚苑醍醐習匠金桴等書甫出。陳晦伯卽作正楊以詆之。崔統爲鈴山堂集作序。人品平常。而所著洵詞。力排陽明。至程篁墩爲伊川報九世之仇。作蘇氏禱杙。尤可

異也。剿襲之陋。亦無過於明人。烏鼠山人胡纘宗。游李西涯之門。樂府全仿西涯。戴仲鵬爲何景明弟子。詩格全仿大復。

地圓五則

自利瑪竇熊三拔來游中土。地圓之說。始傳於世。近時江永論地圓云。梅氏謂周髀中卽有地圓之理。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戰國時鄒衍談天。謂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亦似本於周髀。中土歷家。云地有八柱。又云地有四游。皆謬論耳。一行雖四方測量。未悟地圓。郭若思似已悟之。未能明白著論。今地圓之說大顯。歷家據以測算。儒家藉以窮理。豈非幸歟。梅氏引大戴禮曾子答單離居之間。以證地圓之論。永則言易大傳曰。坤至靜而德方。方言其德。則形體非方可知。語意尤直截了當。至江氏數學中。並論日月地三體大小。日大於地。月小於地。與熊三拔說亦相合也。古人皆以天地對舉卽易緯坤變度亦云天有太極地有太極從見及地圓者

宋書天文志云。蓋天之說。出月公旦。訪之殷商。其書號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云。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隕。日月隨天轉運。超按覆蓋覆盆二語。卽李之藻圓容較義。以大圓天包小圓地之說所由本也。故梅氏謂周髀中有地圓之理也。又按此義。晉虞喜已見及之。喜之安天論云。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論其大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是虞喜已見及此。趙疑地圓之說夷書以已知之管子書有地員篇員卽圓字阮文達公云。地球大於月球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萬餘里。

近日西儒合信博物新編云。地之形體。非坦非方。團圓如橙子。凡月蝕之時。必見一圓渾黑影。遮掩月光。蓋是時日月兩輪相對照。地形適在中央。日光照出地形。遮蔽月色。觀其影圓。則其體必圓。可無疑義已。又云地球之體圓。圓如橙。南北有極。東西無極。北極向上。南極向下。每日自轉一周。由東左旋向日則光。背日則黑。是爲晝夜。地球直徑。約中國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二里。外圍約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每晝夜輪轉一周。日輪常居中。地球與衆行星。環日而轉。其說較熊三拔益暢。博物廣志謂北極

如瓜蒂南極如瓜瓣與合信燈子之說亦類

又云世人看月似與日體同大。豈知大小懸絕。星士推算。須六十兆月輪之數。聯作一堆。注一百萬爲一兆。方可比一日輪之大。世人疑月體如日者。實因月近而日遠也。月體周圍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八里。直徑七千六百三十里。

又云。日輪居中。十餘大星。次第環繞行之。日大於地一百三十萬倍。地大於水星十四倍。地大於金星少許。地大於火星三倍。土星大於地一千倍。木星至大。大於地一千四百倍。彗段星大於地八十倍云。南宋龍圖周執羔。曾著五星測驗。不足言矣。

遼聖宗乃賢主

杜工部哀汝陽郡主璉詩。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此中朝嘉話也。乃遼史聖宗紀。載諫議大夫馬得臣諫擊毬疏。其詞云。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一不宜也。往來交錯。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馬雖良亦有驚蹶。聖體保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疏奏。大嘉納之。得臣旋擢宣政殿學士。以是秋卒。贈太子少保。賜錢十萬。粟百石。聖宗納諫如是。唐宋之君之所無也。在位幾五十年。諡曰大孝。宣哉。

孔劍峯

道光中。吳下有鮑生。善追寫人家祖若父像。一一惟肖。將落筆時。就地作蜚螭轉丸勢。時呼鮑阿滾。此伎明世已有。葛昕集玉山房稿。有贈孔鋒峯序。听不得其父母像。孔以術追寫如生。喜極而譽之。

孔顏後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五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爲兗州襲邱令。襲文宣公。仁玉卽孔氏所謂中興祖也。又周太祖紀。帝幸孔林。問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卽召見。仁玉賜緋。顏涉授主簿。則五代時呼顏子爲亞聖也。孔氏元時封壽至仁宗朝始定以思晦爲思晦元史有傳卒之日鶴日餘翔其屋上

左右荷

隋書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右荷。卽今世朝服之荷囊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具詳論之。

窮奇

壽祺兼吉凶二義。見於周語者吉神。列於四凶者惡獸。方朴山文兼言之。窮奇亦然。郭景純窮奇銘云。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又黃香九宮賦。乘根車而駕神馬。騶馭而使窮奇。又抱朴子。前導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乃神獸也。上林賦。赤首圓顙。窮奇象犀。與西山經所云如牛而蝟毛。音如噪狗者。則食人之獸也。人類中亦有窮奇焉。王繼勳食蜂百餘脩廣忠母與同食儂智高之母阿儂喜食小兒。如李璿朱紫輩皆窮奇也。

孫愨

舊唐書前半。係吳兢稿本。長慶以後。乃劉昫等排纂。間有採摭崔龜從。柳芳等唐歷者。瑕瑜不掩。後減於前。近世沈東甫炳震。輯新舊唐書合鈔。宰相世系表有正譌。方鎮表有補列。時人比以碎瓊如信。全謝山亦鑿節稱之。錢陳羣進其書於朝。然兩史合鈔。不無踳駁。明人孫愨唐紀。似爲勝之。愨兄穀。著古微書。昆季皆有聞於世。在明人中不可多得也。

不化骨

阮其新洗冤錄集證云。地中有不化骨。乃人生前精力貫注之處。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與夫死股骨後朽。其說頗確云。

伏波射潮

廣東新語。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聞若雷。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按張君房有潮說。竇叔蒙有海濤志。燕肅有海潮圖說。近世周春亦有海潮記。從無引伏波射潮事。此臆說耳。

吳起非商鞅比

韓詩外傳。水濁則魚噞。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隳。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按今南贛諸郡。及楚粵毗連等處。皆吳起相楚悼王時所開。時在周安王十五年。就其事功言之。偉哉起也。固未可與商君同日語已。尸子名校商鞅客也。鞅遇事多與俊謀之。鞅諫諍詞中。

紅棉

王逸荔支賦。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曄。梁六登木棉花詩仿之云。幻如陀羅百千臂。一臂一燈照金地。宜如十二芙蓉城。仙人手把虹霓旌。整如三軍野宿烟竈容。赤羽江淮列無數。尊如冠蓋貴人高在上。其下低頭莫能仰。挺如節烈正士真誠人。百折不肯摧其身。

棲鳳石

。豹文二字有屬上讀者。作鼯鼠豹文。有屬下讀者。作豹文鼯鼠。唐時獲異鼠。豹文虎臆。辛怡諫作鼯鼠賦。慮若虛非之。謂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者。一坐驚服。然郭景純實作豹文鼯鼠讀。不從許說。二鼠迄無定論。又攷漢時。識豹鼠者。郭注爾雅。謂是漢武帝時終軍。而類聚引竇氏家傳。謂是光武時竇攸。水經注文選注三輔決錄注。亦均謂爲攸事。

雋淚

瞎兒一淚。苻秦故事也。梁邵陵王綸戲湘東王詩用之。詩云。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雋淚。望直有全功。

廣成子解

東坡取莊子黃帝見廣成子一段。注而輯之。命曰廣成子解。自是好奇之士。如王煇紀子游事而撰言子。徐達左提唱心學而輯顏子鼎編。汪暉掇孝經載記等書。題曰曾子。拾孔叢及中庸等書。題曰子思子。凡此皆坡作之俑也。

禹薦皋陶

命樓子紀禹事云。乾吾國獻裘毛有五采。薦咎繇於天。將以致禪。會咎繇終。復薦益。則禹嘗薦皋陶也。

崔沖

朝鮮人士之向學。由於侍中崔沖之起九齋。彼土號沖爲文宣公。

嚶迺

劉棗強詩。卽言史也。聞歌嘜迺深峽裏。卽款乃也。文異而音則同。許有壬及弟有孚等唱和詩。號圭塘款乃集云。有壬別業有池。千步。形若極圭。因號圭塘。

狃陽之銅

江總持鐘銘。鳧氏之匠。狃陽之銅。鑿鑿鑄。刻獸鑄蟲。朝驚鷺嶺。夜動龍宮。百非洗蕩。萬善昭通。長如五淨。水證三空。兒童詢狃陽何義。愚按山海經南山經云。狃陽之山。其陽多赤金。郭注銅也。江令卽本此耳。

六祖

沙門稱四祖一隻虎。聲光動寰宇。六祖一張碓。踏著關捩子。然唐賢文集。於大鑿尤極推崇。劉夢得曹溪六祖第二碑云。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投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痊其瘡。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詮。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無。能使學者。還具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妙不可傳。口傳手述。則滯於有。留衣空堂。以俟天授。

博徒喝采

博徒喝采。厲聲而呼。自古已然。馬融博蒲賦云。精誠一叫。十盧九雉。

四維

古有四維之戲。畫紙爲局。截木爲棊。漢徐岳數術記。述其變態云。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狗鄉。鼠

人虎座。大約以十二時爲博采。今無此戲矣。

安石

石榴可稱安石。漢李尤德陽殿賦。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蒲桃安石。蔓延蒙龍。橘柚含桃。甘果成叢。

政和九鼎

宋史。政和四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鼎九。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蒼鼎。南曰彤鼎。西曰皐鼎。東北曰牡鼎。東南曰闕鼎。西南曰阜鼎。西北曰魁鼎。至八年。又鑄神霄九鼎。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醴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火蛇蟲魚金輪之鼎。凡十八鼎焉。據鐵圍山叢談。北方寶鼎。未幾而裂。金狄之變。是其兆已。又按仁宗時。亦嘗鑄鼎十二。圓丘用五。宗廟用七。牛鼎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監工者爲阮逸胡瑗。詳見玉海。同一鼎耳。在仁宗則爲文德。在道君則爲不經。當時蔡京官銜。加定鼎禮儀使。尤堪詫異已。

反金人銘

稷廟金人。三緘其口。世儒多樂道之。乃王粲孫楚。均有反金人銘。楚文尤暢。其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云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殺機。括囊无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假說周廟。以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文載唐

論量

明道先生曰。人有斗筲之量。釜斛之量。鐘鼎之量。江湖之量。江湖之量大矣。然有涯涘也。聖人者。天地之量也。予嘗爲劉融齋宮允代作文文端公六十壽詩云。家儲無甌石。雅量擬江河。本此。

康保裔

宋史忠義傳。首康保裔。其時路振作祭戰馬文云。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未嘗以死節許之也。今黔粵間皆廟祀之。呼爲康王。或稱康公。黔中奉祀尤謹。與南王竝。

答韓持國書

蘇子美被魚周詢劾罷後。寓居吳下。其答韓持國書有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放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塔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唐世斷屠有定日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敕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日不禁。此唐世斷屠之大略也。至宣宗大中五年。敕從本年正月。起。三年內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卽以諸畜代。其限以三歲。不知何故。惜史弗詳。

晏元獻

晏元獻公凡銘曰。小彼防噤。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觀其詞意。亦憤之至矣。乃以笏擊斃僕隸事聞。出守南京。何言之弗相顧耶。

毋邱儉

毋邱儉承露盤賦。較陳思王鑄詞尤偉。有云采名金於崑邱。斬扶桑以爲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歐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匪離匪斷。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連。雙鷗集焉。卽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旣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

金牌請印

宋制諸王節度觀察使印。皆有塗金銅牌。文曰。牌出印人。印出牌入。見輿服志。今惟軍機處以金牌請印。其他未聞。

蒲墩

宋史禮志。凡大宴宰臣使相。坐以繡墩。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鬪毬。蒲墩疑卽蒲團之略高者。

書同名者

佛家有心經。而真西山亦纂心經。揚子有法言。而宋劉鶚仿之。著法語。王君玉作國老談苑。孔平仲亦有談苑。岳珂作程史。而李德裕先有程史。考工記注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云牀前几也。集韻又訓輿。輿同。

范祖禹。輯唐鑑。而石介。亦有唐鑑。張璠。荀悅。均譏漢紀。謝昊。劉璠。何之元。均譏梁典。吳兢。韋述。陸長源。均譏唐春秋。令狐澄。柳玘。均譏貞陵遺事。韓琬。韋述。均譏御史臺記。惜其書不盡傳耳。張

璠以下詳唐書藝文志

劉瞻

李文溪曰。唐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於滄。按劉瞻直言敢諫。中外想望丰采。足可比美曲江。豈特比肩公輔而已。瞻弟_衍哥得道隱於羅浮雲笈七籤具詳之

十岳

道經。海外五岳。一曰廣衆之山。天之東岳也。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三曰爾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其說不經。明王寅中年習禪。事古峯和尚。古峯曰。五嶽游海內五岳。今將再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寅聞其語。自號十岳山人。黃梨洲除夕詩。十岳平生虛夢想。六經注脚未分明。語本於此。非謂杜光庭大洞天也。

勇丁搶掠

勇丁搶掠。自古已然。趙元鎮疏云。每兵數人。結爲一黨。或強奪所賣之物。不還價錢。或抑令空手之人。般負錢米。小不如意。歐擊隨之。按其時雖以韓蘄王之賢。亦難約束。宋史張浚傳。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則世忠且然。何況其他。

金毛師子

游宦紀聞。箕仙光遠偈云。捉取金毛師子。任他烏兔如飛。俗稱犬之黃色而脩毫者。曰金毛獅。亦有本矣。牛而虎斑者。古曰魘牛。金樓子。魘牛不可使捕鼠。

焦南浦

焦袁熹仿朱陸掣授經圖。作儒林譜。叙列漢世治經學者。其用意未嘗不是。第此木軒經說。疵類頗多。如論長狄鄭瞞。謂其女子亦必長大。否則八尺之婦。不可配三丈之男。又於公子宋嘗醢染指一條。記康熙中進士頤三典。食鼈殞命。近於小說。不足云經學已。

金剛峯

金剛一萬二千峯。朝鮮名勝也。其使臣朴齊家。有應國王令長律驚句云。近海蒼茫元氣積。滿空飛舞素峯稠。

星二則

徐朝俊中星表。只列四十五大星。角。亢。大角。氐。貫索。房。心。尾。帝座。箕。織女。斗。河鼓。牛。天津。女。虛。危。北落。師門。室。壁。土。司空。奎。婁。胃。天。困。昂。畢。五車。參。觜。井。天。狼。南。河。北。河。鬼。柳。星。軒。轅。張。翼。五。帝。座。軫。或疑爲簡。按經星二十有八。爾雅止記其十七。其未及者。北方須女危。西方胃觜觶參。南方井鬼星張翼軫。十有二次。只臚其九。實沈鶉首鶉尾。均未之及。五星則述其一。歲星熒惑填星辰星。亦弗之及。又如月令。只舉二十六星。有建與弧而無箕昂鬼張。史記歷書。只列二十八星。有建罰狼弧而無斗觜井鬼。古人誤述。擇要而言。固不貴繁而貴當也。利瑪竇亦見及此。其經天該。七字爲句。從紫微垣起。至軫而止。頗簡而明。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於奎宿。未幾。張士誠作亂。自稱誠王。二十五年冬。太白辰星熒惑聚於斗。次年明祖取淮徐等州。詳順帝紀。

文人相輕

田汝成炎徼紀聞。於田州之事。咎王陽明之姑息。於黃瓊之事。咎于忠肅之隱忍。蓋文人相輕。自古爲

然。不足怪也。至如張鷟朝野僉載。不滿於狄梁公。其評曰。胆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則詆譏更甚矣。

鞭撻

俚語尉邊用鞭。叔寶用鋼。本無稽之語。而王圻約通考。列之軍器圖。又因緯書言倉頡四目。遂畫一而有四目之人。何鄙俗之至此也。

補饗禮

秀水諸贊善錦。以儀禮有燕禮公食大夫禮。而饗禮久佚。遂取周官載記。精心結撰。勸爲一編。曰饗禮補亡。蓋以經補經。非鑿空之論也。若明人作弟經以配孝經。因忠經而撰廉矩。徒供覆瓿耳。錦又有夏小正話一卷。毛詩說二卷。均不及此書之麗。

孫退谷

孫退谷曰。家有小室。入冬則居之。其中有楊補之竹。趙子固水仙。王元章梅。吳仲圭松石。余以八十之老。婆娑其間。命之曰歲寒五友。其風致殊不可及。其人品則不足述也。在古人中。與董道周伯琦相近。廣川書畫跋。極爲精詳。而曾受張邦昌僞官。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伯琦六書正譌。亦稱淵雅。而後屈節於張士誠。見七脩類稿。元文宗時御史劾博士柯九思性非純。其行極矯謔。挾其末技趨附。門請器黜之。見本紀。

上宮

上宮樓也。見趙岐孟子注。下陳猶言堂下也。爾雅。堂涂謂之陳。晏子諫上篇。謝於下陳。天味。雍州所貢玉也。綴衣。大幄也。見書顧注命。爰閭阮吾山云。猶今帳篷。

簡平儀

郭守敬以似釜之器。仰肖穹儀。名曰仰儀。其銘有云。斜起南極。平釜斂也。上下懸直。與鐵會也。已發前人所未及。梅文鼎說尤精。謂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簡平儀以平間測渾圓。尤得古人蓋天之精意。凡回回歷泰西歷。皆本蓋天。先生融會中西。其歷學疑問補等書。於西法九家。批卻導竅。直駕乎薛鳳祥王錫闡之上。若守敬及扎瑪魯鼎輩。不足言矣。

洪北江

洪稚存先生。於袁趙蔣三家。俱有不足。詆袁尤甚。比之通天神狐。而當時貴官大吏之詩。皆極贊美。世頗以爲謾。袁雖前輩白居。稚翁詩中。僅稱爲大令。世亦以爲隘。其乾隆府廳州縣志。爲生平得意之筆。覽其書者。咸以京相璠司馬彪一流許之。而章實齊學誠。痛加指斥。謂當首部院。不當冠以布政司也。見文史通義。然余服膺先生數語云。環堂而行。跬步有幾。行之不已。可積千里。索書而觀。書苦易竟。循環讀之。義乃不盡。

至游子

元真子。張志和所撰。以鸞鷲氏梭祝氏寓言。無他精義。去尸狡鷗冠天壤矣。至游子。不知何許人。前有明人姚汝循序。意卽姚作也。其中頗有名言。尙勝於元真也。如云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養富。又云外護其身。如惜千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鷗。勿容一針之破。其百問篇。又與左慈相訣等書相近。有云左臉者。岱山也。額者。衡山也。右臉者。華山也。頰者。常山也。鼻者。嵩山也。五臟。五湖也。六府。六曹也。三焦。三台也。大腸九曲。九江也。腦之中有九房焉。其骨八片。九房之中。四雌五雄。

孔沖遠

盧見曾序匡謬正俗云。唐祕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酒孔沖遠。同定五經正義云云。吳氏省闕。以孔穎達字。史作仲達。疑沖遠爲誤。不知孔穎達碑。實字沖遠。見石墨鐫華等書。且唐誓不著其年。碑云春秋七十有五。不言預脩隋史。碑云。與魏鄭公同脩隋書。

孟子多舛誤

王錫四書索解。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攷據。趙注引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考公廡。及其子元公宏。與此相值。意者後世避諱。改考爲定。改元爲文。又王白田先生懋竝云。齊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孟子七篇所言之齊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乃道其實。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年。距湣王之歿。且二十五年。孟子已不及見矣。其說尤確。滕君之舛如彼。齊事之悞又如此。况趙岐弗注之外書乎。外書四篇。內若靈龜隱於萊。孟子曰。介士也。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大率皆仿孟子描畫而爲之。其文說第二云。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各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淺陋如此。其僞無疑。至林慎思續孟子十四篇。更不足道矣。

天公賤

喬道安與天公賤有云。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生癢瘡。大如飯筍。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攣肋微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詞不盡酌。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蟻。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駭避。茲

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因熟如泥。語質而韻。較之責髻奴詞。更爲勝之。

文人游戲

自薛稷爲紙墨九錫。昌黎撰毛穎傳。其詞益工。宋初李覺。遂作竹穎傳以仿之。竹穎謂矢也。後人有冒公名。爲下邳侯革華傳。析韡字也。見陳長方步里客談。至明人陸奎章。製香奩四友傳。益儂薄矣。

記從祀事二則

四氏立學。肇於晉之范武子。泗水侯伯魚從祀之議。始於朱子。衢州聖裔得博士。始明正德間。史記孔子世家。敘至安國之孫驪而止。王儒東邵事略。亦牽叙安國於其中。按安國非大宗。今曲阜聖裔。皆孔子九世孫騰之後。騰漢高時爲長沙太守安國。生至臨淮太守孔廟兩廡無王良。而心齋類稿。紀崇禎二年。奉旨從祀。原委甚詳。

藏佛

藏佛有銅泥二種。銅者窮年累月。始竟其功。中有蠟頭細字佛經。非重價不能獲。其紅泥範像。俗言屑佛骨和硃砂以爲之。番人珍若拱璧。並西藏亦不可多得。李心衡金川瑣記坎扒窪者。藏中貝多葉也。洪稚存有坎扒窪歌。

元世多封號

元世神祇加封號者甚多。泰定帝紀。加封廣德路祠山神張真君曰普濟。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鹽池神曰靈富公。洞庭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靈公。順帝紀。加封危全諷爲南庭忠烈靈惠王。天妃父爲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獻公。比干仁顯

忠烈公。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尹喜徐甲庚桑楚文子列子莊子。均封真君。孝女曹娥。亦封夫人。其時災異迭見。伯顏太師。請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云。

關林

關神武墓。世稱關林。劉松荃太守。有恭謁關林詩云。白日千秋邨嶺北。丹心萬古蜀川西。史無周將軍。然實有其神。李心衡金川瑣記云。各屯武廟中。據周將軍。皆著一鐵製履草。緣登春溝之役。將軍見形督陣。幡腹睥目。一足著韉。一足著鐵履。如草鞋形云。

檮蒲磬瓏

古之檮蒲。斫木爲之。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操檮弄棋。文局檮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檮博子也。讀與瓏同。是其初本以木爲質。其後始改而用玉用牙也。古之玉瓏。今人呼曰昭文帶。古之磬玉石爲之。今之磬乃巨鉢耳。然其悞已久。唐鮑溶詩。霜中水南寺。金磬冷冷然。放翁詩自注云。釋氏謂銅鉢爲磬。陳洪進納士表藥載在門龜編盈室龜謂印編謂綬也。

臺山

五臺諸刹。咸奉曼殊。洵霞表天城。華嚴真境也。然其名稱不一。中臺演教寺。曰儒童文殊師利菩薩。東臺望海寺。曰聰明文殊師利菩薩。北臺靈應寺。曰無垢文殊師利菩薩。南臺普濟寺。曰智慧文殊師利菩薩。西臺法雷寺。曰師子吼文殊師利菩薩。順治初。於翠巖古雪。建壇祝釐。康熙間。刊利圓光。三邀巡典。乾隆中。六次駐蹕。問俗臺懷。御書千手千眼佛經。賜珠林花雨。容皇亦遵成憲。黃屋省方。並敕大圓鏡智諸殿。熬茶供佛。章嘉呼圖克圖等。咸有恩資云。內典稱南牛首。北五臺。均文殊顯化之所。今臺山照輝宇內。面牛首僅爲法融道場。豈山靈亦有遇有不遇歟。

獨鹿舞歌

古獨祿詞。獨祿獨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古明君曲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污殺我。兩歌相似。詳蕭子顯齊書樂志。其前一曲。子顯云是晉獨鹿舞歌。

齊世歌謠

齊書樂志。錄淮南王舞歌云。淮南王。有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黃鶴。還故鄉。又齊世昌詞云。齊世昌。四海安樂。齊太平。人命長。當結久。千秋萬歲皆老壽。又曰貯詞云。陽光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裳。情發金石媚笙簧。羅桂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驚若思疑且翔。轉盼流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歌來何晚意何長。明君馭世永歌昌。此歌王儉製以上歌行。宛然初唐人語。其五行志所錄各謠。如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乃顯敬兒襲江陵之應。洋洋千里流。流髮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踏不得起。誤殺老老子。乃遙光舉事徐孝嗣被殺之應。野豬雖啼。馬子空闕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東昏屬猪梁。主屬龍蕭頴。胃屬虎六十三。謂崔慧景三八乃蕭齊歷數尤饒古趣矣。惟俳歌一首。不可強解。詞云。俳不言不語。呼俳喻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柳虬

令狐德棻周書文帝紀。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文定公曰。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宜勉之。公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

辯詰論公卿。噫。天道好還。黑秦廢其七歲之君。厥後陀羅尼統萬突。悉殞薩保之手宜也。虬可謂衰朝之南董矣。壯矣哉。梁書王僧辯傳稱秦爲字文黑秦

又按北史虬傳。虬以是年冬卒。豈觸老姦之怒。如荀彧以憂死乎。

蘇綽

蘇綽有言曰。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四語精。當。居官者宜書座右。

古人姓名之可攷者

箕子名胥餘。莊子小司馬注大毛公名亨。陸機詩疏伏生名勝。晉書伏滔博文翁名黨。字仲。出歷代小志園公姓圈。名乘。字宜明。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詳。周靜語其角里先生角字宋太宗以問崔遲怪偃云川上一撇不成字太宗然之見京都事略。太公一稱呂牙。見晉書張載傳。一稱姜牙。見史記齊世家注。禹一稱大帝。見汲冢周書殷祝解。夷堅卽庭堅。見服虔列子注。君陳卽周平公。見竹書紀年沈約注。論衡之帛喜。卽伯喜。秦策之中期。卽鍾期。又別作中期詳汪氏述學。陸吾卽肩吾。欽鳩卽堪坏。狐不偕。古賢人。司馬彪云務光。黃帝時人。長七寸。皇甫謐云以上四人均見莊子。

方言

有人呼岫之突出者曰岫。東有青山岫西有崑崙岫西岫尤奇特號噴天龍云見潘耒天台山記太湖中謂小山曰岫。有東西南北四岫見太湖備攷。渡程呼港爲島。有湯淺沈淺和尙樓等名石柱記。腰備列之。燕薊間謂湖爲淀。南海人呼支河曰浦。音平不作濁字讀見廣東新語等書高麗名島曰苦。見徐兢使高麗錄增城謂岸爲窟。

閩禺

吳郡賦。當上檄師。選自閩。或以單舉。禹字爲疑。蓋秦漢時嶺南諸郡。統曰番禺。漢書南粵王趙佗傳云。任囂召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是其證也。又漢書敘傳述南越諸國。云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夷。閩越東甌。又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傳論云。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更其證已。廣東一語北字訛爲海蓋明季人疏於考證往往如是。

遼刑最酷

遼刑最酷。有投厓砲擲車轆釘割鬚殺之刑。誦上者。用鐵錐椿其口殺之。亘古所未聞也。詳遼史刑法志。又有得罪而生瘞之者。聖宗紀。統和二十四年夏五月。幸炭山。清暑。幽皇太妃呼紐於懷州。囚夫入伊瀾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金末亦有鐵籠火炙及蒸殺於市之刑。見元史李守忠及石珪傳。

元末復劓刑

元順帝初。詔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詳順帝紀。

陳東

靖炎兩朝見開錄。托名陳東。東以建炎元年八月死。何由得記紹興以後事乎。明時少陽墓道。亦鑄汪黃。未幾二像皆仆。遂不復立。東之功究遠殊武穆。汪黃之罪。尙不至如秦會之也。

王右軍誓墓文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

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許文恪公附先公薨表

錢塘許文恪公。少謁楊中丞護。楊曰。爾一甲一品相也。公憂不壽。楊曰。若骨法蒼老。必享大年。公果一甲第二人。仕至吏部尚書太子太保。余求公表先隴。公郵文以寄。其詞曰。由楊郡西行七里。至七里甸。又八里。至雙墩。墩南五里。一峯隱然。蒼翠如沐。土人謂之廟山。有墓當墩之隅。與山相望。則通議大夫禮蘇蔣君阡也。君岐嶷冲和。博涉羣籍。未冠應童試時。江都黃觀察承吉。文雄一時。偶臚古籍之孔墨對舉者十數條。以示同社。士林驚服。君曰。晉書郭瑀傳。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具。應補人之。黃聞歎異。太守校士。以仕無中人不如歸田命題。本魯褒鏡神論也。君論末言李令伯東堂賦詩。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褒密同時。蓋古語耳。太守奇之。首擢焉。無何。丁繼母焦氏艱。服闋。以國子生試京兆不售。遂不復試。君故喜施予。弗工治生。家遂中落。鬻田還已及弟仲之債。仲曰。嘻。債可緩歸也。無田無食矣。宅一區當屬我。君聞之曰。吾願也。挈妻若子。賃一小屋以居。其年爲道光辛卯。冬臘。雪寒甚。突煙不黔。君暨配許淑人。無懟色。世以漢薛包方之。甘泉盧明府。以饜刻名。江淮人曰。盧令。令答撻輒至千。里有欠蘆洲客金者。繫於官。逾限將笞。君盡典篋中衣。爲脫其責。鄰黃氏。昆季爭產而鬻。某往勸之。止不訟。戚某好蒲博。虎冠吏羅織之。長流肅州。君恤其家。無所不至。生有九成於色。每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遇有筭妓同筵。則拂衣起云。君以道光庚子年正月三十日卒。年五十二。淑人儉約慈孝。郡稱賢母。子超伯。進士第一。觀政刑部。入直軍機。淑人每郵書京師。必誠毋鑽營。毋鏗薄。毋博上官一時之喜。世以爲名言。拊諸從子如所生。待寡媳如己女。年六十一而卒。其年爲咸豐元年三月十六日也。刑部暨兄繼伯。弟榮伯。諫吉

合葬。窀穸如禮。繼伯郡明經。與其亡兄慶伯。弟超伯。並有文學。桑梓間號三蔭。方君之以宅畀仲也。薄游雲臺。泛海以達胸山。舟中有老人贈書一編。乃玉照定真經也。君覽之有得。遂精于平。卜方伯以侍御史出守皖江。道經廣陵。父老爭遊。君謂超伯曰。汝他日亦當以鐵冠守數郡耳。竟如其言。養園老人許乃普表。

高引

鹽商之說高引。起於明正嘉中。其時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求索於撫臣。買高賣窩。一引獲六錢之息。真正商人。轉無此物。輾轉求乞。把持居奇。鹺政遂壞。自御史秦鉞者。視鹺兩淮。謬增餘鹽以希賞。商益不支。詳陳明卿八編彙纂。本朝道光間。江督陶公。忿窩商之病鹽法也。遂奏請裁之。於是向無窩引。但蓄現銀者。獲利十倍。而鉅商大賈。積窩待價者。化爲貧人。淮窩直二千萬金。一旦汰除。失現銀二千萬。淮鹽迄無起色。甚矣興利革弊之不易言也。

岐黃之學十六條

醫書最古者。莫如素問。次則八十一難經。班固賓戲云。蘇鵠發精於針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醫和譏述無聞。究未足齊名扁鵲也。第越人有論無方。其有論有方。自仲景始。仲景金匱要略。亦稱金匱玉函經。以徐彬注爲顯明。注傷寒論。則金成無已也。黃帝岐伯。秦越人。暨仲景。是爲醫家四聖。黃元御四聖心源十卷文極博辨。

韓詩外傳。述扁鵲活虢世子云。扁鵲入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炙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三陽五輸句不可解。陽子子明子游子儀子越。當是人名。疑皆秦越人之弟子。

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諸靈蘭之室。泊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其類末詳素問中。

李東垣名其書曰蘭室祕藏。又醫家有明堂彙經。皆本此。

注素問之王冰。唐寶應中人也。官太僕令。世稱王太僕。有據杜集。謂其名當作砮者。然唐宋志皆作冰也。靈樞即黃帝九靈。冰更名之曰靈樞。在醫學中。與滑摯寧之注難經。成無己之注傷寒論。厥功相埒。

焦氏筆乘云。素問脈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即澀字。古通用。

宋世極講求醫學。初猶隸於太常。後更備設提舉。其制分設三科。曰方脈科。針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爲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爲小經。針科瘍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針灸經。每歲春試。至崇甯間。又改隸國子監。南渡後稍變其法。然討論未嘗不加詳也。其老師宿學之在北方者。悉爲金有。蓋起大家。聊攝則成無己。河間則劉完素。易州則張潔古。考城則張子和。東垣老人李杲。尤卓卓駕乎諸家之上。非金源高手獨多。皆天水九朝講究煎陶之澤也。東垣癸元好問腦疽灸大如兩核許灸至日壯始覺痛而痊。

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然蒙莊之書。已稱導引。華夷之伎。尤重五禽。倘能習之。亦攝生一法也。近人仿隋志導引圖例。採易筋經韋馱獻杵等勢。分十二圖。一稱十二段錦云。

仲景。傷寒之聖也。以舌觀病始於仲景。其後金鏡錄衍重三十六圖。吳江張登又纂傷寒舌鏡錢乙。兒科之聖也。宋史方伎傳乙以顛顛方著名。又錢有藥證真訣。論幼科。然小兒痘疹。惟明人徐謙仁端錄爲最詳。以齊東野語觀之。痘疹之盛行。當在宋末元初之際。故錢乙書中。尙略。或云種痘始王丞相旦。亦無確證。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同郡張伯祖。意伯祖亦和緩傳矣。

張介賓以人參附子熟地大黃爲藥中四維。人參地黃爲良相。大黃附子爲良將。又分藥爲八陣。曰補曰和曰寒曰熱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其原皆全書中。傷寒曰典。雜證曰說。尤爲奇恣。雖刀駁劉守真朱丹

溪之說。然誤投參桂。亦足戕生。蓋乎仲景之說曰。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宜乎於此道中稱聖矣。介賓博學多能聞途歇而知遠左之將亡。觀乾象而決宮車之晏駕。不僅以醫術著也。見黃梨洲文集。

宋史林栗傳。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欲起此疾者。必於其嗜慾。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猝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已。

龐安時曰。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乎。配遺濫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考而得。審而用之。病不得逃矣。安時著有難經辨。數萬言。見宋史本傳。桐城氏婦臨產七日而胎不下。百術罔效。安時往觀之。令其家具湯溫其腰腹。自爲拊摩之。孕者痛而呻。旋生一男子。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吞膈腹。捫其虎口。針之。即縮手。而生兒虎口果有痕。錢乙晚得周痺。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逾斗。乙以法噉之。由是雖偏廢。而骨氣如全人。詳乙本傳。可見藥之爲用。地道宜真。熬炮更宜當也。

道引家有所謂眼功。按莊子外物篇。昔臧可以休老。注。以兩手按目之四眥。令眼神光明。按臧皺紋。可以沐浴老容。則其傳已古。

醫者謂寡婦尼僧之脈。與有夫之婦不同。及吐血飲寒涼。百不一生。皆本褚澄遺書。小兒不能服藥。其母服之。藥從乳傳。其說本於明人薛鎧。

李濂醫史云。倉公神醫。僅生五女。其師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可見醫家無種子之術也。

俗謂蝦蟆蝸虎等物爲五毒。朱竹垞集有五毒篇。然實無稽之說。周禮瘍醫注。今醫方有五毒之藥。合黃整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係指藥石而言。

唐時方言。以稍可爲校。薛能黃蜀葵詩。記得玉人春病校是也。王肅外臺祕要。療痢稍較。較卽校字。

程衍道注非。

聲調譜

于鵠秦越人洞中詠云。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惟雷風。清齋將入時。戴星兼抱松。石徑陰且寒。地響知遠鐘。似行山林外。聞履葉聲重。疋得更俯身。漸遠盡夜同。時時白蝙蝠。飛入茅衣中。行久路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宮。羊士謬入陽羨南山。游善權寺。呈李功曹云。結纜闌渚曉。紫巖上連岡。晏溫值初霽。去繞山河長。獻歲冰雪盡。細泉在路旁。行披松杉入。激瀾橫石梁。層閣表精廬。飛甍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遠方。潭嶂積佳景。萋萋多早芳。具觀澤國秀。重使春心傷。念遵煩促途。榮利鶩隙光。勉思脫冠意。共匿無何鄉。二詩微婉冲和。無宋人叫囂粗獷之態。宜聲調譜首錄之也。至秋谷談龍錄。痛詆阮亭。並及汪蛟門輩。不可爲訓。

四星聚

宋書天文志。漢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柳張三河分。後有王莽赤眉之亂。而光武興復於洛。晉懷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後劉有聰石勒之亂。而元皇興復揚土。漢獻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後有董卓李權暴亂。黃巾黑山賊擾。而魏武迎帝都許。建安二十三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魏文受禪。太元九十年。義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與魏同也。又按後漢劉知遠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於張。占云。常有帝王興於周者。則四星之聚。尤主非常。乃豪傑乘時之應。

彌綸儀

徐朝俊編繪儀圖說云。句陳共六星。其第二星最明。凡近極諸星。惟大帝句陳。明太易認。一晝夜一轉。常見而不沒者也。

陸篋齋

宋史呂祖謙傳。讀陸九淵文喜之。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然晦翁未識象山。已斷其爲禪學。初尙招徠之。後益不合。紫陽門人。至比子靜爲告子。象山年譜。陸篋所輯也。明人陸篋齋。持論平允。其言曰。人心與事物不相離。舍事物而往求諸心者。禪學也。遂事物而不求諸心者。俗學也。餘階銘篋齋墓。稱其不附陸學。亦不墨守朱學云。篋齋嘉善人名。郭官巡撫。

文中子之妄

王通字仲淹。世稱文中子。范公以其字爲名。而字希文。非慕江文通也。然中說乃杜淹及王福時等僞撰。舛誤甚多。李德林卒於開皇十年。通甫七歲。乃云李德林請見。又云安平公問政。妄謬顯然。其他捏飾。不一而足。兎公武郡齋讀書志。洪邁客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均辨之甚詳。明末華亭高士吳騷著頤頤集中有駁天師世家叙一篇詞尤健舉。

注語似經子者

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口和。故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向秀莊子注。虎以食陷穿。人以欲陷詐。汲冢周書孔見注。純訐似直而非直。純宕似通而非通。劉勰人物志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射記鄭注。小雀也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王逸楚辭注。養命者見鼎。了性者見鉉。陸佃爾雅義語以上皆注語之似經子者。

叔仲會孔璇

史記索隱。叔仲會少孔子四十五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今從祀無旋。殊不可解。明人劉濬有孔顏孟三氏志。劉天和有仲志。吳兆祥有陋巷志。陳鏞有闕里志。張雲漢有闕子世譜。其書多佚。近鄭大令曉如闕里述聞。較詳備焉。闕里志近經孔太守昭浹。刊圖像皆備。

玉尺

顏魯公李齊物神道碑。上嘗賜公玉尺一。詔曰。謂之尺度。可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爲此賜。今人以爲典試。不知何本。

犁鑊

犁冠。犁鑊。犁館。犁鑊。一物而數名。說文瑁字解云。似犁冠。繫傳云。犁冠卽犁鑊也。爾雅郭注。鑊形似犁館。舊唐書李齊物傳。得古鐵若犁鑊。釋名云。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頭曰鑊。似鴈頭也。楊復光收復京城表云。屢鋤鑊以成錄。刃殺耕牛以恣燔炮。組鑊二字有本。

鹺利最溥

鹺利之有闕軍國。非淺鮮也。卽以契丹而論。太祖時有炭山鹽池之利。八部皆取食之。其後於和拉灤取鹽給軍。灤中鹽益多。上下皆足用云。見遼史食貨志。

海運志

明隆慶中。總漕王宗沐撰海運志。其時山東巡撫梁夢龍。亦著海運新考。大旨俱本於邱濬之大學衍義補也。然萬歷初。海運遭風。迭經飄溺。事竟不行。

事始

轉漕起周初。逸周書文傳解。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案牘鈐印。亦起周時。周官職金。禍而繼之。康成注。繼者印也。既揭書掄其數量。又以印封之。是其證也。文書押字。起於戰國。韓非子有云。田嬰具押券。葉抱崇說印說同年終封印。蓋起漢初。淮南時則訓。孟冬之月。慎管籥。固封璽。高誘注。璽印也。子弟移獎。東漢之初已有之。明帝即位詔云。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

一鼓一發

十二斛爲一鼓。見禮記曲禮疏。東海樂溟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十二矢爲一發。見猗覺寮雜記。朱新仲說

六尺

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後漢書明帝紀。詔曰。高密候禹。元功之首。東平王倉。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章懷太子注。六尺謂年十五以下。大節謂大事。焦弱侯曰。觀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任彥昇

劉孝標廣絕交論。雖爲任昉而作。然其敘述亦有微詞。如云。雖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冠蓋幅帙。坐客恆滿。其平日之廣爲結納。不立崖岸。可以想見。東晉之世。用昉爲中書郎。由梅蟲兒之力。昉往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事見南齊書。如昉者蓋才士之流。非端人之操也。昉辭又參緣起自詩賦離騷。手摧瑗草書。勢王褒儉約其日。凡八十有五。

昌黎不及趙元鎮

趙元鎮謝潮州安置表。語極和平。毫無尤怨。乃昌黎到潮謝表云。居蠻夷之地。與魍魅爲羣。戚戚嗟嗟。

。日與死近。潮州雖遠。蠻而匪夷。何至日與死近。似此胸次。去元鎮遠矣。公與大顛往來。亦屬疑案。釋本界之正宏集。不得謂之皆諫也。

娶婦可考者

元微之初娶韋蕙叢。繼娶袁柔之。獨狐郁爲程德輿壻。蔣繪爲高智周壻。柳公綽爲韓皋壻。張延賞爲苗晉卿壻。章泉又延賞壻。楊於陵爲韓滉壻。潘炎爲劉晏壻。韋執誼爲杜黃裳壻。蔣係爲韓愈壻。段安節爲溫庭筠壻。吳淑爲徐鉉壻。范希文與鄭戩。皆李昌齡壻。王陶與滕元發。皆李晉卿壻。富鄭公與楊察。皆晏殊壻。韓魏公乃崔侍郎立壻。程明道彭思永壻。蔡卞王安石壻。陳堯咨馬亮壻。王鞏張安道壻。歐公初娶告偃女。再娶楊大雅女。三娶薛奎女。黃山谷初娶孫莘老女。再娶謝師厚女。范祖禹妻呂公著女。程秘妻王淮女。此皆散見史籍中者。最可異者。皇甫湜作昌黎墓誌。稱公女初適李漢。後離婚嫁樊氏。殊不可解。

唐仲友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台州守唐仲友撰。仲友與朱子相忤。爲朱子所論罷。宋史因不爲立傳。然在台州。抑奸拊弱。發粟賑饑。民頗賴之。是書以周官爲綱。而諸經史傳。以類相從。具有條理。圖尤經緯詳明。其時永嘉鄭伯謙。輯太平經國之書。亦欲發揮周禮。而體例遜此遠矣。乾隆中。於永樂大典搜出之。復成完帙。洵快事也。世以仲友與紫陽齟齬。薄其爲人。抑思名臣言行錄中無劉器之。器之亦何損哉。

耳眼銘

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司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羣。無迷邪詔。炫惑莫分。又眼

銘曰。惟正是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攸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子良雖貴介無足述。此銘實伊川視聽箴之濫觴

何平叔在三賢之列

三國志魏齊王紀。錄何晏奏云。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親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可自今以後。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觀晏此奏。藹然儒者之風。魯論一書。晏功尤鉅。非丁謚鄧颺一流可比。王坦之廢莊論。以荀卿揚雄何晏爲三賢。非過譽也。范武子乃以晏與王弼。罪深桀紂。過矣。陳壽於魏末事。多爲典午回護。毫無直筆。魏末傳魏略等書。亦多失實。甚至謂晏好服婦人之服。冤哉。

訓注

王西莊曰。李勣曰。鄭注爲奇士。其實訓注皆奇士。惜奇功不成耳。天不祚唐。僂王叔文一不成。訓注再不成。乃至於不可救。傷哉。葛常之韻語陽秋。其說尤暢。謂世以成敗論人。故訓注不得爲忠。杜牧之贈李甘詩。至比爲二囚。蓋是時仇士良勞焰薰灼。士大夫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爲是。恐致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愚謂豈謂獨訓注冤乎。崔篆仕莽。翻列儒林。孟起拒操。乃曰大赦。玉璫混淆。是非倒置。文人大抵如斯耳。潘岳西征賦。置韓馬之大怒。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朱穆摯也。觀記以狼曷。人儒林傳

禪傍

莊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是春秋戰國之

俗偏枿。但求其厚而已。潛夫論浮侈篇。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士。亦競相放效。是漢世棺椁極貴者。亦不過豫章之木而已。邇來膺仕豪門。必用茵陳梁木。長安點買。多以油松代之。蟻蟲蟲穿。枯骨爲之剝蝕。惑哉。

石君墓誌

陸放翁石君墓誌。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此十數言。可以風世矣。

名言

周公訓魯公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而盈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韓詩外傳卷三所謂六謙之訓。楊子雲徐州牧箴云。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又幽州牧箴云。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針芒。公沙穆曰。居家之方。惟儉與約。立身之道。惟謙與學。枚叔云。欲人不聞。莫若弗言。欲人不知。莫若弗爲。杜恕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李鄴侯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見樵異記。蓋古語。孟東野審交詩曰。種樹須擇地。燕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溫公易說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又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沈作喆曰。富者怨之府。貴者禍之門。徐叔開曰。明人著聰言揚人失者。鴟梟之言也。證人隱者。鬼蜮之言也。傷人心者。兵刃之言也。陳蘆曰。明季人著簡隱餘編。毋責人以不堪。毋乞人所不願。談脩曰。亦明人著阿溇漫筆。善保家者戒訟。善保國者戒兵。近世桂林陳文恭公曰。學問當看勝己者。境遇當看不如己者。洪北江勵志詩曰。妄思奇福。必得奇禍。

妄思密金。必至家破。以上諸說。皆立身世之處。要徐彼閻公兩脚書廚。何貴也。

隋秦

杜紫綸讀史論略云。亡隋大與秦類。雖文帝初政。勝於始皇。而煬帝之惡。浮於胡亥。李密起兵滎陽。一如陳涉。恭帝之稚。等於子嬰。余謂德基之歷數幅員。宛然舍長。孟蜀之稱尊傳子。酷肖樓桑。此皆大鈞之默運潛移。偶然暗合者矣。

冠履

晉制。市僧以白巾帖額。書所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黃履。見廣韻僧字注唐制。里胥徒役。皆著黃衣。見李觀代太上蘇州摩使君論戴繁書金制。省院令史。懸挂書袋。用紫絲爲之。臺部各司。以黑斜皮爲之。寺監下至州縣。並黃皮爲之。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金史輿服志履底塗粉。自古已然。士冠禮白履以魁柎之。鄭注。魁。屨蛤。柎注也。蓋以蛤灰。柎注於履。取其潔素。

馬范合編

後漢書之八志。卽司馬彪續漢書之各志。非范蔚宗撰也。蔚宗之書。全本華嶠。后紀名目。亦嶠所創。其後王隱晉書仍焉。緣宋時孫奭建議。遂以彪之志補范之闕。合爲一編。改修三國志者凡數家。宋則李杞蕭常。元則郝經。明則吳尙儉及謝陞也。古晉史凡十八家。然如王隱虞預等之書。久經散佚。改修晉書者。亦數家焉。明人則蔣之翘晉書別本一百三十卷茅國綰。晉史刪四十卷本朝則郭倫晉記六十八卷及周濟也晉略六十六卷

霸史

十六國新史。見於隋唐經籍志者。和苞漢趙紀十卷。常璩蜀漢書十卷。燕太傅長史。田融趙書十卷。晉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僞事二卷。燕尚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尚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燕中書郎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侍中高閔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何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宋斐景仁秦記十卷。記前秦事。梁席惠明爲之注。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記十卷。長記姚事。燕僕射張謖涼記八卷。又劉晒涼書十卷。均記張軌事。涼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又高道讓涼書十卷。宋段國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段業傳一卷。隋志並稱有南燕起居註云。

楚寶

明人周聖楷。著楚寶四十五卷。以見楚中人物之盛。超按楚才稱最。春秋已然。百里奚。楚之宛人也。見新序范蠡。楚宛縣三戶人也。見吳越春秋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見史記。他如老萊子鷓冠子公孫龍子尸子呀臂子弓老子之徒蚬子。卽環淵皆楚人也。至屈宋景差。更彰彰在人耳目者已。

公孫龍子

馬融長笛賦。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務樸銑憤。荀龍之惠也。注。郭哲公孫龍。按公孫龍子六篇。跡府第一。白馬論第二。指物論第三。述變論第四。堅白論第五。名實論第六。語多詰屈難通。乃慎到之重儻。惠施之下走耳。

事始

音韻之反切。始魏孫炎。非始神珙。碑刻之集錄。始梁元帝。非始歐陽公。無懷氏封大山。是爲碑心始。鄭康成撰詩譜。是謂譜之始。作三禮目錄。是爲目錄之始。賞鑒家收古印。自王保嘯堂集。錄始集古印爲譜。自吾邱衍學古編始。六經本皆古文。改爲楷書以便讀。自唐衛包始。

小語賦

晉傅咸小語賦。楚襄王登陽雲之台。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饌。烹一小蕪。飽於鄉黨。唐勒曰。繁蚊鬚。附蚋鬣。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析薛足以爲棹。舫粒糠而爲舟。將遠游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沆濟。陟蠟蟻之崇邱。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全仿玉賦。可謂床上疊床矣。蕭梁諸侍從。如殷鈞王規王錫張纘沈約。均有大言細言詩。惟約詩爲工。約詩又以細言爲最。有云開館尺椀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陸士衡羽扇賦亦以楚襄王宋玉唐勒爲詞章法尤妙。

劉駒駘

劉駒駘不但工文。袁山松後漢書云。駒駘除縱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腹前臚

周必大殿試筆記次韻詩。尙醞時頒缸面酒。太官日饌腹前臚。自注御廚給食頗豐但品味未嘗易腹前臚出章昭辨釋名謂臚肉也

假黃鉞

漢晉以來。大臣賜鉞爲異數。陸遜假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見吳錄。辛毗仗黃鉞。當軍門。司馬懿軍途不出。見世說。兩晉除親王外。異姓只賈充王衍楊駿苟晞謝安數人。蕭道成將代宋。王儉謂必須。走卞

黃鉞。見齊書梁武東下。寧朔將軍庾域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見梁書當用兵之際。視九錫爲尤要云。

遺葛龔珮

崔子玉座右銘詞。以剛爲誠。其遺葛龔珮也。系以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孟有銘。几杖有誠。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變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急。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草是貴。仍是座右詞意。

器用別名

持風使。扇也。周支廷訓有持風使傳容成侯。鏡也。司空圖有容成侯金炯傳蘇理相公。櫛也。支廷訓有傳豪岸。刷也。唐詩銅銀移袖拂豪厘商君。酒杯也。劉啓元有商君傳姓陶名一中家于饒之景德新城侯。深盆也。亦支廷訓作傳侯姓陶名以滌壺子。酒壺也。劉啓元有傳湯媪。暖足瓶也。吳寬有傳湯蘊之。茶壺也。亦支廷訓戲爲傳曾元彥。甌也。宣室志

南北宋二十四臣

宋時。太廟以奉神主。天章閣以奉繪像。景靈宮以奉塑像。太廟用俎豆。天章閣用常饌。景靈宮用牙盤。惟其塑像。聲效如生。所以歲四孟饗。天子親行也。太廟配饗功臣。太祖則趙韓王普曹周王彬。太宗則薛文惠居正石元懿熙載潘鄒王美。眞宗則李文清抗王文正且李忠武繼隆。仁宗則王文正曾呂文靖夷簡曹武穆璋。英宗則韓忠獻琦曾宣靖公亮。神宗則富文靖弼。哲宗則司馬文正光。徽宗則韓文定忠彥。高宗則呂忠穆頤浩趙忠簡鼎韓黻王世忠張循王俊。孝宗則陳文正康伯史忠定浩。光宗則葛文正郊。甯宗則趙忠定汝愚。凡二十四人。又於昭勳崇德閣繪像肖之。鄭清之閣記云。自韓忠獻王趙普。至

邨故定公葛邨。合文武二十有三人。蓋其時尚未以趙福王配饗也。詳潛說友咸淳臨安志。

嵩呼

呼字亦讀仄聲。賈似道南郊慶成詩。壽稱長樂曉。嵩呼未央前。

兄弟均帝姊妹均后者

唐敬宗文武宗。皆穆宗子。兄弟三人。相繼爲天子。古未有也。高洋兄弟乃僭不足述。獨孤信三女。皆爲皇后。各生一代天子。長女生周武。次女生隋廣。又次生唐神堯。亦古所無也。

誌公五言詩

梁天監三年。寶誌公在重雲講次。忽賦五言詩云。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倭臣作欺忘。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後悉驗。詳隋書五行志。

嶺南易亂

嶺南風俗。重利輕生。自古已然。儂智高之由邕管陷封康等州也。皆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之謀。幸其時蕭注令番禺。蘇緘在英德。協力守禦。不然。廣州殆矣。其後狄青克邕州。梟師宓等五十七人。去其謀主。智高始無能爲己。見宋史廣源州蠻傳。元順帝時。亦嶺表先亂。至正三年。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惠州歸善民聶秀卿等。稱定光佛出世。與朱光卿相結。雖旋經撲滅。而漳潮又相繼亂矣。

古婦人有專集者

隋書經籍志。晉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注。梁有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晉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晉海西令劉麟妻陳珍集七卷。晉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晉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晉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又于袁粲集下注云。又有婦人牽氏集一卷。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又于丁廙集下注云。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

城隍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是齊梁之世。王公且致敬城隍矣。

蟻結

郭景純蚍蜉賦。出奇膠於九真。流積液其如血。飾士人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蓋卽吳錄所云赤絮膠也。玩郭語意。是古者用此膠。銅棺之四隅。槨弓注。謂畫楮之四角。其文如蟻。非也。

圃珖

己巳之春。偶步左衛街。購得一圓硯。蓋有分書四字。四圃珖片玉。其石非洮非歙。與恩平茶坑相近。似燥而質腴。石背銘曰。圃珖龍窩。隴此奇瑤。如經佛桑。如紺薺甸。剝爲墨海。借我藏六。讀自然書。纂夢華錄。署曰紫困叟題。余初不解何謂。本年夏。重游嶺南。新安大令伊君。閩甯化人也。言其邑志乃明隆武遺民李元仲撰。文筆甚工。因假觀之。其山川志中有所謂圃珖巖者。環山若圃。萬石皆玉。昔人釣奇。旌之曰圃珖。元仲讀書處。額曰石巢。又曰讀自然書。別有龍嶽巖。與圃珖鄰。又有瑞華巖。石柱懸立。俯視萬緣。元仲有詩云。瑤草未芽丹竈圯。紫園長閉道風微。始恍然悟是硯爲寒支物也。其詞

曰纂夢華錄。殆猶有滄桑之餘思乎。余藏硯甚多。而古樸推是石。擬名予齋曰圃琬巖館云。

古人通稱稟

石渠隨筆。有宋葉夢鼎手書二札。一稱惶恐端肅申稟判府監丞郎中公座。銜稱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一稱惶恐申稟船管朝議公座。銜稱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信國公。

于忠肅

齊次風先生未遇時。夢于忠肅公云。景帝易儲。吾具疏力諫而帝不從。後人不知。遂多妄議。皇史歲中。吾疏具在。子他日爲我白之。次風後修明史綱目。親至史歲覓忠肅疏不可得。以爲憾事。按俞長城有明景帝論。謂南宮之變。卽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公不能引大義以爭之。此奪門之禍所由起。忠肅所謂妄議。卽指長城一流人言也。攷王世貞名卿續記。及李之藻序忠肅集。皆謂公嘗再疏請復儲。又倪岳撰公神道碑。稱景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疏。乞復皇儲。本朝乾隆中。邵學士晉涵。得明通政司舊檔。敘景帝某年月日子某一本。爲太子事。疏稿雖遺。赤心如見。固無俟次風之蒐輯已。

英宗忌刻

明英宗降景泰母吳太后爲賢妃。其汪后但稱王妃。奪汪后銀二十萬兩。仍索景帝所服玉玲瓏繫腰。革去杭后封號。蓋伎刻極矣。景帝之薨。據陸釗通逸漫記云。係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黃宗羲萬里尋兄記。爲其六世祖而作云。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宗羲爲前明遺老。其文集多爲明人回護。而此記亦復如是。則景泰之不得其死明矣。吁。此英宗殺其弟耳。豈宦者弑景泰哉。仁宗或云死於雷或云爲宮人所毒見皇甫錄明記略

統幕

姜南憑軾錄云。統幕之地。在隆慶州西南八十里。相傳遼時游幸。曾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訛爲土幕。又訛爲土木。正統十四年。大駕北狩。卽此地。

吳與弼

黃宗羲明儒學案。分河東學案。崇仁學案等目。崇仁者。吳與弼也。然與弼之書。動稱夢見孔子。又稱夢見朱子。夢訪朱子。又云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其新居棧竹。其妻亦稱夢孔夫子。到此相訪。妄謬若此。夫王薛諸家遠矣。至其進也。以石亨之薦。爲亨跋族譜。稱門下士吳與弼云。楊椒山研心律呂。夢帝舜坐堂上。使考金鐘。曰此黃鍾也。事見函史與吳與弼臆說不同。

橫議

有明橫議最多。略無忌諱。謂太祖殺徐達夫人。於余永麟北窗瑣語見之。謂建文帝從隧道出亡。仁宗中毒。於楊儀螭頭密語見之。正統五年十二月。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入京。號爲老佛。於薛應旂憲章錄見之。謂宣宗爲惠帝之子。于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見之。燕王入朝。行由御道。登陛不拜。于曹參芳遜國正氣紀見之。高拱病榻遺言。公然述張江陵構隙之故。一曰顧命紀事。二曰矛盾原由。三曰毒害深謀。尤今人所不敢言也。鄧元錫網羅故實。公然撰明書四十五卷。起於太祖。訖於世宗。尤今人所不敢作也。木石傳大田空雜錄輯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以劉基宋濂俱曾仕元入之。雜傳不可謂無見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並稱淹貫云。

僭亦非偶

李從珂少與石敬瑭擊毬。入趙襄子廟。塑像起立。朱由榔幼于寶鼎寺禮佛。佛身忽起。二事相類。又聞由榔兄安仁王朱由優。漸終。語瞿式耜云。我伽藍再世。由榔羅漢也。故丁魁楚暨式耜等擁立焉。明無

閱江樓

陳元孝端州閱江樓詩云。憶昔登樓髮尙髫。樓前親見海龍朝。萬乘旌旗屯此郭。千官卓馬聚寒潮。其時太監王坤。練習故事。故水歷頗具王者威儀云。

趙士楨

明自中葉以後。奄宦持權。幸獲者多。循資者滯。趙士楨車銃議云。楨自供奉周廬以來。綠袍槐簡。一官卅年不移。計積資得從大夫之後。尙須二十餘年。可以想見。

張度

高青邱之得禍。因上梁文。而發其事者。乃御史張度。度奏不見於史。惟陸鈺病逸漫記有焉。

永樂大典

韻石齋筆談。稱永樂大典。嘉靖三十六年。勅徐階等照式摹抄一部。其說似矣。而實非也。是書初名文獻大成。解縉總其事。後以所募未備。復命姚廣孝劉季篾。與縉同監修。永樂五年奏進。改賜名曰永樂大典。初擬鈔板。以工費太繁而止。都燕以後。徙置文樓。卽今宏義閣也。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等校之。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藏文淵閣。副本弄臯史箴。明季兵興。南京本及史箴本並燬。惟文淵閣本。雖然尙存。僅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謂全部皆佚。其說誤矣。是書以洪武正韻爲綱。每字下詳列各書。宋元以前祕典遺聞。世所未覩者。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校定編排。復傳於世。加子書中之傅子。元明以來藏書家

。已不著錄。宋史藝文志只稱五卷。而文義完具者。竟得十有二篇。文義未足者。亦得十二篇。其宋字韻備錄。李燾通鑑長編。共得五百二十卷。又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綱舉目張。尤足以資考證。邵二雲學士。因就燾與心傳之書。益以宋人說部。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始天佑斯文。假手續與季篋輩。俾彙存古籍也。從其中鳩集成編者。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原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初仕宦。尚不甚拘資格。是役也。陳濟以儒士與翰林學士王景等。並爲總裁。亦異數矣。

王直

明永樂間。王抑庵直。與王洪王英齊名。號三王。頃抑庵裔孫啓燦。重刊其全集。其騶虞元虎諸贊。及賜游西苑詩。均莊雅稱題。先仲氏上劉鑑泉先生詩云。囊無雙硯重。密謝一甕甘。本抑庵之兵部尙書柴車墓誌也。誌云。廣信太守饒蠻一戾發硯之皆白金車拒不納。

八大家

有明制藝八大家。吳縣王鏊。武進唐順之。薛應旂。常熟瞿景純。崑山歸有光。德清胡友信。歸善楊起元。臨川湯顯祖。其制藝至萬首者。惟陳際泰一人。三婢其小字也。明史文苑際泰傳即闕括太乙山房稿序爲之。

類書

蘇鶚演義。小學之濫觴也。太平廣記。說部之淵海也。藝文類聚。北堂書鈔。類書之鼻祖也。姚康統史。馬遷之續貂也。裴濟通選。昭明之餘唾也。黃省曾之注申鑒。荀悅之功臣也。馮琦之經濟類編。册府元龜之後勁也。徐乾學讀禮迪考。秦蕙田五禮通考之嚆矢也。巢元方之病源候論。王燾外臺秘要之權輿也。醫彙悉達開元占經所引古緯書最多。孫幾古彙書尙有遺漏。

安盃盞

李尤有安哉銘。解者謂是瓦器。余謂當作盞字。廣韻。盞盞大盃。

品茶二則

品茶以瓦器爲宜。乃蘇廩十六湯品云。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又云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駿。蓋唐時著飲。爲費至鉅。豪貴人方能嗜之。一時以金銀爲湯具。卽陸季疵論茶餗。亦云用銀爲之至潔。是其證已。

聽訓齋語云。峇茶爲名士。武夷爲高士。六安爲野士。皆可爲歲寒之交。粵東西樵壽茗始於唐人曹松見湧幢小品然味不異佳。

木榷子

持誦佛號。以榷子爲宜。法苑珠林。佛告國王。若欲滅煩惱障者。當貫木榷子一百八。常以自隨。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名。乃過一木榷子。如是漸次度木榷子。若能滿二十萬徧。得生炎摩天。滿一百萬徧。得無上果。

鼻端白

楞嚴經。世尊教我。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端氣。出入如煙。身心內明。圓動世界。徧成虛淨。猶如琉璃。煙相漸消。鼻氣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爲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其義蓋由虛以生回。因寂而得悟也。朱子亦云。鼻端有白。我其觀之。張湛治日疾方專內視爾外觀亦是此義。

五燈會元

宋釋普濟。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大聖廣燈錄。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普燈錄。撮其要旨。總爲一書。曰五燈會元。古來沙門所著之書。以道世法苑珠林。與是書爲最。道世喜談因果。普濟綜核源流。非其他豎拂拈槌。呵佛罵祖者比。

三佛

沙門言傅大士宴坐時。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照其體。故佛殿墟佛三軀。此弘說也。水經注。西昌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眞容妙相。被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則南齊已然。豈始傅大士乎。

喬亢陸軌

韓通周上將。一死以報世宗。宜也。其時末校之抗節不屈者。得二人焉。曰喬亢。曰陸軌。方宋祖之受禪也。自官祜門入。守者拒之。乃改趨移門。既受賀。宜祜門守者皆自殺。喬與陸尙未殊。上召見詰其故。曰臣止事一主。所以乞死。止慰勞之。命爲前引。二人出。仍自盡。事聞。厚贈卹。許其廟祀。南渡初。臨安火。忽空中現緋綠旗。上書喬陸字。火浸息。殿帥楊存中目擊焉。其後賜廟額曰昭節。皆爵以侯。洪璣昭節廟碑。比之韓通。且曰視倉猝出制書於袖中者。其人相去何如也。其迎神之歌曰。人戴葵祖如歸堯。天之歷數不可逃。擁登寶位加黃袍。萬神權唱五岳朝。日月出矣燭火消。誰歟抗節陸與喬。英氣直上千雲霄。虎豹控扼天關牢。廟貌血食匪一朝。新錫顯額節愈昭。椒漿桂酒兼蘭肴。忠魂不待鬪紙招。追風逐電天馬驕。衛戟在手弓在腰。感召叶氣延祥臈。闕祚廟祀同道遙。咸淳臨安志

曇超大師卽玉泉淨空院開山尊者也

宋人周棟。開山尊者記云。師夙具道器。爲天人師。宋大明中。始游靈苑說法。有老人來聽。曰我龍也。世居富春鹿山。昆弟五人。我爲長。去冬邑民鑿山淘壁。羣龍怒而不雨。今累月矣。願師一往化之。師

言此庵亦無水。汝能致之乎。老人撫掌而泉出。東坡虎跑泉詩。龍作浪花供撫掌。蓋借用其事。

畫禪

明釋蓮儒。輯緇流工繪事者。錄爲一卷。命曰畫禪。按自五季以來。貫休梵隆。精于羅漢。惠崇巨然。妙於山水。梅則華光。蒲萄則溫日觀。誰則傳古大師。尤稱於世。日觀並工書。鄭元祐題畫蒲桃云。鮮于愛師工字畫。北面從師學波磔。不但有蒲桃。鮮也。

烏鰂

楊升庵烏鰂贊云。烏鰂之魚。鷓鴣鳥所變。海若小史。懷墨帶算。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爲纜。臺泉石距。同狀異面。食品所珍。畫圖攸綯。有疑烏鰂不得爲珍品者。按陳宣帝答天台智者請禁魚。漚奏云。此江既無烏鰂珍味。宜依所請。

宗忠簡

宗忠簡公。深於佛理。集中有千手眼。大悲偈。覽鏡偈。慮行者偈。佛說偈。其大徹大悟。不減德山棒。臨濟喝也。義烏滿心寺鐘頌。尤爲警拔。頌云。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願咸諦聽。無量無邊。客言忠簡諱未足盡。以汝霖余曰。蔡卞得文正汪伯彥得忠定。老秦得忠獻。方俊高忠靖。諱何足論哉。

同名者

贍伯有二。晉羊曼。唐常袞。參寥子有三。一唐末高彥休。一李太白之友南荆高士。一宋時僧道潛。浮休子有二。唐張鷟。宋張舜民。韋平有二。一則漢相韋賢平。當合稱。一則唐韋皋之弟。斬朱泚奴者。涪

翁有二。一漢高士。著針經。一宋黃庭堅。其時或呼爲滄叟。洪送琳上人詩解將骨董藏滄叟。又負盧罷訪了齋。張魏公有二。宋張浚。唐張延賞。延賞本傳。夫載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序彥遠乃延賞曾孫也。麻衣道者有二。一趙宋時錢若水所遇者。一劉宋時異人。賦詩與江都令檀祿云。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周瑜字公瑾。周密亦字公謹。陸士衡名機。陸元恪名璣。明監本毛詩。此璣爲機。賴有陸德明釋文。及隋書經籍志。其譌始訂。璣仕吳爲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六朝人好名。勸諸葛恢長子。趙次子。暨宋有二洪皓。一三洪之父忠宣公。一太宗時南丹刺史。貢銀盃銅鼓者。見宋史蠻夷傳。

梵志

譬喻經云。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其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卽吳均記鵝籠書生之藍本也。酉陽雜俎中。岳道士顧元績一條。又鄭還古杜子春傳之藍本也。

千里路

龜經近無完帙。惟蘇鶚演義所引較詳。其詞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欲得龜語實。其色黃如日。欲得知龜神。視骨白如銀。千里路者。龜腹下豎文也。

龍墮

姜白石詩。白湖辛已歲。忽墮死蜿蜒。一鱗大如箕。一髯大如椽。白身青鬢鬣。兩角上梢天。半體臥沙上。半體猶沉淵。里正聞之官。官使吏致虔。斂席覆其體。數里聞腥膻。一夕雷雨過。此物忽已遷。遺迹陷成川。中可行大船。是年虜亮死。送死江之壩。按此事宋史未錄。所謂龍蛇之孽。不必定爲金亮之徵。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七年。野王山上有死龍。是年沛王榮。梁王成。趙王乾薨。餘無他異。劉昭以爲桓帝

將崩之態然相距數年恐非也

人飄

遼史聖宗紀。開泰七年六月。丕勒達囉克部節度使博羅哩。至必繳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博羅哩幸獲免。一酒壺在地。反不移。隋書五行志。仁壽二年。西河亦有此異。

巨蛇

張唐英蜀檮杌。孟昶廣政二十五年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按古今史籍所紀巨蛇。無有大於此者。

骨重羊

骨重羊冠。初入中土。一頂值二三十金。見茶餘客話。

之獵獠

之獵獠者。豹文而驢足。項長八尺。身高於人。自首至蹄。高逾丈五。食葉不食草。其身勢易仰而難俯。胎一年而生。此物出大西洋。博物新編。入之糜類云。

毛民

海外東經。毛民之國。爲人身生毛。郭注。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

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愚按此卽今臺灣傀儡大山一帶生番。特當時未入版圖。遂以毛民目之。又如劉怕嶺表錄異。所云狗國夜叉國。卽今息力大山等處野番。其云流虬。卽琉球也。

機器

西洋機器。莫奇於輕氣毬。泳氣鐘。毬可御風橫行。窺營探寨。鐘則載人入海。探寶尋珠。博物所編有其圖式。毬以綢緞爲之。鐘以鐵鑄明時。泰西鄧玉函。製引水之器二。曰虹吸。曰鶴飲。轉禮之器三。曰輪激。曰風磴。曰自行磨。又有自行車。及風鎧代耕等法。又製書架。形同大輪。欲檢某書。則某書自至。在當時以爲絕技。在今日不足言矣。咸陽人王徵爲揚州推官。從玉函學。撰奇器圖傳世。

棊經

棊經十三篇。宋張擬撰。與劉仲甫棊法。均列秋仙遺譜中。明人輯永樂大典。題爲宋晏天章。蓋誤經中桃花五北斗七不知其語何謂也。

三魚

古今事有略相同者三。鱧爲楊氏美談。而陸稼書文集。亦號三魚堂。因其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渡江。三魚塞其舟漏故也。奚囊乃長爪郎故事。而明張瀚。許江陵罷歸後。似一囊自隨。簡札詩文。俱納其內。錄出成帙。名曰奚囊蠹餘。布被凡數人。公孫宏王良祭遵朱寵官乘宋司光馬。陸放翁有溫公布被銘。

太素脈

太素脈法。昉於醫和。至宋時。有僧智緣。與王珪王安石同時。察脈知人貴賤休咎。其說遂大行於世。

俗言傳自崑崙樵者非也。

明人著作多不經

趙宦光寒山帚談。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意。奇矣。李日華名其題畫之詩。曰竹懶畫媵。尤奇而誕。朱謀偉周易象通別遼河隱妄矣。郭相率續衣生馬解論。避卦謂懷怒不避。故青衣行酒。微飲不避。故獻俘金廟。論震卦謂雷之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尤妄而僻。總之明人事求立異。以黃石齋之淹貫。且改易月令經文。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且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且箕中。又定表記爲三十六章。隨意標目。以陳白沙之淵雅。且名其中曰玉臺巾。謂平頂四直。象玉臺山。况其他乎。最可詫者。無名氏天潢玉牒。稱明高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懿文太子非嫡也。尤喪心取媚之談。不足深辨者已。

祝唐等像

祝枝山豐頤高額。鬚長至胸。耳下亦有鬚。吳匏庵面大而豐。鬚長過胸。極胖。唐六如面上圓下狹。眉目微豎。三絡微鬚。沈石田大而高額。兩頤微削。鬚不甚長。其像均在沈石田高賢餞別圖。當時餞于孟功而作也。文待詔面方色黃。多皺文。鬚不多。右髻有黑子數點。像藏孫淵如先生家。

品畫四則

本朝肖像之妙。吳中推蔣赤霄。衡之子名驥。長安首繆炳泰。赤霄撰傳神秘要。凡二十七日。言之甚詳。炳泰則紫光閣諸名臣。皆其所寫。無一弗肖。廬山志五乳寺八十八祖畫像。乃新安丁雲鵬筆。精妙絕倫。譚元春爲撰記。卽世甯艾啓蒙。張宗蒼。李世倬。均供奉如意館者。卽艾並泰西人。卽生工寫驪駒。不減胡瓔番騎。啓蒙設色沉厚。山水頗近宋人。宗蒼爲黃鼎之徒。世倬則高且園一派。

倪雲林現居曰安處齋。楊鐵崖所居曰七客寮。文待詔曰吉祥庵。休承曰蕭閒齋。德承曰冰香室。倪鴻

寶有小舟。曰芥爲之。米萬鐘有舫齋。曰太乙葉。

王世貞集謝赫古畫品。李嗣真續畫品。沙門彥悰後畫錄。姚最續畫品。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括圖畫歌。荆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朱景元唐朝名畫錄。陳詢直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芾海岳畫史。凡十五種。爲畫苑十卷。古今畫學。於茲大備。詹景鳳又爲補益之。首梁元帝山水松石格。終董道廣川畫跋。凡十六種。然姚最續畫品錄。稱湘東殿下。工于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著名也。恐出僞託。總之歷代評畫。推謝赫爲鼻祖。張彥遠云。謝赫評畫。最爲允悞。姚李品藻。有所未安。講求六法者。固不可不如此已。

繪本作脣

古時食單。最重魚脣。曹植七啓。脣西海之飛鱗。孫毓七誘。脣天流之潛魴。傅元七謨。脣錦膚。鱗斑胎。枚乘七發。稱鮮鯉之脣。桓麟七說。稱鯉魴之脣。傅毅七激云。涔養之魚。脣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其他如劉邵七華云。洞庭之鮓。出於江嶧。乃使朱元元揮巒。騁厥妙技。張衡七辨云。靈洛之鱒。割以爲縱。分拆縷細。隨鏹離俎。紛紛纒纒。皆形容脣之妙也。陳登啖脣過多。幾成肉疔。房縮疾終。因食魚脣。楊畢膳夫錄。並謂脣莫先於鱒魚。魴鱸次之。今世珍庖。無有細切鱒魚者。惟廣人好啖魚生。是古時作脣遺法。然北來仕宦亦不喜食之。蓋古今風俗之異如此。

臺吏橫槌

家雲樵太守立昂。言江西某縣有老隸。能別官之賢否。賢則以手加額。次則以指畫肚。又次則側其足。某明府熟聞其事。下車日。留心察之。點卯畢。隸畫肚者再。因問之曰。汝何以知吾爲二等官乎。隸曰不敢。固問之。曰官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明府下車。尙未詢及農桑。僅諄諄焉於衙門細務。不自知其指之畫也。令喜曰。此讜言也。按此等事。古原有之。東軒筆錄。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

執之挺。別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爲中丞。一日視其挺直。問曰。爾挺忽直。豈我有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挺之直也。范大慚笑。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東坡爲鹵簿使

哲宗祀南郊。東坡爲鹵簿使。有赭繖轎車。與青蓋轎車十餘乘。爭道不避。東坡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李之純爲儀仗使。坡以中丞職當肅政。盍不以聞。之純不敢言。坡草奏上焉。次日。詔整肅儀衛。皇后公主。均勿迎謁。此亦東坡敢言之一節。本傳未錄。僅見宋史儀衛志中。

臺規

御史中丞之雄。要無過於齊梁。梁世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纓。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七人唱呼入殿引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咤。時日之爲南司。江文通爲中丞。齊明帝曰。卿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僚矣。周隋以降。始無儀衛。私騎匹馬。從之而已。迨唐世籠街喝道。呵止半坊。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其任復重。而侍御史之職。號爲臺端。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尤爲雄劇。朱衣豸冠。得專彈舉。不復關白于大夫。中丞張著冠豸冠。彈中丞嚴郢于紫宸殿。一時震悚。其臺中故事。以杜易簡韓琬注記爲詳。惜坊本臺規。其源委尙未能畢備也。憶丙寅之冬。郭玉麓權粵藩。余權粵臬。方子箴任都轉。梅小巖視糧儲。丁松亭作太守。皆曾官臺諫者。余和子箴詩有云。異日便爲佳話說。一城難得五臺官。此亦不恆見之事矣。然余濫竽充數。荏苒半生。有愧于巴而思之日多耳。余居江西道山東道京畿道御史巡視南城京畿一道石似唐時雜端其職尤繁劇

讀管子

一字若數義。統也。純也。專也。相若也。同也。梁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謂統一也。老子。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謂純一也。晏子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謂專一也。中庸。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謂相若也。管子君臣上篇。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緯古準字也。戈兵一度。則同之謂也。

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亞裸以璋瓚。詩大雅。濟濟辟王。髦士奉璋。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琫。說文。琫作瑯。云玉器也。讀若淑。管子形勢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廳堂旣修。抱蜀卽奉璋也。本是瑯字借蜀字耳。

白心篇。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又宙合篇云。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直卽苞也。苞直義互通。顧歡老子義疏。若。而也。易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而濡也。海王篇。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輕重乙篇。作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鍼一鉢然後成爲女耕者。必有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輕重二篇。作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耨一耨一錐一鉢然後成爲農行服連帽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輕重乙篇。作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釘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注。若猶然後。非也。三若字。皆訓爲而。山權篇。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宣德皇后令引之云。一馬之田。介山之志逾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惜李善注雖詳其出處。而于馬字何解。究闕如也。

內業篇。金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見于膺色。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心術篇亦略同。而字句間有增減。

淮南子時則訓。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汎無私。正靜以和。其義本管子也。任法篇云。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適作裏說文囊囊也。

正世篇。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于得齊。齊中也。列子周穆王篇。四海之齊。呂刑。天齊于民。爾雅釋地。距齊州以南。皆作中字解。

牧民篇。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按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

獨。向云與人異也。二獨字亦當如是解。

地員篇。黃唐無宜也。唯宜黍林也。房喬注。唐。虛脆也。是唐字訓虛。莊子田子方篇。是求馬于唐肆也。李頤云。唐。亭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均非。唐肆謂虛肆耳。

地數篇。金起于汝漢之右滂。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注缺未釋。按援神契云。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說苑復恩篇。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蟹堞篇則云蟹堞者宜禾。滂邪者百車。

淮南子精神訓。苦滂之家。決滂而注之江。滂水弗樂也。高誘注。窟水。廣韻。窟。問也。引說文曰。汚。裏下也。今江淮以北。悉呼下隰積潦處爲窟云。

自心篇。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尹知章依詩泉水傳。訓寫爲除。非也。爾雅。志寫憚盱。憂也。寢息名利中者。危機必多。故憂生危。淮南經訓小人在上位如驪關驪續不得須臾寧義同。俗稱冬至爲大冬。夷吾時已然。輕重內篇。大冬任甲兵。陰陽家有日德歲德月德等名。四時篇亦已有之。

長吏將至。所司營解宇。具庖福。自古已然。管子心術篇。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孚之爲字。象雞爪伏雛之形。方言。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鷄曰抱。抱卽孚也。古孚包通。左浮來。公穀作包來。浮邱公卽包邱子。它如苞通學。抱通梓。庖通梓。具詳經典。八觀篇云。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遺苞謂遺孳者。苞孳通也。

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又海王篇云。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吾子謂小男小女。其實吾子猶餘子耳。吾古讀餘。左成公十八年傳之西鉏吾。陸德明釋文。吾音魚。

相如上林賦。倨佺之倫。暴于南榮。注郭璞曰。倨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按管子山國軌篇。宮中四榮樹。榮。屋翼也。曰四榮。則四隅悉有。不必南檐。疑郭注日中也下。落一南字。

管子水地篇。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又禁藏篇。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三唯字。皆讀雖。樂記。唯某之聞諸袁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漢書揚雄傳。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並讀雖。

內業篇。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即吾夫子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義也。所以子曰述而不作也。

鄧析子。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按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郭注。引竹書。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又云丹朱稱帝。猶漢山陽。死加獻帝之謚也。起疑堯將授舜。先使朱出居丹水。舜世因禮之曰虞賓。鄧析以爲布衣。固非。竹書曰放。亦非也。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注。敖。堯子丹朱。豈丹朱一名敖乎。

管子輕重已篇。秋至禾熟。天子祀於大窳。按窳卽獮省文。獮。貉也。周禮肆師云。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此借獮爲貉。又省文作窳。今霜降祭旂纛。是其遺意。

七臣七主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竅也。按竅窳皆俗書。古但有甸字。尸子云。昆吾作陶。孟子。萬室之國一人陶。並當作甸字也。

小匡篇。糞除其顛施。顛山頂。施乃正勢之前高者。義均見爾雅釋名。施作髻。云前高曰髻正。如馬舉頭垂髻也。糞除。謂灌溉而芟夷之。朱長春臆斷爲養老。試問養老而曰糞除可乎。淮南子時則訓糞除苛慝不可以曲苛與慝曰糞除可也。

地員篇。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檜檀。樊。園圃也。莊子養生主。不斲畜乎樊中。崔譔注。園中也。晁錯上言兵事一書。大半出管子參患篇。

小匡。士篇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春穀。後世如漢之城旦春。唐之廚館。並其遺意。

北方之帝曰元帝。幼官篇已有此稱。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

蕭吉五行大義。引黃帝斗圖云。北斗七星。一名貪狼。子生人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

存。寅戌生人所屬。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辰申生人所屬。六名武曲。己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古巨渠通。禹貢之渠搜。列子作巨蒐。周穆王篇巨蒐氏乃獻白鷓之血以飲王癸丑之會。王賜桓公龍旗九旂。渠門赤旂。尹注不詳。疑渠當作巨。於旂上畫斗星。

古無刁字。管子七法篇。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卽刁俗也。

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爲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射猶射覆之射。漢書東方朔傳。潛守宮盃下射之。

郭璞葬經。童斷石過獨。生新囚。消已福。童謂無草木。斷謂坑塹。悉石之處曰石。山勢走而不駐曰過。特生墩阜。無雌雄輔弼曰獨。皆凶壞也。童由人人力所致。與下四項不同。管子國准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其證也。

地數篇。無檀之民。不可責理。又山權篇。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尹知章注。糜也。左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釋文。稠者曰糜。淳者曰粥。饘其別名。廣韻。饘厚粥也。則訓糜是也。今山左人以早日爲饘。行旅芻秣之所曰饘站云。七臣七主篇。宜死者生。宜塾者嗚。直多臉蠶。山多蟲螟。直當作菹。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其地數篇云。君伐菹新。糞泔水爲鹽。正作菹字。

山國軌篇。握以下者爲柴植。把以上者爲室本。三圍以上爲宮室之奉。植卽槎字。魯語。山不槎蘖。澤不伐天。

三國志注引魏略云。二狗屋柴不可當。一狗憑點作疽囊。按管子戒篇。東郭有狗。嗥嗥且暮。欲認我殺。嗥嗥百吠聲。屋柴字疑有悞。

春秋時多別刑。見于左史者甚多。其偏刑者則謂之介。莊子養生主。郭注。介。偏刑之名。又兀者王貽。注云。兀或作介。應刑刑者。或左或右。疑亦無定管子地數篇。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

足斷

秉字。象手持一禾形。隸字象持二禾詩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毛傳。秉。把也。管子度地篇。一把。百日舖。把卽秉也。

文選思元賦。速燭龍令執炬兮。易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速。召也。爾雅云。速。微也。又互言之。曰徵召也。管子七臣七主篇。臺榭相望者。亡國之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注。追猶召也。愚按追有速義。故追亦訓召。追速同訓。故淮南子齊俗訓云。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

老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者。先王之遺塵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管子白心篇。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與老子言同義。地員篇。五疇之狀。累然如僕累。按中山經。南望蟠渚。是多僕纍蒲盧。郝疏。僕纍卽蟻螺也。此謂土脈墳起。有似螺旋。元遺山詩云。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意與此同。

籥形篇。懸鐘磬之楨。陳歌舞等瑟之樂。方言。鑿楨也。郭注。所以絡絲也。愚謂楨猶架也。以縣鐘磬則曰楨。以運纜車則曰鑿。通作區。淮南說林。推車至今無蟬區。高誘注。車類。讀如孔子射矍于相之矍。

延篤仁孝論。引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按管子云。孝弟者。仁之祖也。祖卽本也。

管子侈靡篇。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敵也。滿稽。疑當時之方言。滿莫一音。莫可稽考之意。莊子天地篇。有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莊子多寓言。其爲方言可見。其字或別爲滿。淮南子傲真訓。于是萬民乃始滿。離趾。各欲行其智僞。

管子戒篇。桓公蹴然遂遁。卽遂循字也。漢鄭固碑。遂遁退讓。義與此同。

論管子

荀子一書。于戰國形勢最詳。臣道篇云。能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者也。又曰。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于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謂拂矣。議兵篇云。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膠鬲。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韜如金石。宛鉅鐵鉞。慘如蠶蠶。輕利漂激。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與臨武君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語說齊相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鯁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黃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焉耳。其于七雄形勢。如指諸掌。故言之鑿鑿如此。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對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矣。是形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治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雖然。則有其謬矣。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駸而霸。無一馬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秦之必帝。卿固已早知之。至其責李斯以求之。本而索之末。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力術止義術行一章亦語李斯者也。秦之必速敗。卿亦已早決之也。

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神禪其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

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儉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弟佗神譚。俱難強解。又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註以說苑蠃螺者宜禾解。解果。謂如蠃螺之狀。然今說苑作蟹。蟹也。按淮南子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高誘注。觚贏之理。謂若馬目龍相連干也。解即觚之訛。果贏音相近而訛。謂觚贏其冠。楊倞作蟹螺解。誤矣。正論篇。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蕘。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楊倞注。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按訓央爲中。是矣。甘泉賦。列宿乃施于上榮兮。日月纒經于枳棖。注服虔曰。枳中央也。振屋楛也。音辰。央爲正字。枳乃假借字耳。謂瀆即出水溝。非也。瀆即竇字。周禮注。四瀆作四竇字。又作竇。禮曰。華門圭竇。廣韻。竇字凡三義。空也。穴也。水竇也。管子七臣七主篇。如墜重于高。如瀆水于地。其瀆字亦當作竇。謂穴水也。此央瀆謂室內水竇。豬蕘可經過出入者。不得謂之溝也。月令穿竇注。竇曰竇。方曰竇。管子輕重甲篇。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鵠。鵠。彼十鈞之弩。不得發。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則不能自正。語意本管子也。

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髦象之約。張協七命。亦云燕髀猩猩。髦殘象白。荀子非相篇。則云今天狴狴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臠。此物今不多見。近唯程侍郎集。有白尚書餽狴掌詩。

周以木德王。商聲屬金。金剋木。故大司樂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卽佩玉亦然。右徵角。左宮羽。悉屏商聲不用。此荀子王制篇。大師之事。所以曰審詩商也。

它騶魏牟。諫仲史。鱗墨翟。宋鉅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合爲十二子。荀子非之。然由它騶至惠鄧。皆有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三語。而思孟一節。文法不同。又無此三句。世疑李斯輩驛入之。理或然也。魏牟卽中山公子牟。與趙人公孫龍遊。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卽其人也。見列子仲尼篇。

管子版法解。取人以已。成事以質。質者。質竹器音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荀子師其意。曰君子之度已則以

繩。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荀子更進一解。曰。接人則用權。宥坐篇。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會未如臆贅。則具然欲爲人師。具然猶居然也。左太沖三都賦序。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解蔽篇。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視其景。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文始真經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憂幽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誼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涓蜀梁者。殆亦有奇鬼攝之已。性惡篇云。桓公之愆。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闕。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助不能斷。騶駟驪驪。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淮南子脩務訓。襲斯語而微變其文。云。服劍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邪。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騶駟綠耳。列子張湛注云。盜驪即織離也。不知何據。

荀子大略篇。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淮南子繆稱訓。師其意云。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韓非子引叔向之言曰。管仲善制割。寶須無善削。縫羅朋善純。綿衣成君舉而服之。淮南文錦說本此。

解蔽篇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殷。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揚注疑爲寓言。按古空窮通。窮桑一作空桑。則此空石卽窮石耳。左魏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疑殷卽羿之別名。國語及周秦諸子中。庭堅一稱夷堅。商容又曰常縱。申包胥或曰申麋。鼓子雋鞮別作苑支。伯樂一稱郵良。楚公子楳又名王子發。鈞務光一稱牟光。此類甚多。難以枚舉。苟與莊列異趣。恐非寓言。

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緯。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倚卽奇字。古奇通倚也。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橋暴。以偷生反側于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爲倚事。謂爲奇事。

荀子正論篇。曼而饋。代宰而食。雍而徹乎。代宰句。楊注謝校。均涉支離。以淮南子主術訓校之。當作伐泉而食。奏雍而徹。伐誤爲代。臯誤爲罌。乎衍字也。主術訓云。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行不用巫祝。高誘注。鼙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鼙。臯谷鼙古通。馬融廣成頌。伐谷鼓。撞華鐘是也。主術訓卽本荀子楊注。大非。韓非子置鼓而歸置陳也。歸饋古通。謂陳鼓樂而後食。論語歸孔子豚注。改華饋。子徑作饋。

左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注。黑肱子張。段子石。按段當依說文作殿。名殿。斯字子石也。廣韻作殿誤。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則子張當名黑弓左。邾黑肱。公穀作黑弓。

說文。寡。嬖也。引虞書曰。若丹絳寡。絳古朱字。荀子富國篇。天子袿衣冕。諸侯元袿衣冕。楊倞注。袿古朱字。袿與袞同。當從說文作袿。凡纏紉緋緹等字。並从糸也。

堯問篇。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注。子馬未詳。或曰正輿子字子馬。與馬義相協。宜從之。

說文。森。豐也。商書曰。庶草繁森。其後隸變作無。又通作廡。晉語叔詹曰。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菜。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注。廡豐也。而廡字又借作紉。荀子論喪禮云。冠有縻而無縱。豐廡虛而不實。

莊子秋水篇。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崔譔本蚤作爪。云鷓鴣夜聚人爪於巢中也。司馬彪則云蚤當爲蚤。謂夜取蚤食之。然崔義爲長。其實蚤卽爪字。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政不必改。蚤爲爪耳。

宥坐篇。女以諫者爲必用耶。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楊倞注。姑蘇。吳都名也。是孔子時已稱姑蘇。其曰磔者。楊子重黎篇。胥也。俾吳作饋。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聞之。注。以吾眼置車東門。莊子胥饋篇。子胥靡。崔譔云。爛之于江中也。支體糜碎。與磔不殊。故曰

磔耳。大略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圃。不爲場圃。不與爭場圃之利也。管子輕重甲篇。亦云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

大招。直贏在位。近禹魍魎。直謂直成。贏謂伯益。荀子成相篇。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泉陶橫革直成爲輔。紫毋民錢神論云。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宰。未足爲飾。其句法師荀子也。孫卿賦蠶云。蛹以爲母。蛾以爲父。賦箴云。蟬以爲父。管子富國篇。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楊倞注。一本一株。非也。玩其語意。一本猶一概耳。禮云。獻米者操量鼓。管子地數篇。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蓋十二斛爲一鼓。

讀淮南子

秦族訓。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錄疾力。不免于亂也。又主術訓。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卽荀子榮辱篇之軻錄也。荀子云。孝悌慤。柯錄疾力。楊倞云。軻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非也。劬錄劬勞。一音之轉。楚詞。躬劬勞而瘡瘁。詩。母氏劬勞。平聲爲勞。仄聲卽錄。劬或作拘。詩。赤鳥几几。毛傳。几几約貌。又通爲瞿。詩。良士瞿瞿。

鷓鴣凡三說。一鷓之高三尺者。爾雅。雞三尺爲鷓。郭注。陽溝巨鷓。古之名雞。郝瑗郭云。陽溝巨鷓者。莊子逸篇云。羊滿之雞。三歲爲株。相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骨塗其頭。注羊滿門雞。處株魁帥也。一鴻鷓之類。管子輕重

甲篇。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公孫乘月賦。鷓鴣舞于蘭渚。蟋蟀鳴于西堂。一鳳鳥之別名。淮南子覽冥訓。過歸雁于碣石。軼鷓鴣于姑餘。高誘注。鷓鴣。鳳皇之別名。

時腦病有一種曰鼠腦者。酒食置無人處。尚可下咽。有似鼠之畏人。旋又吐也。治法以新生狸奴胞衣。焙製入藥。或可冀痊。見吳儀洛醫藥學述。吳氏云。貓膽甘酸。溫治反胃吐食。甚效。今之貓。古謂之狸。與淮南說山狸頭愈鼠正合。高誘謂非。噉人劊非。中山經植楮者。可以瀝郭注。引淮南作狸頭已瀝。

韓非子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狸卽貓也。主術訓。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亦謂貓也。

本經訓。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高誘注。專特小室也。蓬廬。蓬條複也。按專卽團字。專室卽團焦。李百藥北齊書神武紀。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

脩務訓。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按鍾期一作中期。秦策。中期推琴而對。韓非子同。

主術訓。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以女樂誘之。李太白留別于述詩云。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

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又主術訓云。天下之物。莫凶于鷄毒。然而良醫棗而藏之。有所用也。高誘注。鷄毒。烏頭也。卽烏喙也。一歲爲側子。二歲爲附子。三歲爲烏頭。四歲爲天雄。

齊俗訓。糟邱生乎象檣。炮烙生乎熱斗。熱斗疑卽熨斗。注不甚詳。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猶割鐵也。齊俗訓。則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刺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高誘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莊達吉云。吐疑坦字之訛。廣韻。礪砥石。

莊子胠篋篇。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宏脛。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韓非子亦云。闔龍逢斬。萇宏分脛。陸德明莊子釋文云。剝腸曰脛。崔譔莊子注。則云。脛裂也。並引淮南子云。萇宏斲裂而死。今汜論訓作車裂而死。當依莊子崔注。改車爲斲。

管子輕重甲篇。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唐。隄也。園中爲隄蓄。水故曰唐園。淮南主術訓云。威行也。若發城決唐。注城水城也。唐。隄也。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

之劇驟。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乃繆稱訓高誘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又唐書獨孤及傳。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均不知何據。

倣真訓。休于天鈞而不僞。高誘注云。天鈞北極之地。極寒之野。然莊子齊物論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崔譔注云。鈞。陶鈞也。

知本作巨。間有作槩從木者。管子七臣七主篇。矩不正不可以求方。時則訓。矩正不失。百誅乃服。古書罕矩鑿單言者。第云矩矱。雖騷經云。求矩矱之所同繆稱訓。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矱鑿音相近。疑當作矩矱也。汜論訓。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閭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掩其氣也。此一節悉未荀子。荀子解蔽篇。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躑步之澹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閭也。酒亂其神也。

道應訓。夫差之所以自剄于于遂也。按左哀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淮南以爲自剄。誤矣。韓非子云。勾踐入宦于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夫差究非爲越人所刃。韓非亦誤。

高誘注原道訓云。舜藏金于靳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不知何本。疑出于古緯書。倣真訓。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高誘注。蔚病也。按蔚鬱蹶苑四字。古通。蔚氣卽鬱氣。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暘。冬不凍寒。宛暘卽鬱暘也。

覽冥訓。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濶漫而不脩。棄鬲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五帝之法籍。濶漫字當倒作漫濶。齊俗訓。貞信漫濶。人失其情性。漫濶卽孟浪也。莊子齊物論。瞿鷓子曰。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向秀注。孟浪音漫濶。無所趣舍之謂。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齊俗訓仿其意云。羌氏夔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隄。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繆稱訓。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乎本朝。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闈。閨內猶言宮中。

繆稱訓。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誘注。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古繆穆一字。中行繆伯。卽中行穆子。韋昭晉語注。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搏虎一事。淮南必有所本。可補左國之缺。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昭注。壘。壘曰培。齊俗訓。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道。高誘注。培。屋後牆也。以晉語注校之。殆土垣耳。古培備通。故是篇前云抽箕踰備之姦。注。抽握也。備後垣也。備卽培也。古無賠字。後周詔。盜官物。雖經赦免。微備如法。又借備爲賠。覽冥訓。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誘注。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爲武。又齊俗訓。爲天下顯武。謂顏闔也。注。楚人謂士爲武。

墜形訓。華正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高誘注。缺。今海外北經作平瓦。馬作鳥。郭注。遺玉。玉石也。郝懿行曰。說文鑿。遺玉也。從玉巖聲。吳氏山海經注。以爲鑿玉。鑿鑿形聲相近。從鑿較允。莊校淮南。與山海經郝疏義同。

齊俗訓。修脛者使之跖鑿。強脊者使之負土。注。長脛以跖插使入深。按說文。鑿。大鉏也。杜篤論都賦。鑿鑿株林。

原道訓。劉覽徧照。復守以全。高誘注。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莊達吉日。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爲卽劉字也。超按爾雅劉。劉杙。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左太冲吳都賦。撲榴觀霜。劉達注。榴子出山中。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趾獻之。此榴子卽爾雅注之劉子也。則劉並通榴。漢書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則留又通流。

覽冥訓。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注。得傳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于辰尾星。一名天策。莊子則作箕尾。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至傳說進身之始。諸子說亦各

殊。韓非子有云。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梓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道應訓尤詳。云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覽冥訓。澤受灑而無源者。注。灑。雨漬疾流者。按此字亦見管子宙合篇。云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灑而不盡。薄承灑而不滿。注。灑。湊滿之流也。

韓詩外傳。人主之疾十有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庫風。脹。俗書也。當依繆稱訓。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書作張。張仲景以大棗輔亭歷。張仲景以百祥丸皆平其悍氣耳。廣雅。狗齋。大室。亭歷也。一物三名。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假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注。僑王僑。松赤松子。然淮南書松作誦。齊俗訓云。今夫王喬亦誦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

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一節。全本莊子大宗師。莊作躡躡而鑑于井。此作匍匐自闕于井。莊作偉哉。夫造物者。此作造化。字句略有不同。莊作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而此作子求。疑古字車與通用。車求形略相似。車誤爲求耳。

覽冥訓。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高誘注。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爲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吟嘯而長歎也。郭景純昆侖讚云。昆侖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嶮然中峙。號曰天柱。西老二字本此。類聚作羌。固非。郝氏謂當作姥。亦非也。汜論訓。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然韓非子云。子胥忠直夫差。而誅于屬鏹。則王賜之屬鏹以死。乃子胥。非大夫種也。

汜論訓。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繆稱訓。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按章昭周語注。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詩。既有淫威。毛傳。淫大也。文選七發。血脈淫濯。李善注。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善蓋本爾雅以爲

訓。爾雅釋詁。濯與淫。直訓大也。淮南說山。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謂大魚也。高誘註非。

荀子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身禱于桑山之林。知湯禱旱者多。知禹禱河者罕。覽冥訓。磬龜無腹。蓄策日施。注。磬。空也。言桀爲無道。不脩仁德。但數卜龜。莫得吉兆也。按說文引詩。作瓶之室空矣。室空也。此磬龜亦當作室字耳。

說言訓。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誘注。馳。競驅也。莊遠吉曰。馳卽騁之省文。此說可從。若人間訓云。禍之所從生者。始于雞距。莊氏謂當從藏本作雞定。未免太好奇矣。

說言訓。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棗。注。棗。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又說山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注。桃部地名。不應一事兩解。或是許君注耳。

淮南一書。長字多易爲脩亦有未改者。主術訓。魚不長尺。不得取。歲不期年。不得食。脩務訓。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按後漢書。蘇竟傳注。作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杜詩亦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此孔墨字當互易之。莊謂當作突。鑿矣。

晉語。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不爲。猶言不成也。本經訓。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義同。但爲當讀譌。與和爲韻。天文訓之介蟲不爲。亦然。

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按爾雅。囚。拘也。管子禁藏篇。赦薄罪。出拘民。樂記。釋箕子之囚。史記留侯世家。作釋箕子之拘。古讀拘爲鉤。拘囚音亦相近。

儒俗多以拔衝爲制勝。不求甚解。按衝。兵車也。管子事語篇。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尹知章注。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說山訓。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誘注。衝。兵車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此解得之矣。

古謂電爲霆。管子七臣七主篇。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兵略訓。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

而命處。本此。然郭璞山海經圖讚。上中字作平聲。讚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眇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見藝文類聚九十五。

天文訓。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高注。秋分殺氣。國君憺憤。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按縣若。謂瓜蒞之屬。王延壽王孫賦。蒞瓜縣而瓠垂。王充論衡。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縣垂。義是樂縣豈得云頽墜耶。

左昭二十六年。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減。時則訓。水泉咸竭。呂覽係爲減字。減自較長。或減或竭。不皆竭也。

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古本作督逋留。今藏經本亦然。山海經南山經。有谷焉曰中谷。條風垂是出。郭注。東北風爲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捕留。捕蓋逋字之訛。然足見舊本是逋字也。

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刷削鋸。剗刷二字之義。高誘此注。與原道訓不同。許氏說文。以剗刷爲曲刀。與誘注又不同。按甘泉賦。般僮棄其剗刷兮。王爾投其鈎繩。應邵曰。剗。曲刀也。刷。曲鑿也。其解較確。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鄙。凡民男而堵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則云。堵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主術訓。雖有騏驥驂駟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高誘注。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此又另爲一說矣。

詮言訓。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高誘于止成獸注云。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超按高說非也。將少。當依秦族訓作榆舞。成文成獸。謂習舞之容。秦族訓云。蓼菜成行。甌甌有堤。斝而釃數。米而炊。可以治小。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偷舞而不可以成軍。

覽冥訓。夫鉏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于天下。高誘注。二人太乙之御也。又齊俗訓。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鉏且得道。以處昆侖。據陸德明釋文。鉏且。唐時本係作欽。卽山海經之欽。馮。古不

與負通。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是也。欽鴉又轉爲堪坏。莊子大宗師。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齊俗訓卽本莊子。錯且字悞。

本經訓。寢咒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輝煌。高誘注不甚詳。按荀子禮論篇。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咒持虎蛟鞮絲未彌龍。所以養威也。段玉裁曰。持乃特字之悞。寢咒特虎。謂其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咒右康。小國朱輪。雷特熊居前。寢癩居左右。寢咒伏虎。係指車輪之飾。楊倞荀子注。彌龍。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卽蟠龍連組也。咒虎龍。悉金飾。故云遁于金。

說山訓。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牆之旁。不可以立。廣韻引作廡屋之下。不可坐也。當是別本。與今本殊。

讀鴟冠子

杜工部耳聾詩。生年鴟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耳聾。注引劉向七略云。鴟冠子常居深山。以鴟爲冠。故曰鴟冠子。又引虞般佐高士傳。鴟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龐煖嘗師事之。煖後顯于趙。鴟冠子懼其薦已。乃與煖絕。

自博選至武靈王凡十九篇。明人朱養和。謂其字句多脫落差謬。良然。

天則篇。四氣爲政。前張後極。左角右鉞。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府主觴客。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星在南故曰前。辰極居北故曰後。大角天王帝廷。在東方。故曰左。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近西方。故曰右。

天權篇。究賢能之變。極蕭楯之玄。是篇命名天憲蕭楯。亦指天象而言。史記天官書。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也。文耀鉤云。德成潢。敗成鉞。王者敗德。先成形于鉞也。天道幽遠。故曰極蕭楯之玄。陸農師言。蕭斧以戮人。盾以衛已。知此則知兵。淺矣。

哉其說也。尙何玄之有。

學問篇。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陸佃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按腰舟二字。本陸德明莊子逍遙遊音義。

世賢篇。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奚醫秦。中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醫之爲言。鷓冠亦有所本。晉語。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

天權篇。獨金而不連。殊不成語。古今字讀連。疑卽令字也。枚乘七發。淑濼蕪蓼。蔓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蓮字。曹植七啓。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李善注。苓與蓮同。秦鴻篇。秦一者。執大同之制。

調秦鴻之氣。陸佃注。秦一。天皇大帝也。按楚俗稱太一曰東皇。屈原九歌。其一爲東皇太一歌。曰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楚俗好祠祀。而太一爲尤重。

環流篇。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按淮南子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因毒也。良醫以活人。卽此意。

鷓冠第七篇曰近迭。按王僧虔題尙書省壁云。圓行方正。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急。迭。變易也。詩。邶風。胡迭而微。命名之義。謂兵形易變。如天道之難知耳。

讀莊子

注莊子者。晉人凡六家。散騎常侍向秀。太傅主簿郭象。丞相參軍李頤。議郎崔譔。又有司馬彪注二十一卷。李軌莊子音一卷。晉以後爲講疏者。梁簡文帝也。爲義疏者。宋處士李叔之也。爲內篇講疏者。周宏正也。爲南華論者。梁曠也。莊列雖云齊名。注列子者。只晉光祿勳張湛一家而已。

老子貴弱。莊子貴虛。老子貴卑。莊子貴忘。人間世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郭子玄解之曰。夫吉祥之所以集者。至虛至靜也。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天地篇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將。閱藪語季

微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郭子玄本莊意以釋之。曰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於戲。真玄言已。

人生督任二脈。爲精氣之源。督脈起小腹。貫脊而上行。又絡腦自脊而下。腦爲髓海。命門爲精海。實皆督脈司之。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正爲此耳。緣。依也。經。本也。依此命脈。以爲攝身之本。郭注似失之。夢莊一書。雖洗洋自恣。寓言十九。而此一語。實葆光之要。造化之母也。無江海而問。不道引而壽。余於此得養生焉。

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訓襲之云。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遂宜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闕其詞。司馬彪謂乘羽。乃舞雩者之所執。非也。陸機羽扇賦云。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疑羽卽羽扇。若是舞者所執。甘寢時握此何爲。

人間世。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皆列子黃帝篇梁鶯語。此借作蘧伯玉言。

人間世。葉公子高曰。吾食也孰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耳內熱與。郭象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儻儻薄也。向秀曰。美食者必內熱。按內熱語本列子。列子楊朱篇云。一朝處以柔毛絺葛。薦以梁肉蘭橘。心瘁體煩。內熱生病矣。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透迤也。偶旅。曲躬貌也。莊子達生篇。死得於椽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聚儻。當是曲之曲。而可以盛物者。淮南時則訓。具撲曲宮篋。高誘注。青徐謂之曲。員底曰宮。方底曰篋。皆受桑器。余謂聚儻卽曲宮。今滄景一帶人。皆呼曲爲徐。固安之曲溝。羣呼爲徐溝。舊注作棺槨解。恐非。

知北游。被衣謂齧缺曰。汝曠焉若新生之犢。蘇子瞻自題其像曰。日若初生之犢。本此。

南郭子綦屢見於莊子。人間世徐無鬼作南伯子綦荀子哀公篇。有南郭惠子問子貢曰。夫子之問。何其雜也。子貢曰。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柱木。是以雜也。豈卽其人歟。

凡字體從鶯。聲近榮榮之字。皆有小義。說文。鶯小聲也。榮小瓜也。榮絕小水也。淮南秦族訓榮水不能生魚。鶯齊物論。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鶯也。崔譔注。小明不大了也。較它說爲允。其字又別作滄滄。杜篤論都賦。且洛邑之滄滄。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注。滄滄小貌。蓋滄滄通。

人間世。喏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喏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傷刺也。中山經。大誓之山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

德充符。夔夔大矍說齊桓公。夔夔。謂大癭之狀。西陽雜俎。刁俊朝妻。項有癭。漸巨。如三四升瓶盤。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本此。蘇詩。勾蒲丹砂已付君。汝陽夔夔吾何恥。亦本此也。送沈遠赴廣南詩。人間世。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崔云。音禮。司馬云。小船也。按廣韻。艦大舟也。檣江中大船名。檣小船。其實三字一耳。魏志王朗傳。注引獻帝春秋云。朗對使者曰。獨與老母共乘一檣。流矢始交。便乘檣就俘。其時郎爲會稽太守。敗績浮海。斷非小船。此字又訓爲屋棟。列子力命篇。居則連檣。出則結駟。張湛注音麗。屋棟。

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司馬彪云。屋棟也。司馬彪云。漿謂逆旅舍。以菴蔕草覆之也。如彪所釋。則漿字當改爲蔕矣。李頤云。漿賣漿家。按列子黃帝篇。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張湛注。客舍賣漿家。則頤說較允。

則陽篇。仲尼曰。是陸沈人也。是其市南宜僚耶。郭象注。人中隱者。嘗無水而沈也。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朔歌本此。

德充符。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曾足者存。郭璞無胥民讚云。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胥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本莊子也。

應帝王篇。鮒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司馬云。鮒桓。二魚名也。崔本作鮒拒。云魚所處方穴也。審。司馬云。當爲蟠。蟠聚也。崔本作番。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此段全本列子黃帝篇。德寇臚九淵之名。云鮒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

澗。沃水之潘爲澗。汨水之潘爲澗。雍水之潘爲澗。汧水之潘爲澗。肥水之潘爲澗。則作潘爲是。鯢桓卽鯢旋。以爲二魚非。

至樂篇。全本列子天瑞篇。黃軛生乎九獸。穆丙生乎腐罐。卽接以羊奚比乎不苟。無羊肝化爲地臬。至醯雞生乎酒。一百三十五字。漆園之意。蓋以后稷伊尹。與朽瓜老隄並論。太繁絮耳。就文而論。莊之翦裁。妙於列也。

達生篇。皇子告敖云。委蛇其大如殼。其長如幘。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始乎竊。桓公嘖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海內經。則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幘。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按委蛇延維。一聲之轉。古無正字。張平子東京賦。作斬蛟蛇腦方良。列子黃帝篇。吾與之虛而猗移。莊作吾與之虛而委蛇。

司馬彪達生篇注云。陪阿。神名也。鮭鱓。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洸陽。豹頭馬尾。罔象。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率。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按王士正池北偶談。引月山叢談云。明季。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其行如飛。又云景泰間。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爲羣。依人以居。卽罔象鮭鱓之類也。舊五代史史匡翰傳。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卽正有率之率也。海鳥逸志。言有山客者。腹大如鼓。見人則臥。司馬云。夔狀如鼓。殆卽是矣。管子所述慶忌。亦與鮭鱓相似。白澤圖作倮龍。大荒北經云。有神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洸陽之狀。與之相近。或卽一物耳。

天演篇。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陸德明云。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按棟卽柄字。管子山權篇。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小匡篇省木作秉。云治國不失秉。尹知章注。秉。柄也。周禮鼓人注亦然。無舌有秉。史記天官書。凡斗柄皆作秉字。

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桎窒通。爾雅。窒。藪塞也。又有窮義。淮南時則訓。開閉闔。通窮窒。

淮南精神訓。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本庚桑楚篇也。徐無鬼篇稍異。云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逍遙游。鶴駕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左太冲詠史用之云。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按偃鼠卽本草別錄之鼯鼠。陶注。俗一名隱鼠。偃隱古字通也。古今人表。徐偃王作徐隱王。是其證也。古文隱字作𠄎。說文。𠄎。匿也。隱亦訓匿。故鼠之行地中者。曰鼯鼠。當下受水處。曰偃豬。周禮天官宮人爲其井偃除其不蠲康成注隱又與般通。如有隱憂。韓詩。作如有般憂。勤恤民隱。漢劉熊碑。作勤恤民般。般又讀衣。中庸。壹戎衣。謂殫戎般也。般商之般。古作鄣。讀如衣。呂覽慎大篇。湯爲天子。夏民親鄣如夏是也。依又與隱通。書無逸。則知小人之依。謂知小人之隱也。依般隱匿四字相通。因埭記之。又按宋書五行志晉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郭景純曰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後徐夔作亂

大宗師之子桑戶。卽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者也。屈子九章云。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則陽篇。柏矩學於老聃。至齊。見宰人焉。按說文。磔。辜也。爾雅。宰。辟戾臯也。其字又通作枯。荀子正論篇。嘗侮拊搏。捶笞髡脚。斬斷枯磔。藉靡百繹。楊倞注。枯。棄市暴屍也。見宰人焉。謂遇棄市者。爾雅。遭逢遇避。見也。

庚桑楚篇。老子語南榮迷數十言。卽道德經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義。

徐無鬼篇。濡需者。豕彘是也。韓非子師其意云。三彘相與訟。一彘過之。曰訟者奚說。三彘曰。爭肥饒之地。

養生主。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注。介。偏側之名。廣韻。尪。行不正也。尪卽介也。淮南子精神訓。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高誘注。癩。或作介。莊氏引錢坫說云。介卽兀字。莊子書有兀者王骀。注兀或作介。夫介爲偏側。郭注已顯言之。錢君置養生主而引王骀。失之眉睫矣。

徐無鬼。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煬。郭象音辛。淮南子精神訓。引作抱德煬和以順於天。

李頤注知北游篇。監市履豨句云。監市。市魁也。豨。大家也。豨爲大家。所以温公潛虛云。豨腹饕餮。爲人益膏。

天道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疏而棄妹。不仁也。按列子力命篇。墨屎置至。嚙也。慙。四人相與遊於世。皆如志也。方言。嚙屎。狗也。江湖之間。凡小兒多詐而狗。謂之嚙屎。嚙音寐。屎音膩。倒之適符棄妹之音。凡雙聲疊韻之字。如瀾漫漫。瓊瓊瓊。逆順讀並無一定。疑棄妹卽屎嚙耳。觀下文老子云。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滑稽玩世。全若無心。故綺有此問。作末字訓。究嫌未確。謂棄其妹而不卹。在齊民尙弗忍。况賢如柱下者耶。

齊物論。厲與西施。司馬彪云。病癩也。西施。夏姬也。李頤注。厲音賴。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厲字亦當讀賴。又按楚策。孫卿子答春申君書云。癩雖癰腫胞疾。韓非子作癩。癰腫疔瘍。則癩爲惡疾通稱。非獨癩一端已。

民間遺失子女。鳴鉦於市以求之。此風自古已然。莊子天道篇。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司馬彪注讓王篇云。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其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其山之首。莊子原文云。故許由纓於纓陽而共伯得乎共。昔據此則厲王雖沒。猶有餘威。古厲烈通。所以諡爲厲。與左襄十三年楚子密卒傳。請爲靈若厲。其實靈厲皆非惡諡也。詩。零雨旣靈。鄭箋。靈善也。古文省作靈。吳鼎銘曰。歸始歸終。言善始善終也。左昭廿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曰。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衛靈公之薨。卜葬於古墓不吉。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俱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莊子則陽篇稱堯語。頤王神聖而曰靈。衛君之諡由石槨。豈得謂其諡之惡耶。莫聖於孔子矣。魯論曰。子温而厲。聽其言也厲。吾故曰靈厲皆非惡諡也。

齊物論。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代宗脗胥敖。司馬云三國名。又人間世篇。昔者堯攻叢枝胥敖。豈叢枝卽宗脗耶。

天地篇。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逍遙游篇。堯治天下之

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彪李頤。並云卽此四人。淮南倣真訓。卽以爲許由方回。善卷被衣。合稱曰四子。

肱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陸德明釋文。列二說。一說楚宣王朝諸侯。魯共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其公不受命。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一說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淮南子繆稱訓。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逍遙游。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冥也。李頤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合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淪陰卽飛泉耳。楚辭九辯招隱士等篇。逸注尤妙。每句以也字爲語助。宛然一子。招隱篇中。有四字爲句者。崔巍嵯峨。交錯扶疎。枝葉盤紆。草木列居。隨風披敷。衆禽並游。走住殊異。頭角甚殊。淒淒漼漼。毛衣若濡。離其本文誦之。如四言詩。合其本文觀之。又確當不可移置它處。

讀列子

楊朱之書。不傳於世。今列子中有楊朱一篇。殆卽朱所自著。而圍寇採入之。力命說苻及黃帝篇。均有朱語。莊之大旨本於老。列之命意又兼祖乎楊。

楊朱篇。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按劉逵左太沖蜀都賦注。引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拍邊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惟誓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以是推之。則由商周以溯三皇。其年

歲亦當彷彿如此。今泰西人推開關以來。至有明之季。纔得六千餘歲。究不知其確否也。張湛注黃帝篇。見拘樓者承蠅句云。拘樓。背曲疾也。按與此二字音近者。俱訓爲隆起之義。高地狹小之區。曰甌窰。山峯之陡絕者。曰岫巖。亦讀平聲。李于麟虎跑泉詩。片雲駐岫巖。通篇用尤韻。

梵語。胸前有癭如木瓜者。曰優樓頻螺。優樓與拘樓。音亦相近。

楊朱篇。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按說文。豐大屋也。引易曰。豐其屋。則作豐亦可。

程生馬。馬生人。莊列皆同。張湛等均未注明。疑皆草木異名。如黑鵝馬夫之類。

說苻篇。記虞氏俠客樓上飲博。反兩槍魚一節。又牛缺遇盜一段。淮南人間訓。均節引之。不及原文之詳雅。孫叔敖病疽將死一段。亦說苻篇語也。

黃帝篇之壘坑。莊作累丸。若檄株駒。莊作若厥株拘。李頤云。株駒。枯樹木也。游於棠行。莊作塘下。張湛謂當依莊。棠作塘。行作下。

楊朱篇。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成成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莊子徐無鬼。師其意而變其詞云。卷婁者舜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也。

仲尼篇。見南郭子。果若欺魄馬。而不可與接。張湛注。欺魄。土人也。字書作欺賴。大而醜也。賴片各反。起按欺魄。當作頹醜字之訛也。淮南精神訓。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頹醜也。高誘注。欺醜言極醜也。張湛注非。

伯昏無人。莊作伯昏瞀人。其人乃固寇之師。據莊子則又子產之師也。說苻之爰旌目。張衡應問作旌瞀。其詞云。於心有猜待。則簋殮饌餽。猶不屑餐。旌瞀以之。

說苻篇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耳也。則狐父乃地名。荀子榮辱篇。所謂以狐父之戈鏹牛矢也。楊倞注。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

周穆王篇。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謂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迺觀日之所入。張湛注。徒歌曰謠。詩名白雲。和答也。詩名東歸。又引穆天子傳云。西登翕山。按坊本穆天子傳。殘闕不完。惟郭璞山海經注所引。文義較足。其引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事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璞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天子奮之曰。予還東土。相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俗本脫略。又經明人竄易。遂不可讀矣。又按漢十言鏡銘云。十言之紀從鏡始。調凍銅錫去惡宰。刻鏤均好宜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已壽。敵金石。先王母。先西迪。先王母卽西王母耳。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注。西協韻音先。

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莊子雜篇。作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後漢書文苑傳。劉梁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磈礫。喂螺卽畏壘耳。唐人王士源。僞撰亢倉子一書。其僞書有云。人農則樸。樸則易用。人農則童。童則少私意。人儂則重流散。它不能悉記矣。今世所傳鬻子。亦僞書。列子黃帝篇。中有鬻子語。觀其詞意。亦老氏之流亞。喜柔而不尙剛者。

淮南子傲真訓。智終天地。終。周也。列子力命篇。楊朱歌曰。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終周也。謂徧謁三醫也。不作竟字解。

湯問篇。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漢。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曰經營。則有人力在其中矣。今泰西人分香港一島爲四環。於山脊壅甘泉。機器運之。一島皆足。任鄭圃乃寓言。而今實有其事已。

郎顛薦黃瓊李固書。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本列子也。力命篇云。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讀韓非子

韓非子。東夷之陶器苦窳。舜往陶焉。則年而器牢。按枚乘七發云。血脈淫灌。手足惰窳。李善注引應劭說云。窳弱也。窳。通。說文。窳。本不勝末。微弱也。本不勝末。則勞。故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云。窳。勞也。玉篇亦云。窳。勞也。然弱爲正義。弱則不堅。故上云苦窳。而下云器牢。原注。苦窳。惡也。似非。

左昭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按韓非子。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按穆天子傳云。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萑。得麋鹿豕鹿。四百有二十。二虎九狼。晉書天文志。蚩尤旂若植藿而長。藿卽萑藿之類。此曰藿。左氏曰萑蒲。其義耳。謂萑蒲譯名。非也。韓非子。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身修備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飢色。良大夫也。其儉備下。色下。應有孔子曰三字。觀外儲說可見。又按古字歸饋通。魯論歸孔子豚。注。歸一作饋。孟子作饋。置鼓而饋。謂陳鼓樂以伯食。中山經。首山魍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蘖釀于儻。置鼓。郭注。擊之以舞。郝疏。置植也。古字通。鄭注明堂位。引詩殷頌曰。植我蕢鼓。

十乃篇。擊刁自積。注。虧勢也。按易頤豕之牙。虞翻注。劇豕稱頤。崔憬云。豕本剛突。劇乃性和。今俗書劇作驅。驅。仙肘後方云。驅馬宜牛。驅羯羊。奄猪。斂雞。淨猫。

韓非子。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汜論訓。舜執干戚而服有苗。高誘注。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汜論本韓非。高注。兩階不知何本。僞古文尙書因曰。舞于羽于兩階。七句。有苗格。其實韓非淮南及上林賦。均曰舞干戚。並不作羽字也。

管子一書。備述湯用陰謀。淮南道應訓。則詳紀散宜生行賂。因費仲而通紂。韓非子並云。周有玉版。紂

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卽予之。周惡賢者之得志也。凡此多策士之談。無足爲辯者已。
張平子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有疑柱下原文。本有車字與郊相韻。按古歌麻韻通。從漢書衛風傳。注引東觀記云。一馬兩車。茨子河是也。而肴麻兩韻。從無相叶者。則東京賦車字。未足據以爲定憑也。且韓非子解此句云。有道之君。所積力。惟田疇。積力惟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是韓非子所見。老子無車字也。淮南覽冥訓亦然。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乎遠方之外。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係與旄字叶附記之。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檢枚乘七發李善注。乃對晉桓侯語。而它子書有作齊桓侯者。據韓非子。則所見是蔡桓侯。作齊晉者皆悞。

七國時。縣令已極尊崇。莊子外物篇云。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鰓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餽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其證也。韓非子並云。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

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然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李賢馮賦注。謂年七十。以韓非考之。似說至七十次耳。列子張湛注。引博記。稱伊尹母既孕。後其邑盡淪爲水。母化爲空桑。有莘氏女采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則其說尤怪。

詩百卉具腓。常依玉篇作痲。腓。脚膈腸也。韓非子。腓大于股。難以趨走。

韓非子。一棲兩雄。其門囁嚅。按梁鴻詩云。競舉枉兮嗔嗔。注。擣疾貌。嗔卽嚅也。

姦期篇鼓篋杼之難。比韓詩外傳錄孫卿書尤詳。但賈舉州綽等八人。據左氏。與莊公同死。韓非云。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誤矣。其鼓叔孫暨牛事。則較左氏尤簡而陋。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按爾雅釋言。寃問也。釋文。寃舍人本作跳。此寃言寃貨。亦當訓跳。謂越禮之言。非分之貨。

八姦篇。凡人臣之所以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床。何謂同床。曰貴夫人。受孺子。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按貴夫人。指蛾眉皓齒之儔。愛孺子。則兼謂餘桃斷袖之寵。

僂胃語客曰。陳先生老儒可念。臺諫遂交章薦自強。韓非子云。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大凡意旨所注。從而揣摩之。古今一轍耳。

管子七臣七主篇云。秦則反敗。韓非子亦云。去甚去泰。身乃無害。

揚子法言

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鷓鴣。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按爾雅。鷓鴣。鷓鴣郭注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鷓。鳥音匹。郝懿行以斯字爲語助。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鷓鴣之目。然相傳已久。詩雅皆然矣。子雲之喻。猶管子所云鳥集之交耳。

法言。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李軌注。足言。夸毗之詞。足容。成施之而。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真。此本雅訓以爲釋也。夸毗。或作踦。見廣韻。成施。一作規。見玉篇。又作齟齬。見說文。吳祕注大誤。

法言重黎篇。昔者娥氏治水。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李軌注。太山盧人。按世稱盧扁。因此列子力命篇。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乃寓言。

法言重黎篇。秦繆霸上。宋咸注。沛公十月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繆。按李賢漢書華佗傳注。熊經。若能之攀枝自懸也。又郝懿行爾雅蜺繆女疏。今此蟲吐絲自裹。望如披蓐。形似自懸。而非真死。舊說殊未了也。也則經繆二字。兼訓自懸與繫。不必定爲繆死之稱。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賜策曰。毋桐好逸。毋邇宵人。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輕脫之貌。法言。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字當依是訓。謂輕脫之子。李軌云。桐。洞也。固非。吳祕謂師哉指伊尹。桐子爲太甲。大謬。桐有輕義。故淮南兵略訓。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率。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以桐與巨對言。

尸子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石闢而起畢昂。按說文。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物字從牛勿聲。即本尸子說也。漢書天文志。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今謂地起畢昂。其義未詳。貴耳錄云。天道尙左。星辰左轉。地道尙右。瓜瓠右纒。此地之所以由右闢歟。素問說不同。云丹天之氣。經於牛女。蒼天之氣。經於心尾。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壘。而堯白屋。黻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元駒。按此一節。淮南精神訓製用之。而易其詞云。高嘉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妍。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禦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按螻蟻乃二物。今人概以蟻爲螻。非也。枚乘七發。蛟蟻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李善注引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爲螻。又引爾雅曰。蟻蚍蜉也。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侂於五兵而詞不懼。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荀子大略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楊倞注。引尸子此數言。云細席當讀如昔席。謝東野先生曰。按廣韻。侂。痛呼也。按賀切。宋本荀子注作鈞。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按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形如堂室者。其下卽引尸子此文。邢疏云。郭所引乃縉子篇也。又釋木云。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郭注樅云。今太廟梁材用此木。其下仍引此二語。超按左太冲蜀都賦。榘榘榘榘。劉逵注。樅。松葉柏身。楔似松自刺。又張平子南都賦。榘榘榘榘。李善注。引郭璞山海經注曰。榘似松柏有刺。則楔榘似一種。今江北人呼身作鱗紋。蓬鬆如馬鬣者。曰馬尾松。其細鬣無鱗。亭亭直上者。曰三原松。通體作白鱗。針鬣如畫者。曰白皮松。葉尖若針。鬣觸之刺人者。曰刺松。其刺松之巨者。曰勁木。以爾雅等書考之。如馬鬣者。松也。細鬣無鱗者。

縱也。白皮者。括也。檜也。有刺而口勁木者。椳也。楔也。勁與椳音相近。江淮間屋宇楹柱。皆勁木爲之。其重樓高廈。以柏木棟樑爲貴。工師豈能多識。所謂柏木。實卽椳也。松鬣鬆而緻。柏質白而香。椳幹縱而直。古人命名之當如是。有一種鼠。色似常鼠。而尾大如鼬。江北小兒輩。繫以小銅索而豢之。婆娑几案間。謂之松鼠。卽尸子所謂松柏之鼠耳。

穆天子傳

已亥。至於瓜纒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所保。按保謂爲其國之長。列子黃帝篇。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左襄二十五年。楚爲掩爲司馬。牧隰皋。井衍沃。賈云。下平曰衍。有漑曰沃。釋文。衍高平而美者。沃底平而美者。又按管子輕重戊篇。毋斬大山。毋戮大衍。天子之夏禁也。則山對言。則賈云下平爲是。沙衍。蓋平地積潦中兼有沙。

壬寅。天子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其名也。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牝牛二百。以有流沙。注。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按爾雅。牛十七種。無牝牛。郭注。犂牛。云卽犂牛也。領上肉腠映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羶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郝疏。謂羶當作封。漢書西域傳。屬賓國出封牛。正作封字。又名一封橐駝。駝肉羶兩邊。此止有前一邊也。超案牝封一聲之轉。牝牛卽封牛矣。

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鉞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鉞山之隊。注。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按荀子儒效篇。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而而迎太歲。至汜而汛。至懷而壞。至其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隊。列子仲尼篇。矢隧地而塵不揚。張湛注。隧音墜。則隊隧古一字耳。隧又通遺。南山經。崑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郭注。或作隧。荀子非相篇。引詩曰。雨雪瀟瀟。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駟。今詩作下遺。

甲辰。天子獵於滹澤。於是得白狐元格馬。以祭於河宗。按書禮於六宗。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按淮南脩務訓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當卽此處。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杜詩。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用傳語也。莊

子應帝王篇。執廢之狗來藉。崔譔云。廢旆牛也。藉。繫也。執廢之狗。卽此種耳。

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餼踰輪山子渠黃華騶綠耳。按列子周穆王篇。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騶而左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驪。主車則造父爲御。高衙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爲神。奔戎爲右。張湛注。蒟古華字。高音泰。衙音丙。盜驪卽荀子之織離也。按固寇所遺八駿。與傳悉同。字體稍異。奔戎。據傳乃高民。堂七萃之士。而張湛注未詳。爾雅。馬屬有小領盜驪。廣雅作騶驪。玉篇作桃驪。史記秦紀作溫驪。皆盜驪之異文。

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中。天子命桑虞。注。主桑者也。按南子時則訓。乃禁野虞毋伐桑。野柘虞卽桑虞耳。

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注。所謂鼓妖也。按漢儒所說鼓妖不爾。班書五行志。晉文公卒。楸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哀帝建平二年。朱博爲丞相。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揚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管甯辭光祿訓疏。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鼓鼓博妖之害。漢世儒者所云鼓妖。係指異聲而言之。此乃龍蛇之孽。

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輻。注。壺器名。輻言過速也。與適同。按廣韻。輻。無輪車也。與輅同。此蓋借作適。

西王母詩。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按翔翔卽洋洋。海內經。昆侖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洋水黑水。出西北隅。洋字郭音翔。古二字通也。但山海經郭注。引此詩作翔翔。未知誰是。古籍

之脫落不可句讀者。逸周書稷天子傳皆然。而傳爲尤甚。

命懷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又云諸飭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飭乃膜拜而受。按膜拜乃戎俗。據傳則周時已然。世以爲苾芻禮佛之稱。誤矣。

天子遂驅升于弁山。郭注西山經崦嵫之山云。日沒所入山也。其注天子傳云。弁茲山。日所入也。按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日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備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軍。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太平御覽于是謂定昏下。云日入崦嵫經細柳。今淮南子佚。其實日月無生沒。內典言。日繞須彌。其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東拂婆提日才沒。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鬱單越正夜半。今泰西人言。日輪居中不動。地球晝夜一轉。其說似尤確云。

裴龍駒云。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司馬貞曰。按卽傳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傳瓚者。晉初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程天子傳。貞言如此。可見晉時文人學士。多有習此傳者。不但郭宏農陶泉明兩人也。

版權
所有

二 三 年 八 月 出 版

筆記小說叢書
南 潛 楷 語
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

輯校出版發行
者閱版行者
者者者者
蔣 超 伯
樊 爾 勤
新文海上
新文均
書局
大各埠
各省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社書化文新
路馬四海
社書化文
售代有均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冠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濟公案	施公案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四角

